

馬蘭

書叢說小篇

花師

社版出活生化

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之十二

馬
蘭
師
陀

社 版 出 文 化 文

小引

在我曾經住居過和偶然從那邊經過的城市中我想不出更有比北平容易遇見熟人的了。中國的一切城市，不管因牠本身所處的地位關係，方在繁盛或業已衰落，你總能將牠們歸入兩類：一種是牠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種——一個大旅館。在這些城市中，人們爲着辦理事務，匆匆從各方面來，然後又匆匆的去，居民一代一代慢慢生息，沒有人再去想念牠們，牠們也沒有在別人心靈上留下不能忘記的深刻印象。但北平是個例外；凡在那裏住過的人，不管他怎樣厭倦了北京人同他們灰土很深的街道，不管他日後離開牠多遠，他總覺得他們中間有根細絲維繫着，隔的時間愈久，牠愈明顯。甚至有一天，他會感到有這種必要，在臨死之前，必須找機會再去一趟，否則他要不能安心合上眼了。

這些全是不必要的話。我承認在義務上應該說明，怎樣於無意間又遇見李伯唐先生，就在這裏，在這個住滿學生和靠進當舖爲生的前代勳舊，半農村性質，令人難忘的老城中，一九三六年春天，當我們分別了五六年後。

這一天我正在飯館裏吃飯。關於北平的飯館，曾進去過的人總該記得，牠們的食堂是又深又大又暗，整齊的像棋盤的方格一般，一行一行擺滿了方桌，每一張桌子周圍，四條長板櫈。隨後有人走進來，當喫飯時候常常有人走進來，我沒有留意；我只記得他個子很長，頭上戴一頂黑毡帽。他在門口站站，於是朝我的桌子走過來，在對面坐下，將帽子放到桌子上。接着他敲桌子。

『喂，老季！』他叫。

我抬頭，我吃了一驚：怎麼，這坐在我對面的難道就是他嗎？這個滿面風塵，鬍子黑糊糊的已經好久不剃，脊背看去微微衰駝了的，衣著毫不講究的高大男子——難道這就是李伯唐嗎？

正是李伯唐。一點不錯，這正是他。

『要是我不叫你，你不認識我了。』他說，臉上淡淡的一笑。要不是他走過來叫我，我大概真要把他放過去了。

『我沒有想到是你，』我不好意思的向他伸出手。『你怎麼想起到這裏來？』
『怎麼想起來到這裏來？』

『你自然來吃飯——可是你怎麼樣？你在北平沒走動過？』

『我剛回來。』

『你一向都在什麼地方？』

『沒有定規。這一次是從青島。』

我更仔細的觀察他，我更驚異。李伯唐先前穿着的有多樣整齊：全身多乾淨，西服多挺，同時領帶結的又多端正，而現在，他只極隨便的穿一件又寬又大像直掇似的灰布長衫！先前他的額部是潔白平滑的，現在却佈上了皺紋，前面的頭髮並且脫

落，開始禿頂了；他的脊背開始駝了；他的嘴唇原來是鮮紅的，現在牠們已不再是牠們了；他的鋒利使他看起來像一位天神，閃動着懾人的光的眼睛——這是當初人家替他畫像，畫到這裏而不得不廢然擲筆的，現在牠們也隱藏了。五六年——一個極短的時間，然而它在這個人身上留下的痕跡卻是怎麼深，從他身上看它是怎樣長，他自己又是怎樣老了啊！

我突然感到失望。

『我沒有想到你會來這種地方吃飯，』我說。『你的太太呢？她怎麼沒有出來？』

可是立刻——

『我的太太？』他立刻張大了眼睛。

『對不起，我以爲你結過婚了。』

『我結婚了？怎麼結婚？跟誰結婚？』

『怎麼跟誰？自然跟她，跟那位小姐你們常常划船。此外還有別人！』

李伯唐忽然鬆下來

『我們早完了。』他停會說。這時我們還能講甚麼呢？事實既然離我們的想像這樣遠，我們原以為一個相識，在和我們分離的數年間，我們原以為他已經處在另外的環境中，他為自己安排的安樂空氣中，（這是我們早已認為確定不移了的，以為他早就和愛人結了婚的；）僅僅剛才，我還跟他說他們當初怎樣溜冰，有好幾次我看見他們拍照，他却冷淡的說：『我們早完了。』他們完了，這話並不等於一切，我們總覺得它包含了一切。現在我感到的已不止是失望，而是更深的無以言說的惆悵了。
無方介于，
『奇怪，』他接着說道，勉強自嘲的笑。『你以為這個人是幸運的，在作出某種驚人舉動。』
『不過去不是也這樣想嗎？可是幸運，你看怎麼樣；你要說只』
『永遠安靜下來，使他自己』
都這樣想；可是誰都沒想到這種不
旨它，尔便上當了。它往往於無意來

落，開始禿頂了；他的脊背開始駝了；他的嘴唇原來是鮮紅的，

們了；他的鋒利使他看起來像一位天神，閃動着雷
家替他畫像，畫到這裏而不得不廢然擲筆。他朝旁邊望望，笑突然從臉上消滅了。『過
極短的時間，然而它在這個尋找快樂，我們追求理想，到我們一旦發見我們自己：我
長，他自己是一怎樣！我們可就晚了！命運已經將我們安排在斜坡下面，我們沒有力量
反抗它，過去的全在我們後面，我們不能返過去從新生活。在我們前面，曠下的却又
是一片虛無。』

我打個冷戰。

『你現在相信命運？』

『不是相信；而是精神，一個不適於生活的精神。同時正因為我們甚麼都不相
信。這結果更壞。你明白嗎？』

『我實在不明白，』我等他講下去。

李伯唐沒講下去；李伯唐沈默了。但是出乎意外，第二天他派人送給我一封信，另外附一卷草稿。這上面敘述他和另一個女子的歷史，（不是我看見過的那個。）我看了，我沒有意見，許久我還不能從驚愕中恢復過來。我必須感謝他的信託——他信上聲明我有任意處理草稿的權利，這種厚意將使我永永不忘。

以後我沒有再看見李伯唐，不久我就離開北平，直到現在——現在他在什麼地方？他作什麼？我不知道，也從不曾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不過我有一種信念，即使並無充分理由，這種信念也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始終沒有動搖。我深信終有一天，他會作出某種驚人舉動，同他的高貴精神符合。不是，不是爲別的緣故，而是爲了使他自已永遠安靜下來，使他自己已在命運之前得到勝利。另外也許更有一種可能，單單爲試驗他的幸運，他破釜沉舟，把生命當作賭注。

這在他個人是一樣的，但願一切和他類似的人能得平安。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卷
一

空白页

第一章

我們過去白過了許多歲月，以後也許是更多的歲月，在等我們去活。這時有的朋友死了，大半散了，賸下我們自己，有一天忽然想起來——我們未必成爲遁世者，從回憶中討生活，可是仍願遠離塵囂，躲在自己屋裏，對既往的日子略作省察：過去到底怎樣影響我們？使我們更冷酷世故沒有？或者相反，更實際勇敢沒有？假使我們犯過錯誤，錯在哪裏？一個冷靜頭腦可能歸納得井井有條，而我則譬如繅絲，千頭萬緒，只能向鍋子裏亂拈。我圈子也許兜的太大，別人自能理會；不能理會，也只有請求原諒。首先我想起一個朋友，爲避免引起無謂感情，好幾年來，我不願提起他的名字。即使現在，時間將熱情冷淡了，我已經能公正的評判過去和我有關的事件與人物，而想起他的種種，還是氣悶。命運究竟如何擺佈人，我說不清，使我驚異的倒是居然

有人肯自找苦吃。

這爲自己造下不幸結局的人名喬式夫。喬式夫爲人正直守信，吃苦耐勞。能忠於朋友，也能忠於工作，在小節方面，堪稱同輩的模範。當時我們大家住在K城。他住在小公寓裏，廢寢忘食，認真作馬克斯主義著作的介紹。除了工作，他既沒有別的嗜好，對娛樂也不生興趣，平常過着簡單的包飯日子，連門也難得出。只是這種工作毫無報酬可言，等到公寓掌櫃不肯讓住下去時，便只得上比較偏僻的地方去當教員。如此夏天帶着烈陽和急雨過去了，秋天帶着白雲和雁聲過去了，接着冬季的冰雪也過去了，誰也不能影響喬式夫。他正是二十世紀的苦行僧，每次回來，除了兩肩外省的塵土，照例帶來一網譯稿，用細小工整的字體騰清；另外還有節省下來的薪水，足供他在K城住相當時期。

有一年春天，我突然收到喬式夫的快信，託我替他找房子，信上指定要民房，在可能範圍內再借點傢具。湊巧離我的住所不遠，有個獨院空在那裏。這院子座落在

四面人家中間，一共是五間上房，又大又老，走廊上的柱子和檐下的彫花牙子，金漆剝落，屋頂上長滿了瓦松；內部倒改裝成西式，兩頭隔出兩個套間，全安了門，牆壁粉刷作深灰色。上房下首是廚房；院子裏有一棵棗樹；二門臨着個七八尺寬的夾道；轉出來道，是個雙扇門，門口釘了塊牌子，用白粉寫的『金星劇團』。原來我學校裏有個教西洋畫的同事，當初也是一時高興，招集同道，租了房子，預備演戲，可是也跟別的事業一樣，戲沒有演出，興致先淡了，只騰下那塊招牌。我覺得喬式夫住着相宜，便借下來。不料他這一回帶給這老城的並不是稿子，却是他的學生，一個比他年輕十歲可能十五歲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馬蘭。

被這消息驚動的人——喬式夫的朋友們，於是馬上聚會到他家裏來，佔據了能坐的和不能坐的傢具，（本來鬧洞房嗎！）當然吃糖，吃水果，嗑瓜子，抽香烟。房子裏弄的烟霧騰騰，時常聽見有人大笑，有人跳起來，打炸雷似的邪許。可是忽然間，好朋友們吵起來，開始了激烈的爭論。五·四運動在北方留下一種風氣，也實在因為

北方太閒，大部分北方人吃窩窩頭，又太苦，年青人碰頭辯論，並不足奇。題目照例大得嚇人，從馬克斯主義到火星探險，哲學文藝政治社會齊來，直吵到面紅耳赤爲止。彷彿不吵便等於白活了似的。

我不知道這場雄辯怎樣並由誰引起。一上來是大家戲笑馬蘭，挖苦她太小家子氣，不會伺候客人，老躲在角落裏發呆，像隻胆怯的老鼠。站在當事一方的名叫朱秉午，身體高大不愧稱偉丈夫，大概因爲太壯了，滿臉都是紅糟疙瘩。却抱『人類——生活的奴隸』論（打洋車夫時候，又抱『生皮的奴隸』論。）他大學剛畢業，而至於如此悲觀，據說因爲他對某劉小姐抱犧牲精神，留在K城繼續研究，那位劉小姐竟和一個在天津海關作事的人訂了婚。這時他已經忘記自己悲觀的原因。辯論開始不久，他便陷入不利地位，爲挽回面子，努力向過去的先生求救兵。可惜他過去讀書不多，記住的尤其少，先生又不在跟前，救不了他。只見他如坐針氈，在椅裏轉來轉去，拚命抽煙，像大煙癮發了似的，臉紅的偏又不像。

「意志能戰勝環境自有人類以來，就沒有這個道理。你的話根本矛盾。根據你們的唯物論辯證法，上層意識是由物質基礎決定的。物質可以解釋成環境，意志當然屬於意識的範疇。你總不能反對你們馬克斯？」朱秉午望着旁邊講。神氣上像打架被打封了眼，又不肯認輸，只好瞎纏。「舊約上說上帝按照他自己造人，在造人之前，還希望他們學好。這話倒是跟你的意見相近，可是你能不信你們的馬克斯，反而信聖經嗎？即使退一萬步，我們相信聖經，上帝依他自己的意志造人是真的，試問我們現在作的什麼玩兒？我們的力量在哪裏？我們的自由在哪裏？假使我們是上帝依他自己的樣造出來的，我們也必然每一個人都像上帝，有他的力量，有他的自由；他能創造世界，我們也能創造世界。事實却恰恰相反，證明從我們的祖先直立走路以來，我們不但不能解釋宇宙這個大謎，連我們自己的生命也還是謎。我們至今還只能在小圈裏活動，跟我們的祖先一樣，沒有吃飯，我們自然會餓；沒有睡覺，我們自然疲倦。」

朱秉午雖然早已詞窮理屈，後來居然長篇大論，作的像名人演講，只差沒有拿手絹到腦門上揩汗。接着有人熱烈鼓掌，還配上一長串的大笑。（笑聲極特別，又空又響，聽了教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笑完又高聲附和：

「秉午說的不錯，莫先生今兒輸了！從我們祖先以來，我們的確還盲目的活着，在我們周圍的，的確還是漫漫長夜！」

這個應聲蟲和朱秉午相反。假使可以用大而無當形容朱秉午，他恰好稱得上短小精悍。他個子雖小，却有一臉好鬍子，連鬚絡頰，無論怎樣刮總是青的；眼睛也與衆不同，靈動機智，黑中透亮；最特別的是他的整個臉部，沒法描畫，只好說是鐵打的。大約因為他出身窮苦，自幼受盡折磨，養成報復心理。這種心理慢慢發展成性格，碰見好的美的，便引起他的破壞慾，縱然毫無仇恨利益可言。他也不是絕對缺乏同情心，只是當別人發生困難，向他請教時候，他便說：「哦，哦？像你這樣活着吃苦，我看還是乾脆去上吊好了！」他本來有名有姓，只因老追隨着朱秉午，形影不離，大家討厭，

便惡意喊他小朱。他自己既不覺得可恥，久之成了習慣，後來的相識便以為他真的姓朱。

小朱這時正躺在一把籐躺椅上，笑完了，也吶喊完了，嘴又咕咕唧唧去忙吃糖。可是還以為他的附和不足使朱秉午奠定大局，接着又坐正身子，朝馬蘭那邊飛一眼，轉過去向喬式夫說道：

「新郎官！現在教我們聽你的意見，你剛討了老婆，應該替新娘子說話。秉午說漫漫長夜，這話簡直是詩，對不對？」

馬蘭本來躲在牆角裏，像受罰的小學生，可憐的低着頭，儘在那裏拿手絹朝手指上繞。別人再拿她作材料，當然更無地自容。喬式夫坐在窗下，靠着書桌，既不管馬蘭，也不參加爭論。並且也不問別人作什麼，他總站在超然地位，只管用手攏頭髮，否則便望着桌子笑。彷彿他在計劃工作，又彷彿說別人都太幼稚。

「我們要點上第一盞燈，」他說。說完笑笑，算是盡了義務。

「那就是說，你承認秉午是對的了？」小朱達到目的，即斷然下了結論然後對朱秉午擠擠眼，表示他的功勞，又問我道：

「再讓我們聽聽你的高見，李少校伯唐先生。你經歷的多，運氣好，見解一定比別人高明。」

我天生的不愛爭論。人家也許要罵我脾氣壞，小資產階級，但無論如何，我的確討厭戲弄，更討厭拍馬屁。小朱的賤態早已使我憎惡，現在居然也把我當作同道拉進去，我覺得受了侮辱，臉霎上紅起來。

「你認錯人了，先生。我經歷的並不多，運氣也不好，也不會嘻皮笑臉，陪你們做詩！」

「咿！你瞧你，你這是怎麼了？」小朱驚駭的立刻睜圓了眼。

我斬釘截鐵告訴他——

「我警告你：少搭我的碴！」

幸喜小朱鼓鼓眼睛，堵起嘴不作聲了。站在爭論另一邊的是莫步獨。這位莫先生的行踪是不固定的，似乎住在什麼地方的鄉下，偶然到K城來。同輩中以他年齡最大，約摸近四十歲；中等身材，剃光頭，沈著，剛強，打扮的像鄉下教書先生。而身子結實，瘦而又黑，倒又像個種莊稼人。他隔桌子坐在喬式夫對過。朱秉午的怪論分明教人不能忍受，他雖然生氣，却能一字不漏的靜聽。世人越衝動，大半也就越顯得冷酷可怕，他將一切藏在心裏，只讓自己知道。隨你罵他深不可測也罷，在我的相識中，我確信只有他才有不滅的熱情。必要時他會殺人，他可憐他們，可不肯寬恕。

從朱秉午的言論中摘出要點是很難的。可是從神氣上看，他的確摘出來了。按他的平日習慣，不動聲色，也不理會小朱，免得弄亂條理。只一字一板調侃朱秉午說：

『依你的說法，你現在當然很苦嘍？』

朱秉午不明白莫步獨的用意——事實上他早已亂了步法，既無力辨別利害，也沒有興致再打，只希望早點住手。但爲了虛榮心，他只得繼續反抗。因此他憤怒的

掙紅了臉，毫無意義的做個手勢說：

『我不是說我自己；我指的是人類——連你在內。你平常不研究哲學，你不知道，但自然的確賦予人類一種力量，一種極原始的動力。這種動力是極神祕的，它給我們闖禍，自然却留下駕馭它的方法。比方你被愛情蠱惑了，縱然你哭、你叫、向草木訴苦，向星星乞求，甚至發狂，都歸無用。你不能跳出自然的限制，也不能不愛。』

莫步獨笑了。

『我的確不研究哲學，』他承認，特別在研究兩個字上加重。『況且即使研究，我也不曾看見什麼書上講到「原始的動力」！更不明白你要跳到什麼地方去。』

朱秉午在辯論中沒有得便宜，趁機會咕嚕：『你沒有看見過，因為你讀的書太少！』又怕別人認真追究，也實在是剛才抽多了烟，出多了汗，不免口乾，便轉過去問喬式夫要開水。

喬式夫正埋頭在那裏削梨，向馬蘭喂了兩聲，又垂下眼睛說：

「你的看法，我覺得大有研究。」被愛情蠱惑，「什麼是愛情呢？一般人把愛情看的那麼重要，其實只是一件小事，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人生最重要的是工作；沒有工作，就等於白活。」

他們僱的老媽還沒有上工，馬蘭只得自己上廚房拿開水。

「喂，喂！」小朱望着馬蘭，學喬式夫的口吻叫。他碰了我的釘子，本來沒趣，現在有了轉機，便幸災樂禍大聲說道：

「我向你抗議，老喬。你剛娶了新娘子，就說「愛情是一件小事」，這是你應該說的話嗎？況且當着新娘子的面，你把她放在哪裏？簡直是一種侮辱！我不贊成；絕對擁護女權……喂，喂！別去拿開水！晚上罰他的跪！」他向已經走到院子裏的馬蘭亂嚷，又讚嘆朱秉午的話像詩。

喬式夫一笑算了，也不辯解。意思是——「你們淺薄的很，除了打打鬧鬧，麼也懂！」朱秉午可就成了可憐人，只見他坐在那裏，一會擦臉，一會咳嗽，一會又嘔吐。

嘴兵捏手。即使他已經罵過人家讀書少，小朱對他稱頌備至，還是不能甘心。又自己嘀咕道：

『假使人類真是自由的，你們也不必革命，我們也不用爲宇宙的有限無限煩惱——我們早應該明白它的面積，碎冰船也應該駛到月亮上去。說戀愛是一件小事，我也不佩服！』

莫步獨兩次被人打岔，按情按理，都難免不開心；朱秉午那邊又死不講理，如果認真起來，只有吵架了。因此他忍了半天，才說：

『你這不是辯論，只是抬槓。我說意志，你硬解釋成自由——這槓自然越抬越遠，還有什麼意思！』

『還是不抬好，免得傷和氣。』喬式夫附和，並不抬頭。

朱秉午以爲對方輸了，還硬爭道：

『我說的怎麼不對？怎麼才算辯論？』

據我猜想，地位思想是始終橫在朱秉午心裏的。因為他大學畢了業，家裏有錢，不久就出洋留學，反而在一個從沒進過大學門的人手裏栽了跟斗，顯得自己疏陋，豈不丟臉！也難怪他相持不下。莫步獨忽略了這一層，只看見朱秉午故意枝外生節，講不明白。這時他既無須作正面解釋，便直然說：

「對你真沒有辦法。我有個故事，你也許愛聽，倒是現成的比喻。」

「你有故事，大家歡迎，可不准瞎論！」小朱說。抓了把瓜子，準備享受。

莫步獨開始講：

「我有個相識——現在也不必提他的名字——在年輕時候，曾和我要好過，自認比別人激進。促成他抱這種見解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父親。我見過他的老頭，在家裏簡直是專制魔王。脾氣壞的教人憎惡，又愚蠢，又頑固，又殘暴，又狡詐，可是無能對他的教育，每天的必修課，就是棍子。他小時候沒有力量反抗，時勢造英雄，自然想出許多壞主意。比方在父親經常起坐的椅子上釘針，在便壺上鑽個窟窿，拿黃豆

把鷄撐死。後來他成了人，父親還是用棍打他，他便一面跑，一面罵：「你是父親，你不過比我早吃幾年飯；我早吃幾年，我還是父親呢！你有什么權力在法律上兒子老子都是人，大家平等！」這些邪門給他大爭面子，恐怕至今人家還當笑話談。」

爭論變成故事，尤之乎凶煞化爲祥氣，大家都覺得坦然，特別朱秉午和小朱鬆了口氣。喬式夫開心的不得了，盡量咬了口梨，笑着含糊說道：

「步獨真有本事講笑話。他後來呢？」

「後來老頭拿他沒有辦法，氣極了，對他實行經濟封鎖。他也不肯低頭，便退學參加革命工作。」莫步獨接着講。「可是這位過激先生也真是寶貝。他因爲反對父親，便認爲一切現成的都是父親輩的，也就是反動的，連個人應該遵守的起碼道德：忠實，正直……也全給否定了；反而認爲不忠實不正直是革命行爲。他的工作表現當然不十分好，因爲他根本沒有責任心，也沒有理想，無論對誰都實行欺詐。因爲再沒有原則能限制他，生活又確切困苦，他利用「只擇目的不擇手段」這個口號，犯

下種種錯誤有時還故意去犯，也不以為可恥。他自認是革命家，「唯物論」者，其實是個卑鄙的功利主義者，最低能的市儈，比騙子還可怕！」

「有時候你覺得畜牲反而比人可愛，這話實在不錯。就說他罷，在愚蠢、頑固、殘暴、狡詐、無能方面，可以說正是他父親的翻板；不過他比老頭更壞：老頭難得還要面子，他除了實際東西，可什麼都不要。」莫步獨繼續講，不免感慨。「幸喜他還沒有鬧出嚴重亂子，他父親死了。他回去承繼了產業，便在老家住下去，對他的田地去革命。他擬定一種新計劃，可是還沒有實行，已經發見行不通：佃戶拒絕接受，老辦法也遠比他的新辦法有利。他本來反對高利貸，利錢卻引誘他，別的債主也教他眼紅。他結婚很早，可是既不愛他的太太，也不愛他的兒女。只因為自己當初受過折磨，他對兒女竭力忍耐，而他們又忽略他的好心。此外還有各種事情使他煩惱，他終於現出原形，用鞭子代替了父親的棍子。」

「兩年後我看見他：他一切全照父親，只是模樣變的厲害，驟然教人認不出來。」

他瘦的活見鬼，眼睛又紅又爛，背也羅鍋了，走路活像老頭。「步獨，你看我過的日子罷！這算什麼日子？」他見面就對我說。「可是你有辦法嗎？」他緊接着一轉。「到處都有一種力量，好比無數隻手，它要牽掣你，拽住你。你不管它可以，你不能不管你自己。沒有辦法！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得入鄉隨俗。」他解嘲的笑笑，又嘆氣搖頭——「這是個吃人的地方，別說掉進來的是人，是鐵它也能將你消化。現在不是談理想的時候了，這裏根本用不着理想。可是這話只能和你老朋友講，也只有你會瞭解我。我現在就像驢似的活着，其實還不如驢，驢並不爲別人煩惱。我是說我的孩子，他們芽兒似的，你教我撇得開嗎？」於是他忽然放低聲音，神祕的湊近我說：「可是你別瞧，縱然如此，我還能爲革命進力。我自己不幹；我勸他們幹，讓他們增加地租，提高利息。對付壞人只有用壞手段。我這是以毒攻毒，可以間接激起革命。你等着罷，大火不久就會在附近點起來！」……」

莫步獨的敘述告一段略，我儂言道：

「你這位相識真可怕。我也認識一個同樣的暴君，不過還有點人情，你講的這位簡直是魔鬼，他決不會有好結果。」

「他的結果是錢越弄越多，他自己卻越弄越倒楣。爲保護家產，他結交劣紳。劣紳忌他險詐，附近的窮人恨他，後來連親戚也跟他斷絕來往。出門就遇見仇人，他漸變的多疑，甚至對太太也不信任。最重要的是他害怕革命，他老疑心人家要燒他的房子，老疑心人家殺他，沒收他的產業，不久便成了神經病。」

莫步獨的故事完了，大家暫時不表示意見。小朱停了會巴達巴達眼說：

「你的相識跟秉午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說，他不肯替自己的行爲負責任。」莫步獨回答，瞧瞧朱秉午。「他把一切壞事都歸罪環境，假使他犯了罪，他就說是社會逼他幹的。我不承認社會應該替個人負責，因爲構成社會的是人，不是社會自己。譬如現在的中國社會，他鼓勵人營私舞弊，你卻不能因爲這個，自認有營私舞弊的權利。」

這時候院子裏驀地一聲大吼，大家正在驚駭，楊春已經蹦進來。這渾小子是個單純人，對他最好的解釋是生命，是火，是風，行動不可捉摸，可是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熱鬧。至於好玩的程度，天下無例可舉。即使他犯一萬種罪，你仍覺得他可愛，因為沒有一次是有心的；縱然有所爲，也是爲了別人。雖然已是春天，時令感覺頂遲鈍的北方人也換了夾衣，他卻還穿着棉袍，又寬又大，看上去活像吊鐘。不但時令對他沒有分別，連衣服也沒有分別：他的就是人家的，人家的也就是他的。他蹦進來便將書桌上的糖、水果、香烟、茶杯推開，勻出塊地方，然後猴子似的高高坐上去。而幾乎同時，已經從背後摸到蘋果，隨便在袍子上擦兩下，送到嘴邊就啃。

「喂，喂，小資產階級們！你們在講什麼廢話？你們知道是春天嗎？」他一面嚼，一面亂嚷，腿也不老實，直在下面蕩。

莫步獨開玩笑道：

「我們哪裏曉得春天，你如果不叫，還直當是冬天呢！」

大家全望着楊春笑。小朱本來和楊春是冤家，拿動物作比喻，就是老鼠和貓。小朱怕楊春，可又老想撩他。這時見莫步獨便宜佔的有趣，便在旁邊乞乞笑道：

『他會叫喚，還算靈性，也不會穿這身厚皮了。你看他的吃相，簡直是狗熊麼！』
『你嘴儘管癢好了，呆會自然明白，有你小豬崽子賤的！』楊春嚇虎小朱。克差咬了口蘋果，又演說似的叫道：『喂，喂！馱子們，請注意：老喬應該請客，我提議吃他的喜酒，就在今天晚上。贊成的舉手！』

我們可以猜想，在好幾個陌生男人中間，戲弄和奇異的目光之下，馬蘭巴不得逃出去。莫步獨的故事於是對她成了恩典，人家忘了口渴，她便盡可能躲在廚房裏。直到無可再賴，當楊春說『贊成的舉手』時候，才羞怯怯提來水壺。楊春看見，來不及點贊成票，說道『稍來，』又道『讓我瞧瞧，』便托的跳下桌子。他繞着馬蘭，看了這邊，又看那邊，好像鄉下人在會場上買驢買馬，只差沒有摸摸拍拍。

『不錯，蠻好。』他滿意的笑笑說。

馬蘭一直紅到耳根，趕快湖上開水，放下水壺，躲到她的角落裏。想不到楊春會追上去。連朱秉午也悲觀完，撇下哲學和宇宙的有限無限，和小朱跟過去。他站在楊春背後，手插進西裝袴袋，側着頭，和楊春取了個同樣的姿勢。小朱站在楊春旁邊，和他取個同樣的姿勢。三個人將馬蘭圍起來。

『你看中意了嗎？』朱秉午說，便教新娘子打楊春。楊春罵他『大少爺嘴裏吞不出象牙，』又回頭嚷道：

『哈囉，布爾喬亞們！我們早先以為老喬老實，他可真不老實。你瞧他教教書，倒把人家黃花姑娘都給拐出來了。你們這些傻瓜，還當他聖人看哪？』

喬式夫剛送莫步獨出去，已經不在屋裏。小朱旁邊接腔道：

『黃花姑娘，你見過黃花姑娘！人家這是抱着孩子拜天地，雙喜臨門——現在吃喜酒，再過兩天就得歡迎小喬了。你沒眼睛，聞也聞得出來。』

『我聞不出來，就你小豬崽子聞得出來？剛才你罵我，我還沒跟你算賬的。』

易學把金銀的寶具塞到小卡僉上；小卡要報復，卻衝到馬蘭身上；馬蘭早已忍無可忍，憤怒的站起來，拾起蘋果，又砸上朱秉午。

『喂，喂！你是怎麼回事？你有眼睛，應該尊重中立。』朱秉午不依，跑過去抓了一把梨皮。

於是房子裏發生了混戰，有人喊『這簡直成了瘋人院』，有人喊『打』，只聽見一片的鼓噪聲、笑聲、罵聲、邪許聲、茶杯摔碎聲、花生殼、水果皮、梨核、糖果、在空中亂飛，大家抓住什麼就是什麼，其初還是互相攻擊，但是一轉眼間，三個人全集中在馬蘭身上。馬蘭依在牆角裏，一面躲閃，一面將打來的東西打回去。後來她推翻椅子，擋住三個人追上來，才算逃進套間，把門鎖起來。

『喂，喂！快出來，不出來我們要打進去……喂，快開門，不開門不行……打，打……教我們等在門口，太不像話。你作過太太嗎……』他們追過去，嚷笑，用腳踢門。我走出屋子，喬式夫和莫步獨還在院子裏。他們不知在談甚麼，形勢似乎有點

嚴重。只聽見喬式夫講的末尾一句：

「……這有甚麼辦法，難道我能看着她自殺嗎？」

「我並非說你應該看着她自殺；只是向你指明，在行事之前，應該仔細想想。」
莫步獨對喬式夫頗不滿意。「我既然介紹你去，又不是訂什麼契約，幹不幹當然全憑你個人決定。成問題的倒是這件事的後果。你一時衝動，倒無所謂，試問以後別人怎麼進去學校爲一個人，會不會變成修道院……？」

我不清楚他們怎麼起的衝突，也不知道那「一個人」的「她」指誰。莫步獨本來還要講下去，喬式夫也幾次想爭辯，可是看見我，兩個人全不響了。同時屋子裏鬧翻了天，爆發了一片的笑聲喊聲：

「老喬！喬式夫！老喬！你逃到哪兒去了？」

第二章

喬式夫和馬蘭在區域住下來。兩個人恰成對照：原來喬式夫一安頓好便開始工作，坐在窗下，筆不停的颯颯在紙上寫，有時抓抓頭髮，擦擦鼻子。對稿紙發會呆；而在屋子的另一頭，假使湊巧，我們看見馬蘭。我們看見她臥在藤躺椅上——她臨時搬過去的——頭朝旁邊滑開，一隻手托着顫部，另一隻垂下去，嘴唇緊閉，獨獨的望空出神。她中等身材，骨骼小，肌肉緊湊，站起時相當高；臉蛋像瓜子，比普通人黑；鼻子又長又直；嘴唇寂然不可侵犯；在長長的蛾眉之下，眼睛深黑堅定，隱而不露；而額部略白，正說明她的黑大半是日晒的結果。從全體及神韻說，她遠非閨秀可比，根本談不上嫵雅。並且有個無可掩飾的缺點，她舉止呆板，（也許勉強可以稱爲自重，）好像某種慾望老在心裏激盪，教她時刻留心自己。因此她有時忘了，或約束也失了效。

用，又忽然顯得調皮。

根據我至今不變的印象，馬蘭和喬式夫頂大的距離還在精神方面。喬式夫是一直在懷疑和自省中生活。爲了符合他的理想——一個書本上的名詞，經常修正自己。這是件辛苦工作。譬如畫稿，他忽略自己的原樣，最直接關聯思想和天性的部分，也是最生動的部分，改了又改，終於改的五顏六色，一片模糊，白白糟蹋了生命顏料。馬蘭恰恰相反，在我跟她相識以前，我不信她考慮過自己。假使她有欠缺的地方，這不能怪她本人。也許勉強可以把她比成野生物，對於風雹冰雪以及種種災難，忍耐或抵抗，全爲一個目的。她惟一的目的，是長上去。在精神發展上面，她聽其自然，毫無野心；縱然她有進步，也是在「長上去」的意義上學來的。

請不要問我她是不是美，對於我們愛過的人，這話是無謂的。如果我必須說明，那將是兩種絕對相反的回答。我之能和她接近，全爲喬式夫的「偉大」工作，他借口他忙。我只得忍受屈辱。（半年後我發見他並不愛她，爲的是把她攆開，我簡直像

吃了毒藥。我怎麼來講這固討厭的女孩子？生老病死也象老鼠，每隻老鼠其文也。表面拘謹不安，放在生人面前，如被虐待；而在內心方面，卻傲慢，固執，令人難於接近。不久我就發見她老在暗中偵察我，對我懷着莫名其妙的敵意。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喬式夫閒談。我們約定去城外玩山，便自然而然論到所謂人生與幸福。馬蘭躲在她自己的屋子裏——他們一安頓下來，喬式夫便規定給她一間屋子——許久才走來，也不招呼，就倒在躺椅裏。躺椅就是她的天地，她一個人能躺半天。

喬式夫並不理她，按他平常的習慣，只管慢條絲理用教訓腔調講：

「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你只看到個人，我呢，嗯，著眼社會。你應該想想，我們是不是能離開社會生活的；試問我們爲人類的進步獻出生命的文化工作者，我們受的是什麼待遇？迫害！逮捕！拷掠！監禁！鎗斃！當這種種一天不停止，我們還鎗斃文化文明，我們便談不到幸福。根本談不到！」

「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提醒他。並且告訴他我認爲在個人生活方面，即使這人參加社會工作也好，物質享受太缺乏也好，但在個人私生活方面，應該盡可能的調整得合理和諧，使精神上減少磨擦，從痛苦中得點樂趣。

喬式夫坐在椅子裏想着，臉上顯出奇異的光彩，分明不會聽我講。

「現在全人類都在督促我們，我雖然坐在這裏，也聽見他們的呼聲。」他定定的望着空中說，就像這屋子裏只有他自己。「我們的任務是緊張起來，將我們自己緊張起來，不斷的緊張起來！我們沒有時間！作人不應該偷懶！」

「你以爲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我們不斷的緊張自己，苦惱自己，就會把世界很快改變好嗎？」我詫異的問。

「我並不這樣想！苦惱我們自己，我們幹麼苦惱？」

他突然站起來，目光炯炯的直盯着我。

「你剛才說「生命與生活的適應，」」他走開，搖搖頭。「這是個絕大的危險！」

絕大的——生命與生活的適應——假使人類相信這話，他們會忘記奮鬥，有一天會因此墮落。我個人認為，即使不斷的苦惱也好，至少在這個世界上，總比沒有苦惱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也不信人會因此忘記奮鬥……」我準備和他辯論。喬式夫對我打量，神氣上好似說：「你能懷疑我的話嗎？我的話是真理。」又好似說：「你什麼也不懂，根本不配和我辯論。」於是又輕輕搖頭，意味深長的笑了。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接着他走開，仰首闊步。可是忽然又轉回來，直對我說：「托爾斯泰你看過嗎？過去有人攻擊他，其實是不瞭解他。他才是聰明人，遠在我們以前，他已經說過：工作就是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在這裏，決不是你的適應！我們不應該忘記，在我們的肩上，負着崇高的責任，莊嚴的使命！人類最高的美德是能工作，能忍耐，能犧牲！要是可能，我們甚至應該變成機器！」

他得意的向我笑笑，我以為他要伸手當我小孩子拍我的肩膀，不料竟忽然走

了出去。在院子裏，他還大聲說：

『我們的確應該變成機器。假使每人都是機器，試想我們能做多工作，十年之內能將世界變成什麼樣子！』

屋子裏賸下我和馬蘭，突然靜下來。實在時間已經不早，他們用的老媽早已睡了。馬蘭倒在躺椅裏，始終沒有動過，也不作聲。我知道她眼睛盯着我——也不知是什麼緣故，這晚上她的眼睛老直盯了我，彷彿有許多怨恨，要攆我出去——我只裝沒看見，不去理會。大家暫時既然無話，只聽見隔壁孩子的哭聲，書桌上鬧鐘的咯咯聲。

『機器，機器，兩架機器！』馬蘭突然說，噗哧笑了。其實應該稱爲她唸，她是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比寫下來的還確定。

我不由的轉過臉去。她仍舊保持原來的姿勢，身子朝旁邊依着，手掌托着下巴，小指微微上翹，美妙像個花瓣，下面露出圓圓的手腕，另一隻手擱在胸前椅扶手上。

她眼裏熠熠有光，在嘴角上，留着壓制不住的譏笑。無論教誰，驟然間都不免發楞。

「看甚麼，」她收斂笑容，生氣的對我責斥。

我的臉立刻紅了。

「我覺得奇怪。」

「你奇怪，有甚麼奇怪？奇怪又怎麼樣？」

「我不是跟你吵架。不過我問你：你剛才怎麼講？」

「我說你是機器。你不是嗎？那一天他們欺負我，你爲甚麼不？你爲甚麼坐在那裏，像個木頭？」

「我可不答應人家開我的玩笑，馬蘭。如果你挑碴，你須拿出理性，別認錯人：那一天欺負你的是別人，並不是我。」

「我問你爲甚麼不？」

「因爲我的天性！」

及至明白她存心無理取鬧，我氣塞了喉嚨。她大概早已計劃好。狡猾的笑着直起身子，準備鬧開。可是只見她嘴唇動動，笑像夏天雨後掠過田野的雲影，立刻從她臉上消失，她失去力量，廢然向後倒了下去。她用手摀住臉，躺在那裏好久好久，直到喬式夫進來不會動彈。

論。
『你們剛才談些甚麼？談的有趣嗎？』喬式夫笑着問我，彷彿我只配和馬蘭談論。

我心裏說不出的發癩，對他搖了搖頭。馬蘭從此在我生活上佔個位置。不管我的印象多壞，她的反常行爲卻刺激了我，當天晚上回來，一個人躺在床上，反覆尋思，希望找到打開謎的鑰匙。儘管我的經驗比別人豐富，試着去解釋的結果，反而使我越發迷亂。而這個女子，卻是我以前連想都不曾想過——我從她身上看不出特色，根本不知道她是何等人的。

第二天我如期赴約，不料喬式夫臨時變卦，借口需要完成某部分工作，讓我陪

馬蘭一個人去，我一腔高興被打消，又顧慮到和不十分相識的女人去玩乏味，保不定還得在城外過夜，種種的不方便，便提議先到圖書館去，等以後有機會再去爬山。馬蘭聽着雖然掃興，卻也像孩子似的服從，並不反對。不過到了圖書館，我翻翻目錄，就看不見她了。

如果說馬蘭昨天熱烈——我縱使不明白她衝動的原因，衝動總是明擺的事實——她今天可謂冰冷，心境的變化，尤之乎由赤道忽然到了北極。她大概還爲昨天的胡鬧害羞，開頭就顯得胆怯，萎縮，毫無精神，還處處躲避我。她分明怕說話，特別怕和她算賬。我從閱覽室出來，看見她坐在圖書館花園的草地上，便在她旁邊倒下去，用手掌墊頭，望着藍天說：

「馬蘭，我帶你到這裏來，是想跟你談談，自然也爲你將來看書方便。你剛打內地出來，在你出來之前，不用說對K城早已神往，覺得它神奇偉大，高不可測；既來之後，你又覺得光怪陸離，不由的想用拳頭試試它，是不是？其實簡簡單單，不管那些失

勢的貴族靠當賣生活也好，靠房租地租生活也好；那些名流靠吹牛，學者靠抄書嘍人也好；那些學生混文憑吃書頁也好；那些窮人拉洋車作巡警當聽差也好，他們全是平常人，你根本無須拳頭。」

直然問罪在我既不可能，我長篇大論，無非想掏彎引入正題，免得她過分難堪。只見她小手發抖，臉色灰白，低頭從花壇裏掐了花，慢慢撕碎，丟在地上，再掐來撕。撕了半天，也不見答腔。我沒有辦法，只好兜個大彎，直當閒聊。

「我老早想問你，馬蘭，臨時又總歸忘記：有個落伍軍閥，現在你們那邊當民軍司令，你想必聽人家說起過他？」

「你說的是鄭大通不是？」她登時大驚，反而問我。

「對了，就是他。」

「你怎麼認識他的？」

「這話說來很長，還是他在陝西作鎮守使時候，我在他手下作過事。」

「你近時見過他沒有？」

「我們好幾年沒見過了。自從鎮守使塌了台，他回老家，我連信也沒有寫過。只從他給朋友的信上，知道在你們那邊。他常出來嗎？作起事來，還是那樣可笑嗎？」

「他簡直是魔鬼！比魔鬼還可怕！」

「這麼說你認識他。你跟他多親嗎？」

「……」她搖搖頭。

「那很奇怪，你怎麼認識他的？他近來精神好不好？是不是還見天騎馬？對人蠻不講理？」

「……」

我尋那隻打開祕密之門的鑰匙剛有眉目，（至少我能明白她的歷史，）她又沉默、固執，恢復了原來態度。任我怎樣追問，她用手摳地，或捋青草，總不作聲。她避免講自己的過去，顯然有不願告人的痛苦。但像她的年紀，頂多不過二十二三歲，她有

什麼痛苦她不是因爲和喬式夫相愛出來的嗎

第三章

我自認是生來寡情的人。不過我不重視馬蘭，另外還有個原因。當這時候，你不妨說我厭惡一切女人，只除了我的妹妹。

爲使人容易瞭解起見，我必須遠遠的追述到過去。我出生在一個鄉下的老家，在我下面有兩個兄弟，全不會成人；最後輪到我母親，她生我妹妹時難產死了。我同妹妹於是落在祖母和奶媽手中，在祖母的故事和陰氣森森的老屋中長大。我比我妹妹年長十歲。回想起來，現在我還清楚的記得許多往事，祖母講的哭墓的伍員，還有被狐狸盜去的三個妹妹，都會使我關心，一併連當時講故事的情況，也都在我眼前。

我父親正像別的許多舊家主子，驕傲、專橫、缺乏同情，嚴厲的教在他下面的一

切人低頭。等到祖母死後，最後的陰庇失去了，我們每天遇見的是繼母的陷害和父親的喝罵。須知殘暴永不能讓人敬服。這種境遇養成我現在的性格，充分發展了我的自尊心，使我平和、正直、莊嚴、義俠，天性趨向高貴，很小時候我行事就像大人。可是我並沒有被它完成，在造成我上述的德性之外，同時也無意中替我造下種終身痛苦。生活對於我遠比人類的全部智識可貴，你可以說我生來有無限慾望，不健康的慾望。我無時無刻不在渴求一種東西，很難確定它的名稱，它也許就是世人所說的安慰。我不斷尋求的結果——說真話我無須尋求，在別人全力以赴得不到的，我則無往而不順利，好像它們老早就煩躁不安，謙卑的在等待我。我常常被人稱爲『幸運人』或『走運的』，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可是我甯願將幸運送給別人，因爲別人只消一滴就能滿足，而在我，卻等於澆進了沙漠。我怎麼才能津津的咀嚼從生活樹上得來的果實？假使有人知道成功和失敗在我都是一樣，一樣可怕，荒涼、空虛，這話若不令人驚駭，我很想說成功往往比失敗更教我失望。這是一種壞命運，我分明

看見它還要更壞下去，猶如勒在頸子上的繩索，沒有人能夠挽救，有時我確信只有死能解救我了。

可是就哪面看，我都比我妹妹幸運。我有個朋友，也是我的同學，名字叫范小白。他大概比我大八歲，爲人豪爽，能畫幾筆山水畫，足稱世家大少，父親在清代最後幾年曾做過巡撫。他所以肯進大學，目的在一張文憑，實際上他也的確是名士派，除了交結朋友，他從不把功課放在心上。當我剛剛過二十歲，有一年暑假我們去陝西旅行。先前范小白的父親手下有個叫鄭大通的旗牌——也就是馬蘭所說的魔鬼，當時已做將軍，在陝西任鎮守使。我們在他的衙門裏住半個月，范小白即席介紹我在他手下任職。（關於這位鄭大人的爲人，我留待以後再講。）毫不慚愧的說，我的才能足夠作幕客有餘，不必拍馬吹牛——這種手段世人知道的很多，結果只配給人家作奴；也無須任何手段，單憑我自身生來的高貴質素，很快便成了鎮守使的座上客。後來鄭大通被部下暗算，我才離開陝西。

范小白當我在陝西時候已經到了K城，在所謂『部裏』擔任差事，後來又在山西軍隊中任掛名顧問。跟着政治上的變動，他有幾位同鄉，原來大半都在政府中有相當重要職務的，至此退隱的退隱，到南邊去的到南邊去。他們原先曾辦一所藝術學校，無疑是貼本生意，因為范小白是無事忙，父親有地位，家中有錢，他們就交他主持。我離開陝西，范小白邀我幫忙。在這裏我遇見一個女人——我應該感謝他的好心成全，而我的幸運和惡運也就同時開始。

范小白有個姨表堂妹，他姨父的姪女，我相信他早已計畫好，等我一到K城，便把我們拉攏起來。這位小姐的父親是絕戶，祖父做官撈來份大家產，父親作大地主，銀子論缸窖在地下，珠玉成匣子鎖在家裏。她父親死了，財產沒有承繼人，母親絕望了。所有的絕戶人家全這樣幹，既然沒有別的办法可想，只得將最後的希望交給女兒，用各種方法將財產散給女兒，必須在死前散完，否則便不瞑目。因此她母親肯讓她出來唸書。她掛名某私立大學，比我小兩歲，對於男女間的事情却遠比我知道的

多，我在她手裏只能算小學生。她盡量打扮，妖冶、輕盈、嬌媚、快樂、裝模做樣，教神仙看見也得回顧。興趣也特別寬，正在做詩，忽然學畫；正在學畫，忽然又學音樂；正學音樂，忽然要辦刊物；正辦刊物，忽然又熱中溜冰、組曲社。總而言之，她樣樣都來，樣樣內行。我經常的職務是被她拉出來，陪她聽戲，作短程旅行。一個月後她對別人宣佈愛上我了，（她·不·說·我·愛·上·她·）有時候——讓全世界厭惡這兩個字！她又說我們在戀愛了。

因為對女人缺乏經驗，我漸漸被她迷惑。她盡可能取悅我，並且送我各種東西，從衣服到領帶別針，幾乎連我用的肥皂都是她一手買的，直把我——她的『年青軍官』打扮的像花花公子。無論如何我得承認她的慷慨；真說得上揮金如土。但永不會想到，這慷慨到後來只有使我憎惡。我們勉強維持一年多，及至發覺她所要的只是我的所謂漂亮，將我當裝飾品玩弄，我們的關係達到頂點。她求我爲她留點餘地，別拋開她，讓她毀壞，說她有生之年將愛我一個人。最後看出絕無影響，她宣稱她

要自殺。我毫不動心，並且直然告訴她：我願意當面看着她死。我們經過爭吵，調解，到了大家分散。以後我沒有再見過她，她對人揚言要回老家，事實上去了上海，據不久以前的畫報上說，還和一個足球選手訂了婚。

馬蘭當然是另一種人。只怪她來的湊巧，她到K城，以上的事情剛過去半年，提起女人，我就討厭，覺得不配和我交往。不過自從我們在圖書館草地上談過，想到她並不如想像的簡單，一來也因為鄭大通是我的故人，便對她存了好奇心。

以後約摸又過了十天，無可再短的北方春天忽然要過去了。我預備理清腦子，譬如萬事更新，打起精神往下生活。半年來房子裏弄的亂七八糟，自然需要收拾。我有個聽差，又老又糊塗。因為天熱起來，早已不用生火，我讓他把火爐搬出去，以外的便親自動手，免得將東西弄亂。當我整理書架的時候，發見書架頂上的花瓶更動了地位，在一個角上放着我妹妹的照像，玻璃跟鏡框上也厚厚蒙了灰塵。

我妹妹本人瘦弱可憐，這照像却頗不相像：只見她戴寬簷大草帽，頭微微向旁

邊肩上一條側臉上飛動着淺笑。教人看了如飄如的傳話。忘記世間還有愁苦。豁然感到年青。

我揩鏡框，一面觀看。忽然聽見衣裙的輕微絳動聲，錯亂模糊帶金邊的陰影，也在書架和牆壁上移動。我沒有留意。隨後影子停止、消滅，有人在我後面呼吸。

『馬蘭！』我回頭看，不禁訝然失聲。

原來在我背後，站着的正是她。她顯然又有了別的主意，所以進來躡腳躡手，不讓我知道。這一天她上下嶄新，身上穿翻領白上衣，領子上繡玉藍色小十字形花，繫深藍色裙子，襪同鞋全是白的。『假使她不怕難為情，恐怕要在鬢角簪上花了。』我想，聞見她帶進來的清新氣息。她不說話，也不理會招呼，只管嘻皮笑臉望着我笑。

『馬蘭，』我又叫了一聲。『你怎麼不招呼我？』

她仍舊不作聲；只是向前走了兩步，在我旁邊站住，瞅着我妹妹的照像問：

『這是誰？』

我把照像遞給她，任她去看。其先她雙手捧住，放在眼底下研究，接着又伸開胳膊，遠遠的拿着品評。

「唷，這裏還有題辭！」她突然驚叫，收住笑，同時很快的收回照像。

照像旁邊的確題着幾個小字。

「你看這是誰？」她低頭一個字一個字唸。唸完稍微遲疑，好像看不懂似的，向我瞟了一眼，又竭力裝出不注意的樣子說：「她一定——一定是誰的了？」（她聲調急促，說着做個笑臉，令人覺得好玩。）

我有意和她開玩笑，便說：

「一個跟我關係密切的人。」

她聽見這話，眼睛睜得大大的，直在那裏向我滴溜。

「你的朋友？」

「也許還要密切。」

她掙了掙。

『那麼，一個好人的？』

『你想的太遠了，』我說，把照像要回來。『你就看不出她有像我的地方？』

她又急急把照像奪回去，緊緊捏在手裏，餓狼似的仔細觀察。

『她很美，』她自語。停一會又懊惱說：『我看不出來；她沒有一個地方像你！』

『她像我母親；這自然不能怪你，因為你根本沒有看見過她。』

『她現在在哪裏？』

我告訴她妹妹還在唸書。她於是把照像還我，沒有主意的走開幾步，似乎感到掃興，接着忽然向我轉過身來，要我讓她幫忙整理屋子。我們動手將鏡框從牆上摘下來，將小玩藝放到一個盒子裏面。

『我不要你，』她把我推開。『把小几擺在這裏，再加上一塊檯布，將花瓶放……』

她望了望，又無意中嘆息：『你這裏這樣亂，就像從來沒有人替你收拾過……』

我在旁邊看她收拾。馬蘭輕快的從這邊走到那邊，用細小然而豐滿的小手撲打灰塵，安排各種比較小的東西，嘴裏同時哼着小曲，單調、令人愁悶。

「這個小曲我好像很熟識，它有名字嗎？」我問。

「你猜猜看？」她簡單回答。走過去把檯燈放在櫥子頂上，並不看我。

「它教我想起小孩時候。」

她果然不唱了。

「來，幫我把桌子抬到裏面，」她向我叫。『以後天氣熱了，放在這裏你看好嗎？』

我依她的意思辦。她說天氣熱起來，坐的離陽光遠點，心裏也感到涼爽平靜。

我半玩笑半認真說：

「沒有想到你竟這樣心細，原來你也會體貼人。」

馬蘭紅了臉，裝着生氣模樣走開。

「把她放在老地方，」她拿起我妹妹的照像，回過頭來向我笑道。『讓她永遠

側着頭，永遠這樣看你！

我讓她把照像放在桌子上。像一切喜歡自作主張的人，馬蘭並不理我，竟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隨後她找到一隻獅子。

『把牠——』

我全身突然佈滿緊張，也不知道她怎麼找出來的，在書架背後，也許在櫥子裏面，這個所謂『雄壯東西』用整塊的瑪璃精工彫成，原來是范小白姨表妹送我的紀念品。

『不要，馬蘭，』我大聲喊。『趕快拿開，別教我看見！』

馬蘭嚇的直怔。

『你怕甚麼牠會吃了你？』

『這是孩子話。什麼都不要說，趕快拿開。否則我生氣了，我要扔出去。』

當下我沒想到這會使她難堪，我的惱怒適足引起懷疑，令她往不相干處想。可

是我卽刻就注意到，她喪氣極了，直到清理完屋子也沒有作聲。她懶懶靠在我對面沙發裏，眼睛朦朧疲倦，脚微向外伸出，白襪子上模糊顯出兩條光暈，曼妙、豐滿、惹人注目。一種嬌弱姿態，令人想起華宴徹宵，獨留在深夜中的醉女。後來她自己大概也覺察到這點，趁收回腳的機會便站起來，又走到書架前面，拿起我妹妹的照像。

這是個解除馬蘭誤會的恰當時機。我覺得抱歉，雖然我剛才生氣，完全不是對她而發，誰又知道她怎麼想？因此我跟過去，不露痕跡，不讓她明白我有所企圖，握住她的手說：

「馬蘭，我看你好像很喜歡這個人。假使你願意，我想讓她跟你作個朋友——可是你要把人家看差了；你不會在心裏嘲笑她罷？」

馬蘭驚異的轉過頭來，一面抽回手，向我聲明：

「我從來不在背後嘲笑人家！」

「我看的出，你當然不會；假使你知道她的遭遇，你更不會了。」

「她的遭遇」

「對了，這個人的遭遇很不好。至少比我們的——你的我不知道，至少比我的還壞。不過我們不談她了，現在讓我們出去。我們一道出去嗎？」

這一天春光明媚，天藍的像誰剛才用清水洗過。陽光充足的照着全城，老爺、太太、小姐們決不會領略這樣好的光影，大概還賴在床上，街上只見偶然經過的作坊送貨車、空咚空咚響的水車。斑鳩在河岸邊的柳樹上叫；鴿哨在空中嗚咽；空氣刺激心肺，教人神志清爽，感到非在曠野上盡量走，將充沛的精力弄疲倦不可。我忽然想起被喬式夫臨時打消的約會，提議出城爬山。馬蘭點頭贊成。於是決定去坐電車，然後換驢。

「馬蘭，你猜我現在在想甚麼？」我在路上大聲說，幾乎成了叫喊。老實說這很可笑，如果在平時，我會爲自己害羞。

馬蘭望着遠遠的前面，本來不注意我。

『你在想甚麼？』她忽然驚醒。

『你決不會想到，我在想，我們兩人真像蜜蜂。你看我們多傻，這麼早就忙活，忙活了還跑出去。蜜蜂平常總醒的很早，太陽剛出來便飛出來。你老家是不是鄉下？』

『我們鄉下沒有大羣蜜蜂。也許有，我沒見過。』

『你應該找個機會看看，這些小東西很可愛，尤其早晨，牠們一早就在園子裏。你躺在樹底下，就在地面上，合上眼——一種一生永不會忘記的享受，只聽見牠們嗡嗡，嗡嗡……』

『你們家裏有園子嗎？』

『有個很大的園子：桃樹、李樹、梅樹、杏樹……』

『因此你小時候總愛躺在園子裏，合上眼，嗡嗡，嗡嗡？』

『不單小時愛，馬蘭，我願意永遠。假使我將來有個自己的園子，我想在那裏躺一輩子！』

「你總不能聽蜜蜂過一輩子。老是嗡嗡，嗡嗡這麼着，我三天也活不下去。」

「我不過隨便說着玩的。你以為我真會在一個固定地方躺下去嗎？不過等我們老了，我的確希望有個自己的園子。我承認人類本身有許多矛盾，有時候需要作事需要活動；忙過了，活動完了，又需要休息。如果老跟老喬一樣，我覺得一天也不能活。」

馬蘭不說話了。我的快樂不久就被打銷，其初我以為她穿了新衣，所以顯得拘束不安。漸漸看出她有別的原因，似乎有所思想。快到電車站時候，我們被人家出殯的儀仗攔住，只得在一家古董舖前停下。窗戶裏擺許多玩藝兒，一隻小船忽然吸引了我。船上坐兩個人物，客人坐在前面，張着紅油紙傘，艄公——簑衣、箬帽，在後梢打槳。我預備買了送給馬蘭，因為我這時候相信世間只有快樂最有價值，牠會教她高興一天。可是等我轉過頭去，卻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馬蘭已不在旁邊，站在街上的只賸了我一個人。

說不盡有多掃興，我拿着小船回家。

『也不知道她是怎麼的。簡直還是個孩子麼！』我想，連自己都不明白會動這麼大氣。

我決心以後隨她去。可是勉強忍耐過下午，第二天還是去找她。喬式夫大概在屋子裏工作。馬蘭蹲在院子裏，用鐵鏟掘地；另外一個跟她一同掘地的是楊春，手裏拿着火銃。

『時間已經晚了，你要試一試，種子不能下的太深。這裏種紫茉莉——開總能開——那裏呢，種鳳仙花；再過去種剪秋羅；沿住甬路——半支蓮……』他一面掘一面嘮叨。

天氣燥熱困人。馬蘭漲紅了臉，鼻子和額上全是汗珠，並不理會楊春。看見我走進來，她丟下傢伙，站起來到屋裏去了，沒有向我招呼，也沒有任何表示。

賸下楊春，仍在那裏深一下子淺一下子的掘。我站在後面，見他懶懶散散，不過

拿種花作爲借口，心裏不覺好笑。漸漸他自己大約也感到無趣，拿火銃敲着地面，向上房望望，於是也站起來。

『哦，原來是你！』他看見是我，他竟嚇了一跳。接着又對我做眉眼，像怕被先生發覺做了壞事的小學生，悄悄的走過來，向我挖苦道：『你真是好嚮導，昨天把人家弄丟了，今個倒還敢來！你偷偷站在這兒，簡直像根大蠟燭。』

我將所有的不痛快全發洩在他身上。

『呀啐！』他啐着拋開火銃。但忽然又改了主意，問我是否聽說朱秉午最近弄到手個女孩子，據說是某慈善機關養大的孤兒。

我生氣說：『他孤兒他的，跟我什麼關係！』

『好好，你簡直亂咬……』他聳聳肩膀，又匆忙轉過去向上房喊道：『老喬，老喬！多好的天氣，你幹麼不爬出來……』

門裏面放着楊春的腳踏車。（在前我沒留心，——這車子兩禮拜前還不知道

是誰的自然又是他借來的，也許是搶來的，比郵差和報販騎的還舊。）他話沒有說完，也不等喬式夫回答，只詭祟的笑笑，好像說：『噯，這位先生！』奔喪似的推起車子跑了。

『噫，噫……作什麼事？』喬式夫在裏頭含糊應着，頭顯然還埋在桌子上，根本沒有抬過。以後沒有人答腔，他也不再追問。

試想這多可笑！我是說馬蘭和喬式夫：一個人將桌子當作世界，什麼春天、快樂、幸福、人生、全置若等閒，時間對他沒有影響，生活的波濤只在他周圍渦流，他自己好比大海中的礁石；而另一位，馬蘭却在夾雜着石灰同瓦礫，毫無生機的泥土中種植花草。

喬家的老媽子從外面借來一把鐵抓。

『李先生，您來幫小姐種花兒，』她走進門向我笑。『小姐興致好的很，昨兒晚上就囑咐我借傢伙。我兒子又不當鐵匠，出門跟人家眼生面不熟，你教我向誰借去？』

跑了半晌午，差點沒把我的老腿跑斷！

我等馬蘭出來，看她怎麼見我，果然她很快就出來了，大大方方，步態閒適，就像我們中間壓根沒有昨天，她從來沒有做過錯事。可是請等一等，她才沒有忘呢。

「昨天我買了許多花種，」她走到我面前說，說着笑了。「這是我給你借的，」她又說，「你個兒大，該用這個大東西，幫我把花種上。」

她直然瞅着我，除了平靜、快樂、微笑混合成的光輝，絲毫看不出別的痕跡。好像她早知道我今天要來。她的坦白——其實應該說她全身的光輝，好比陽光照散晨霧，很快就把我心裏的氣惱消滅。世界又重歸單純，一切全光明和諧。我從不曾看見她這樣迷人，也許因為我過去對她根本不曾注意。

「楊春哪裏去了？他走了嗎？」她明知楊春走了，還故意問，及至發覺我瞅着她，又急急掩飾道：「他走的正好，死了更好！也不管人家高不高興，就嘮嘮叨叨，逮住人家死纏活纏，教人討厭！討厭死了！」

我不作聲從馬蘭手中接過鐵抓。這片好多年沒動過的老院子，堅硬像石頭，要全部掘開，少說也得兩天。兩個人不久全大汗淋漓，只得改變辦法：將院子周圍及甬路兩邊挖成溝，種矮小的花；在中間挖成坑，種枝幹比較高強的花。因為工作順利，大家高興，腦子裏不久便出現一座小花園。院子裏只聽見嚷聲和笑聲，誰也不會去想喬式夫在屋裏幹什麼了。

「嚇，馬蘭！我把鐵抓深深下去，不禁笑着嘆息：『你不知道——你決想不到，我剛才幹什麼來的。』」

「你幹甚麼來的？」馬蘭埋着花種。

「找你來嘔氣，你知道嗎？」

「你找我嘔甚麼氣？我又沒弄壞你什麼，也沒得罪你。」

「現在別裝假了。你明明知道，我看得出——你早就告訴我了。」

「我幾時告訴你？」

「就在剛才——馬蘭你剛才從屋子裏出來，衝着我笑。」

爲不致笑出聲來，馬蘭用手掩住嘴，全身顫動，花種撒了一地。她停了會，說：

「你們男人真是怪人……」

「在你看來全是怪人，這個城就怪。」我回答。又警告她：「你把花種弄撒了，全灑在外面了。」

「哎呀，糟糕這裏要出一片花，出的密密麻麻。」她說。然後莊嚴的抬起頭——

「不過我只是說別人。譬如朱秉午，他們遠遠的從老家出來，在這個城裏幹些什麼？」

是不是因爲無聊，每天到處跑，到處昏天暗地胡鬧？此外他們的希望在哪裏？」

我怎麼對她解釋？先不說游手好閒之輩，單那些好學生，他們有希望，有作爲，對將來抱理想，我也不敢對她說明一個不變的結果，將來有一天，他們大多數仍走父兄的老路。他們經過衝撞，碰夠了釘子，想起自己的優越地位，知識和幸福，最後是向社會投降。如此代代相傳，走一丈，退九尺，蝸牛似的蠕蠕前進。這就是中國！

『你還是不要問好，』我避開正面解答。『不過我不妨告訴你，他們沒有一個教你喜歡，連我在內，你決不會覺得有一個可愛。』

馬蘭對於這話沒有言語。我們繼續種花。我心裏平靜，除去工作沒有任何思想。其實連工作也沒有想到。我相信她也如此。

第四章

我妹妹的死對我是個嚴重打擊。噩耗來的如此意外，我從喬家回來，家裏拍來的電報，她病中寫來的信，全在桌子上等我。我楞楞坐在椅子上，半天想不出發生的什麼事。忽然站起來就朝外跑，一口氣趕到車站。及至走進車站大廳，看見那些鋼鐵的樑柱。許多人在紛亂中吵嚷，又感到驚異。

「我來幹甚麼？這樣一個人，難道我跑回去只爲看她的棺材，看着人家將她埋到地下嗎？從此石沉大海，她被肯定從人世上消滅了嗎？」

第二次回到家裏，我毫無所思的倒在沙發上——也許應該說我的思想太多，反而被思想給塞死了。我並不覺得悲慟，因爲我事前毫無預感，毫無準備，根本不會想到它來；況且死是什麼情形？它在生活中包含什麼意思？我全不瞭解。別人定能明

白，我們必須等到相當時間以後，精神恢復正常，才能證明死的存在。一個冒然投來的消息，決不能將一個活人從我們心上取消。

我記不清前後發生的事情。只覺得老聽差倉皇失措，曾一次一次進來，在我前面的的是極長的白天，長的教人支持不住。也說不出自己何所等待，可又似乎分明在等什麼，每回睜開眼，總見燈在桌子上亮着，電報靜靜躺在地上。偶然有一瞬間，我想，到真正死了的並不是她，反而是我，房子就是古墓，我自己就是復活了坐在墓中的妖怪。何謂快樂？何謂悲哀，善惡、真偽、時間、全無意義。於是有人把我搖醒。我睜開眼。

『馬蘭！』軟弱的我喃喃在喉嚨裏叫。『現在是什麼時候？』

我的聲音沙啞破碎，簡直聽不出是自己的。馬蘭從上面瞅着我，又驚異又擔心。

『現在是上午。上午！』她的嘴唇顫抖。『你怎麼回事？燈這時候還亮着——』

天晚上你沒有睡？』

『沒有，沒有睡。』

「你幹什麼？」

「不做什麼。」

我指地上的電報。她拾起來，仔細看了，把椅子拖過來，在我前面坐下。

「那麼那張照像，當真是你妹妹的了？」她停會問。

「那張照像？」

「放在書架頂上的那張。」

我不知道做了什麼，大概我的樣子很難看，她馬上發慌，聲明以後不談這事。

「不然，馬蘭，今天我要全講出來。請把桌子上的信拿來！」我向她請求。我心裏

苦悶，靜寂使我恐怖，我需要不住的說話，不住的聽見聲音。

馬蘭順從的把信取過來。

「你還沒有看過。」

「不要緊；請把牠拆開……用大聲唸！」

動。

她極費力的捏住信紙，很快的看下去。至少模樣如此。我瞧她的手在不停的抖

「唸出來，馬蘭！用大聲！」我命令她。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厲聲說道：

「我不能——你幹麼苦你自己？你現在應該去睡。」

「不用管我！拿過來，讓我自己！」我狂暴的奪了信，一面將她推回去。

「哥哥！好久不見你來信，我很不安。（我妹妹寫道。）雖然我不信我的運氣會糟到這步田地，可又老忍不住往壞處想。上禮拜我回家一趟，事先不曾跟你說明，因為是臨時決定的。我跑到母親墳上，哥哥。我們當初在墳上玩栽的小樹，你的一棵我沒有找到，死了，也許給放羊的孩子砍了；我的一棵却非常茂盛，樹頭像把大傘，身幹有碗來粗。你會對我講母親的為人，還盡力證明她的樣子和我相像。這些事你自然早忘了，却至今還留在我心上，反而比先前更清楚。但她究竟是怎樣的？我默想半天

——遠遠的有人耕地誰也不注意我——結果還是絲毫都想不出現在我覺得一切人都離我很遠，（千萬別爲了這句話罵我，）有時候教人恐怖，此外我有許多話想跟你說：父親，繼母，田野，樹木，我們好多年前的玩具和我們的花狗——請原諒我沒有力氣……我回來那天刮風，回來就病倒了。醫生證明是傷寒，相當嚴重。記得我們當初在母親墳前栽小樹，你說我們的壽命將和小樹一樣長，足證你的讖語（雖是孩子時候的戲言）並不可靠。哥哥！我還能看見你嗎？你去陝西以前就說要回來看我，可是直到如今，好幾年過去了，你一再拖延，總不回來。我無時不在等你，可是從來沒有現在這樣殷切盼望教人感到疲倦。你一定能想到……」

忽然我聽見自己是用盡全力呼喊，聲音空虛，微弱，沙沙的活像嘶鳴。我停下來——實在是我不敢再朝下唸——說道：

『馬蘭，現在你看見了。我就是這樣無情：不管外面怎樣，我從來沒有爲別人着想，在我心裏只有自私！』

『不是的——別說了，伯唐。』馬蘭向我懇求，只見她比先前還要灰白。

『好幾年前我就答應回去看她，』我不聽她，只顧繼續往下講。『別的她全不希求，只要我回去一趟，她就心滿意足。僅僅這點願望！我損失得了甚麼？好幾年來我做過甚麼？什麼全沒有做。可是這個生下來就沒有母親的孩子，還是我的同胞妹妹呢！我有心肝嗎？你幹麼不罵我？』

眼淚紛紛滾到馬蘭臉上。我不明白她哭的原因，還有上面的對話，也不敢確認沒有走樣。以後有好幾天，我衰弱的躺在床上，始終不聲不響，好像一生所有的話全說完了，既無所需求，也無所期望。腦子裏老是那個混沌思想：生和死的神祕。有時我忽然驚異，轉過去朝外望望，老見馬蘭坐在窗戶底下，手裏拿着衣料，低頭一針一針在那裏縫。

『這人真有耐性，』我心裏嘆息。『她也不知道要多少衣裳，老縫個沒完，就像喬式夫所說的機器，根本沒有動過。』

爲讓我自動忘記馬蘭避免提我妹妹她找出種種理由要我到院子裏去看她
和我的老聽差種花。（在先她會爲我買一份花種。）經常是談同我們都不相干的
瑣事；她怎樣看見一個外國孝婦；報上說前天逮住幾個強盜；市上流行的新式服裝
……她講的時候只是假裝有趣，態度並不誠懇，在敘述中間，往往插進幾個問題。用
意顯然在把我從傷感中拉出來，讓我的注意轉到日常生活。

後來看出她的方法全無反響，便大姐似的認真責備我道：

『她既然死了，你一直難過有什麼用……我不是說人不應該有感情，不過也
得知道節制。況且你這樣敗壞自己到底爲誰？如果爲她，她不知道——即使知道，她
也決不會喜歡；爲你自己嗎？你想讓人家知道你吃苦嗎？你不幸嗎？』

她的話自然不完全站得住，可是我沒有力量反駁。

『不是，馬蘭並不爲誰。』我向她申辨。

『誰都不爲——你是不是覺得你比別人可憐？』

我咬着嘴唇向她搖頭。

「你比別人傻嗎？」

「你使我生氣。幹麼你要用無聊話逼我？」我喊。

馬蘭站在前面沒有動。看起來很可笑，儼若她年紀真比我大，有監視我並教訓我的公認權利。

「我逼你？幹麼逼你？」她冷靜的瞅着我。「這不是逼，伯唐。請你聽我的話，我只是讓你想：理是直的，你既不比別人可憐，也不比別人不聰明——你是個男人，對事情想得開，應該灑灑落落，將眼光放得遠點。」

「你以為男人應該和女人不同？」

「並不是他們應該，他們的地位本來不同。你總得承認女人站的地位比男人低？」

「我承認。」

「那麼假使有這麼個女人。處在她的地位的是你，你怎麼辦？」
我等着她朝下講。她向我轉動眼睛，像探測她引起的反響。

「譬如有個女孩子——請你替她想想，」她鼓起勇氣說道，講的時候略微激動。「她父親在城裏做小生意，母親住在鄉下。有一天人家看中了她，蒼蠅似的釘上她，死也不放。」

她眼裏耀着光亮刺了我，一種說不盡的緊張，我喉嚨彷彿被堵住了。不等她講完，我搶着說：

「她應該不理他，將他踢開！」

「她踢開誰？」她驟然聲色俱厲，像要跟我吵架。「她踢他嗎？她敢踢嗎？人家是個將軍，一個不了，能殺她全家；她卻連自己都養不活，既沒有地位，也沒有力量。」

忽然我醒悟過來。

「你說的是你自己，馬蘭！」我驚駭的叫起來。「那個將軍是鄭大通？」

馬蘭很快的低下頭。

「就是鄭大通。你是男人，拿你的境地和那個女的比比？」

「這不能比，我們不能老想着自己。」

「可是我們也不能忘記自己，將自己交給別人。」

「至少你現在總算擺脫了他，我是說鄭大通；老喬也還愛你？」

「滾，他愛我著呢！」

她低頭站在那裏，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講。可是忽然搖搖頭，經我前面走開。她實在是個奇怪女子，至少當時給我的印象如此：因為過去的生活關係，她不會得到正常發展，說話平常往往幼稚，跟她的年齡符合；有時候卻又出奇驚人，令人想起它們沒有經過時間的鍛冶，和她溶合起來。

然而無論如何我得感謝馬蘭，經她細心看顧，我的身體便很快復元。接着我和范小白出發旅行。一天薄暮，我們坐在長城頂上，面向寒外。太陽正從左邊山頂落下

去，另一邊的山巒在夕陽下燃燒，現出輝煌的燈紅色，前面是逐漸暗淡下去的荒谷，遠處的連山從灰紫色塵霧中峨峨露出羣峯。范小白講中國人的功業，以及歷代戰爭。特別關於長城方面，他說的有聲有色，在想像之上又加以談諧的渲染。

「李廣的最後一仗，」他用特有的熱烈聲調講，彷彿他正望見一部旌旗招展的大軍向口外進發。「你只要想想當時的地勢，就會明白：他出右北平——這是一條死路，戰勝無功，打敗只有被人家包圍？衛青甥舅倆顯然居心玩弄他，因為匈奴決不肯遠離他們的老窠，在獨石口以東屯駐大兵。飛將軍沒有想到奸計，也是他受制於人，他一生所向無敵的戰績，和他一生潦落的遭遇——這可怕的對照！教他滿腔牢騷憤恨，到處去找敵人血戰。他要和命運決戰；另外一層，雖然他對於壓倒靠一個小女人起家的平陽早已絕念，至少還想讓他們看看顏色。當時將帥在朝廷上的地位完全取決於一場廝殺。可惜他打的是空前敗仗，沒有遇見一個匈奴，到處撲空的結果，毀盡他的自尊心，連帶送了老命。」

范小白倒盡他從史記和漢書得來的全部歷史知識，我們從幻境中驚醒，天早已黑了。下面的荒谷早已沉沒在黑暗中，羅列着的萬帳，刁斗同羯鼓全是空的，全在我們前面消滅，北去的鴻雁從頭頂鳴過，先前曾照過古代中國人的星斗正寂然照耀周圍的羣山。

「咳，糟糕！糟糕透頂！我們簡直被死人們騙了！」范小白在暗中笑着埋怨。

我們摸索着從長城上下去。路頗難走，尤其范小白，除了坐轎從不會爬山的人，自然更加困難。我們必須時時留神，免得被石子滑倒，滾下山去。

「這路真他媽的該死，比新娘婦走紅毡還難，我身上要出汗了……」

他自艾自怨咕嚕，勿然又轉過來問我：

「先幾天我在你那裏看見的女孩子是誰，黑黑的臉蛋兒。我一去她就走了？」他問的出乎意料，我一時不及解答，只含糊說：

「一個新認識——」

他正在前面盤下一個陡坡。

「呀！假使她在這裏多好！」他嘆息完，又說：「這種地方——你害怕嗎？」

「怕甚麼？」我問。看見他連滾帶爬，真覺得好笑。

「就跟人家說的差不離，伯唐。你總是個好傢伙！你相信自己，生來就無所謂害怕。」他極口讚嘆，手扳住石頭，一面伸腿朝前探路，「你遇事逢凶化吉，這一點我瞭解，因為你相信自己。可是你又太相信自己，有時候我反而信不過你，跟你在一塊總覺得不大安全。我常常跟自己說：你別瞧他神氣足，他的生命可不見得牢靠，在他前面有個大危險，他自己看不見，別人可看得見。也說不清這危險是什麼，我總覺得它要發生，說不定哪天。至於她，那個女孩子，你完全信得過，在她旁邊，你絕想不到害怕。你根本想不到。」

「只有這裏的石頭肯聽你胡說！你認識她嗎？」我報以嘲笑。

他向我搖手，一面喘氣道：

『絕對不是胡說，老弟。一點都不胡說，你得承認老范會看相——只要看看她的鼻子，她的嘴唇，她的眼睛，還有她的額顱……請用心記住我的話罷，走運人，（你的好運氣把你寵壞了，就像嬌生貴養的孩子，你給慣壞了——你勇敢，高傲，在人生由地裏一直往前，所有的阻礙都在你前面閃開——你任什麼都不注意，任什麼都看不見。）這個女孩子可夠你對付的。我是說如果湊巧，你萬一得罪她，她要跟你相持到底，決不投降……』

因為出身關係，范小白在學生時期已經像中年人，灑脫大方，洞達世故，不知世上有所謂憂患。他對我永遠熱誠快樂，人生在世，有個像他的朋友，真是快事。由他的提示，我確實想起馬蘭。我看見的和他講的不同：她坐在我窗戶底下，（正如我在病中每天所見的，）手拿衣料，極專心的低頭在縫衣裳。使我驚異的是這種形象老沒離開過我。我忽然想起來，即當范小白講秦始皇的大業，她也常常在我前面出現。

壺拿回廚房，再不然就說她忽然忘了，分明只爲樂意叫那麼一聲，並非真要等誰理會。我跟喬式夫不期然彼此望望。馬蘭在空中留下新衣的香氣，而在我們心目中，却帶走了人生的光和色彩。

喬式夫繼續講他爲馬克斯求得的正確解釋，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蒲列汗諾夫也不會懂，」絕對是個發明。可是他似乎有許多心思，興致並不怎麼好。我們的談話也時常停頓。和他坐對面，我發見我們中間的距離，好像各人都有祕密，誰也不肯洩漏，誰也跟誰沒有關係。既然無話可講，馬蘭不見回來，簡直是活受罪。

「唉，馬克斯，」我心裏嘆息：「你沒想到你在這裏作了什麼！」

從喬家出來，我在街上，漫無目的。等我發覺，已經在公園裏。我覺得無聊，又不想回家，便慢慢走上小山，從山頂望下面，山上山下，只見草木一片翠綠；草地上沒有人，空蕩蕩躺在太陽底下蒸發；鷓鴣在湖岸上樹林裏鳴嘯；湖水閃閃發光，妖媚，自得，彷彿在笑。全園子都在明亮與溫柔中，除了鳥與遊蜂的鳴聲，沒有別的聲音，空中瀰漫

着香氣。

『人在無意往往有更好的收穫！』想起在喬式夫家中所受的沈悶，我忍不住想笑，滿懷感激之情，也說不清對誰。我感到我有無限精力，我滿意這精力，並且需要在各處用盡：曾被美人憑依的欄杆也好，無意中出生在世間的小草也好。毀了的古代建築的廢基也好，空着的鞦韆架也好，以及各種在呼吸的植物也好，全教人想去親近。因此我走下去。穿出窄窄的隧道，我突然站住，在隧道出口，往旁邊轉過去點，一塊大石把她和小路隔開，馬蘭正在山坡上幾棵白皮松下面坐着。因為張了陽傘，我看不見她的頭部，却能看見她拿傘的胳膊和露出的腳。圍巾墮在背後，她一心向湖。我站在後面，暫時也不想驚動她。（在我一生中，大概沒有比這事作的更好的了。）馬蘭忽然轉過來，滿面通紅，笑指旁邊的石頭讓我過去。顯然她早已想到是我。『你不是有事情嗎？怎麼改了主意又想到這裏來。』我仍舊站着不動。她瞅着我時眼睛裏包含的善意，我將永遠不能告訴別人。假使眼睛真能將人

融化，那所指的也許是這個罷。

『我隨便進來看看。』

她說着低下頭，用腳踢開一個石子。隨後又解釋——

『我是打門口經過，忽然想起來的。』

『她在騙我，不過沒有關係。』我心裏說，在她旁邊坐下。接着說道：『馬蘭，剛才你在家裏，看見我就說沒想到。現在請告訴我：你沒想到的到底是什麼？』

馬蘭定定瞅着腳，腳直在地上踉；一縷頭髮落下來，掛在臉上，許久也不見出聲。

『我怕，』她說。但吐出兩個字，又跟着搖頭——『沒什麼，別問我了。』

看見她含糊支吾，我更要問個明白。

『請告訴我，馬蘭，我不在的時候，這裏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她仍舊搖頭。

『可是你即使不說，我也看得出來？』

她抬起頭，將頭髮掠上去，望着前面說：

『你，你不覺得沈悶嗎？』

『你不喜歡這個城？』

『我不知道。也許——誰知道。——我不快活。』

『在這個城裏，沒有人能真正快樂，除非他撈到一筆財產，對於冒險厭倦了，買一處住宅，看好瑩地，備下壽材，見天散心享樂，以爲活一天等於白賺一天——』

我徒然講許多傻話，從聲音上足以聽出，並不像她說的『不知道』；她全知道，並且知道的很多。從她嘴裏既探聽不出真情，我便從旁邊觀察，只見她專心望着湖，頭稍微向旁邊側。虛幻，惆悵，愁悶，如在夢境中，一個少女可望而不可即的姿勢。在下面，一隻遊艇正從湖的明鏡上迅速划過，棹鳥翼似的高高舉起，波溜在陽光中閃閃四出。

『打破了，打破了！』她神往的笑着自言自語。『活該打破，牠平的教人討厭！』

老實說我不明白『打破』和她有什麼關係，湖面平靜又何以討厭。可是我更不瞭解的還是這種變化：她跟先前顯然不同，我能想到她被某種問題纏繞，然而只是想到，却不明白變化的原因經過。

『幹麼看我？』好像她早就知道，轉過來向我瞪瞪眼睛。

我告訴她范小白會替她看相，『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嘴唇，』（用范小白的說法，）我想證明他的準確程度。

『哪個范小白？』

她追問的神情很認真。因為碰了我的眼睛，忽然害羞，不等說明，又假裝生氣說：

『他是個壞人！』

『哎，馬蘭！』我高聲抗辯：『人不許這樣看人！我不是說他無可指責，他即使罪大惡極，至少還對得起朋友。況且你也只見他一面，假使依你的看法，普天下的人加起來，多也不過四兩重！』

馬蘭賭氣說：

「全是壞人！你的朋友全是！」

「你還沒有說連我也是？」

「我要問——他還說我甚麼？」

「你真奇怪，明知道人家壞，還是要問。」

「我要問——是因爲——我想知道你們怎麼玩。你玩的好不好？」

馬蘭狼狽失措教我高興。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回事，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我因此證明她單純誠實，在本來的美以外發見了美。此外還有更重要的一層，別人應該想到我個人的質素，不管任何人，假使他一味順從我，向我討好，結果相反，將永遠得不到我的真心歡喜。

「當然好！我們去玩，還能不好！」我大聲說，其實近乎誇張，只有我在馬蘭旁邊，才說得上「當然」。但是，管他！以後我舉例，拿傳說中的某財主作爲笑談。據說凡舉

世所要的，這財主全有，只有一樣：他不能睡。各種繁瑣事情老攪和他，剛合上眼，便千頭萬緒，紛紛擁將上來。後來人家出主意，讓他睡在錢塚上面。

『我們不用錢塚，』我最後聲明。『我們騎驢，爬山，隨便村野小店，在我們都是王宮，倒下去直睡到天亮。只有一點缺憾，就是差你。假使你也去，那更好了。』

馬蘭又低下頭。顯然出於一時漏口，她說她直擔心，當我永遠不回來了。我立刻捉住她的雙手。

『爲甚麼？爲甚麼不回來？』

她的手微微動彈，頭更低下去，低聲說：

『不知道。』

時至今日，我還甯願泡在這種幸福中永不醒來。儘管我自以爲是孤獨人，有人卻暗中對我關心，而我自己並不知道。一股熱的我不能確知的東西從心裏湧起，我想牠是眼淚，很快流遍全身。我於是推開陽傘，把她拉過來，靠我坐下。圍巾落到地上。

緊。

『現在請跟我說，馬蘭，究竟發生了什麼？究竟怎麼回事？』我盡力將她的手握

她順從的聽我安排，毫不反抗，却絲毫不曾分享我的快樂。只深深嘆口氣說：

『我厭恨這個城。真討厭！我明兒要走了。』

『你要上哪裏？』

『隨便什麼地方，天邊也行。在這裏我活不下去！』

我向她臉上搜尋，想找出使她如此厭恨的原因，只見蛾眉又濃又彎，愁苦的皺
歛起來，臉像病了似的灰白。

『馬蘭，我要用你的話勸你自己了。』恐怕不發生効力，我用盡熱情，一如我是
英雄，盡力爲她一戰。『在一切美德中，忍耐對我們頂有用，請記住這句話罷。你知道
全中國都在受苦，到處是強暴，到處是呻吟，到處被蹂躪，到處是饑餓血淚……沒有
一個地方令人滿意。但是嘆氣，怨恨，咒罵，救得了誰？我們只有學司巴達人，從精神和

肉體上磨練自己使我們能忍受最大痛苦，爲將來的國家努力。（我心裏說：我甘心爲你忍受痛苦……）我們必須相信將來的園子無比豐饒，要產生好的果實。人們自私，常常嘆說自己的不幸，寂寞，不被別人瞭解。他首先應該改正自己，明白最大的幸福是爲別人犧牲。那條惟一通聰明的路，不是我們被別人瞭解，而是去瞭解別人……』

我被熱情驅使，也不知前後胡說些什麼，她不等講完，便說想回去。因爲中間經過人工砌造的石徑，崎嶇難走，我扶她下山。直到這時，我才發覺她指尖冰冷，人也軟弱。我送她到家。路上大家無話，但在心裏，我相信講的也許更多。走進二門外夾道，她忽然從我身邊離開。她站住，笑着向我慢慢點頭，眼睛瞅着我，表示我只能到此爲止，然後翻身轉過去。

她進去半天我還站在外面，我想叫喊，不管什麼，我想盡力的喊。好像我有許多力量，使我必須做點意想不到的事情，即使前面有一座山，如果有人說把牠舉起來，

我也會毫不躊躇，將牠舉起來摔個粉碎。瘋子似的跑到街上，我一直找范小白。

「誰教你這樣高興，走好運的？」他嘲笑我。

「別說話，大壞人別作聲！」我抓住他的肩膀盡力搖。我心裏說：「我將永遠不告訴你，一句也不！」

說不出的感謝，我覺得全人類，（最大的惡人在內，）連狗，連貓，連小草，甚至磚頭，都值得祝福，假使真有個左右生命的主宰，我將誠心誠意跪下去，把我的感激奉獻到他腳底下。

卷二

空白页

第一章

然而不幸已經在那裏醞釀。——我說『那裏』，正確的解釋，應該是『我精神上。』我們沒有去博物院，以我應該休息作口實，在我送她回家的路上，馬蘭自動取消了約會。下午我到學校去，我剛坐下，門房說小朱見我。小朱愛走機關，也可以說一切能結識比較有社會地位者的地方，希望將來謀個位置。他全身裝滿精神、裝滿歡喜，進門就大聲邪許。

『少校先生，你是怎麼回事？上禮拜我去看你，你的聽差說你旅行去了。可是這樣祕密，連老朋友都不通知。』

我和小朱是什麼朋友，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然更想不出出門須通知他的理由。便隨便敷衍道：

『我們是臨時決定去的，事前我自己也沒想到。』

小朱毫不客氣，端起茶一飲而盡。然後把茶杯放回桌子說：

『你不通知，這沒關係。我來看你是爲別的事。一個祕密！你決想不到，除了你我也不說。』

『又來了！』我想，可是仍舊忍不住問：

『關於哪方面的？』

『你決想不到！』他低聲重複，作的活像我們是機密朋友。『喬式夫的女人——我預先聲明：我生來不愛說人家壞話，不過事實是事實——人家說她是老喬花錢買的，你聽說沒有？』

這話深深傷了我的感情。試想有多卑鄙，如果他侮辱的是我自己，我也許不至於這樣憤怒，他竟侮辱馬蘭！

『你怎麼知道？』我認真問。

他聳聳肩膀，含糊重複道：

『我怎麼知道，我當然有辦法。常言說：事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鎖在箱子裏也會透風。實話告訴你罷，連她父親作什麼我都打聽過。她父親是小商人，開雜貨舖，生意在過年時候倒的。因此這裏頭就有了文章，原來女的看上了喬式夫，死悽白臉要嫁給他，老喬不幹。過年時候沒有錢，她父親就想出騷主意，請老喬吃飯。老喬不知是計，給人家灌的爛醉，便在那裏過了夜。早上天還不亮，人家可就不客氣，把他赤條條從床上細起來。老喬丟不起臉，只得承認一切條件，老師作了女婿。』

爲證明小朱的謾言，我回家立刻給馬蘭寫信。

『有人說你壞話。我自然不會相信，只是我現在的心情，我想你會明白，即使人家加到你身上一粒塵土。我也容納不下。請即刻來。』

寫完再看，我感到羞恥；另外換了張便條，只寫『請即來，』打發聽差交她本人。馬蘭沒有即刻過來，也沒有回條。第二天我按捺不住，決計去院子裏等，希望看

見她的脚踏進大門。（我已經不管小朱的謾言，其實連我的便條，也是因為要見她才寫的。）為銷磨時間，我耐心除花苗上的小蟲。原來馬蘭替我種的花，早已在無人過問中長起來，有的竟長到四、五寸高。牽牛花舉着白頭，半支蓮張開圓圓的肉針，特別是波斯菊和金盞，因為氣候關係，像在彼此向上競爭。『萬物皆向善果』使我感動，我心裏充滿了善的情緒。一個專門造謠的謾言算得了甚麼？塵垢能使真寶增光，侮辱也應該能使原是完美的人更令人尊敬。況且小朱的話縱然屬實，又怎能損害馬蘭？她不是說過父親是商人嗎？出身會降低嗎？

這種種我全視為無足輕重，全是腐敗思想。第三天晚上，出乎意外，她竟來了。我從燈下抬起頭，她正站在前面。身穿毛藍布袍，——我想她可能是故意穿的，彷彿受了委曲，容光暗淡，可又端莊凝靜。

我走過去，讓她坐在沙發上。

『我等你等了兩天，今兒個你可來了。你在家作什麼？有個紙條看見嗎？』我在

她前面站住。

馬蘭仍不作聲，我彷彿說：

「收到了甚麼事？」

「有個關於你的謠言，馬蘭，」我接着半開玩笑說。「人家說你是喬式夫用錢買的，你父親做小生意。」

她一陣紅一陣白，木人似的僵在那裏，交起的小手真打多索。掙扎半天，終於說：

「我父親是做小生意，不過我可沒有賣給誰。」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正想過去安慰她。

可是我們正在做和將要做的是甚麼呵！喬式夫無論如何總算她的丈夫，我是她丈夫的朋友，而我們却在這裏相愛。我要從喬式夫手中把她奪過來，要欺騙這個老實人？他却當朋友信任我，至今還蒙在鼓裏，不知道我們中間發生的事情。我能嗎？一個該死的推測，我沒想到自己正處在夢裏，突然間我的自尊心受了傷，轉回去倒

在椅子裏，用手摀住臉。

「馬蘭，我對不起你！」我糊里糊塗嚷。「現在完了，你走罷！我對不起你，請原諒我。你走罷！」

我不記得她是怎麼出去的。毫不慚愧的說，我在她面前支持不了五分鐘，她的眉額，她的小手，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全在等我；她的脚步爲我輕盈，她的心爲我驚慌，她的聲調爲我莊嚴，又爲我顫動。許多中國的古人會有奇癖，在我心目中，不管她怎樣變化，怎樣裝束，一切全是完美。她的缺陷使她動人，粗惡的衣服能爲她增光，襯得她越發可愛。

我永遠有一種不可饒恕的自信，認爲無事不可戰勝，困難越大，阻力越強，越覺得有戰勝的把握，有時簡直可說是慾望。驕傲使我放棄幸福，避免和馬蘭見面，也不想說明理由。堅苦工程擺在前頭，我決計完成。通常別人稱爲美德的，（讓全世界咒

誚它！我全做了，然而得到些甚麼？即使我爲他犧牲的人又得到些甚麼？我學法文，捲起舌頭讀『R』我記跟我毫無關係的地質與天文學名詞；我毫無所事的坐在辦公室裏直等天黑，這又有何用？沒有一個地方教我安定得住，我到處奔跑，同事家裏，范小白家裏，盡可能稽延時間。家裏教我害怕。每天晚上回去，我看見空着的屋子，便想起自我出門後，誰也沒有在我椅子上坐過，有生命的手也沒有碰過我的桌邊。在暗淡的燈光底下，茶杯，鏡框，書櫥，筆札，全像數千年來塵封土掩，古墓中不見光的葬器；又彷彿在長期靜寂中成了妖精，在那裏互遞眼色，喁喁私語。

有一天晚上，我恐怖的逃出去，也想不出去什麼地方，只毫無目的在街上亂走。走過朱秉午門口，忽然一個意念，我想進去看看。我跟朱秉午本談不上交情，所以要看他，實因爲無處可去。沒想到我會遇見喬式夫。

朱秉午住在一家公寓裏。他自從被某劉小姐拋棄，（至少他自己作如此想，）爲報復起見，也許只爲滿足慾望，三四個月前便找來一個孤女同住。這事楊春跟我

講過。我進去時候，同寓的房客正拉胡琴，嘩啦啦唱珠簾寨。朱秉午住三間廂房，兩明一暗，當門擺一張刷蘇木水的方桌，幾把式樣不同的椅子；裏邊窗戶底下擺一張長桌，上面鋪着花漆布；靠後牆有個茶几。喬式夫和小朱圍着方桌，每人佔據一邊，抵着頭在看晚報。朱秉午坐在上首，面前旁邊，放一大堆杏子，在那裏咕噎咕噎大嚼，一面自言自語說：『糟糕，糟糕！』這一切全在遮着紅紗的電燈下面，醜惡而又刺激，令人想起下等窰子。

朱秉午看見我出乎意料，也許可以說非常歡喜，微微張着嘴，樣子十分可笑。但是接着就活潑起來。

『哈嘍！你來的真巧，』他嚷。『諸葛亮也祭不來這陣子好風！』

喬式夫和小朱也抬起頭。

『少校嗎？請坐，請坐！』小朱倉卒招呼了我，一面又低下頭，指着晚報對喬式夫說：『你看這裏，老喬。這是怎麼勾搭上的？千萬別忘了自己。現在我向你忠告：一個男

人應該知道把老婆搵在手裏否則他就不配作男人何讓彬者至家身才
是個什麼小子！

喬式夫許久沒有作聲，一味盯着報紙，恨不的鑽進去。彷彿吃醉了酒，臉又紅又濕，却沒有光彩。隨後不知他咕嚕什麼，小朱跳起來，潑皮的大喊大叫：

『我愛說人家壞話？（他高舉右手，作個號召羣衆的姿勢——）喂，大家聽着！還有你——喬式夫，你也聽着！我喫自己的飯，住自己的房子，作自己的事，我癢極了，專門說人家壞話！』

『你要怎樣？』喬式夫問，聲音軟弱可憐。連他的抬起頭，也像被人家強迫，自己並不情願。

『我要怎樣？』小朱搥桌子。『我是個堂堂大丈夫，就是老婆跟人家偷情，我也要看着她偷。我決不裝聾裝瞎！』

這真醜劇。直到現在，我提起來還覺得害羞。可是當時並不覺得。我站着，不知道

該怎麼辦。也許我應該跑出去——是的，我應該，我却沒有。是誰教我看到底呀？

「我不許你講！我不許……」喬式夫還在乾嚷，嘴唇不住動彈。

朱秉午詫異說：「做甚麼？做甚麼？」一面又安慰喬式夫——

「算了，老喬。別理他！——轉過去又罵小朱：——滾開！你生成是一條瘋狗，好好兒的人你全咬！」

「我咬過誰？」小朱反抗。也許自以為過去無論對誰，從來沒有這天晚上誠懇。

朱秉午顯然準備趕快將糾紛結束，當他說着「你誰都咬！你誰都咬！」幾乎同時，他轉過去，用快活的老爺子腔調向套間吩咐：

「喂，喂！把牌拿出來。聽見嗎……說真的爲了什麼，值得大吵（他回頭說。）現在誰都不准作聲，讓我們打四圈——大家全老朋友！犯得着麼！」

朱秉午興致勃勃，用指頭敲桌子。一個女孩子打套間走出來。喬式夫却突然站起來，滿臉羞惱，一言不發，憤憤朝外走了。

「你怎麼回事，老喬？」朱秉午嚇的在後面叫。

喬式夫跨出門，在外面咕嚕道：

「我不打！」

小朱背着桌子，眼盯屋頂，竭力裝蒜。喬式夫早不見了，朱秉午悵然望着門外。送牌的女孩子——就是朱秉午從孤兒院弄來的毛丫頭，失措的站在套間門口，手裏捧着麻將盒，不知怎麼辦好。她沒想到你在觀察她。這是個可怕的怪物，給人的印象，既平常又出奇。她的淺棕色臉蛋兒是圓圓的，頭髮枯燥，好像不會吸到養分。其餘如鼻子，眉毛，眼睛，耳朵，全不缺少，又全沒有特點。身量頂多不過四尺來高，矮的像孩子，可是很寬。顯然因為營養不足，沒有充分發育，教人看了覺得痛苦。

朱秉午許久不動，也沒想到她還在等待吩咐。他終於回過頭來，因失望而惱怒，沒有一樣教他滿意。看見小朱，他簡直活像個父親，把氣全出在小朱身上，直罵的小朱抬不起頭。回頭看見她，又大聲怒喝：

『你呆在那兒幹什麼的？還不拿進去！』

她嚇的直打多索，也不言語，便順從的轉過身去。大概滿意了自己的權力，也許還有我在場的緣故，朱秉午接着又將她喊回來。他猥褻的向我笑，並且極奇怪的頻頻搖頭。

『過來，過來！』他全身流動着歡喜和肉慾說。『我給你們介紹。把牌放到桌上。別鄉下氣。過來，我給你們介紹。』

她仍舊站着不動，眼睛瞅着牌盒，頭盡量朝下沈，直沈到胸口，慢慢的我看出了她的特點：她的淺淡的眉毛是聳起來的；嘴唇並不算大，不過很難同臉的顏色分開；鼻子位置在臉部中央，又平又短。在兩三個月前，她大概還在一個規則嚴厲的大院子裏爲別人——不知道的人——繡枕套，桌布，手絹，而爲他們的施主唱讚美歌。那麼誰將她拖出來？哪裏來的野心，哪裏來的愚蠢思想，教她來取這個位置？難道她也希望作太太，別人替她繡手絹嗎？看着她無地自容的可憐神氣——不，我要說的是

憎惡這裏的一切教我憎惡吊在空中的燈在紅光下的傢具朱秉午的充滿肉慾的笑臉，連她，連空氣……憤怒在我內部衝動，我想向朱秉午奔過去，不知怎的却奔向小朱，並且抓住他的肩膀。

『幹麼？幹麼？』小朱驚嚷。

我想打他，就在抓住他的時候，我還想打，可是一種輕視心，我將他推倒椅子上。然後，跑出去。

『去找她，去找她！』我在路上說，『我要盡量教她漂亮，教她幸福，教全人類感動落淚！』

第二章

我終於找到再見馬蘭的機會。時間在八月底，我們學校缺一位西洋美術史教員，首先我想起喬式夫。喬式夫擔任這門功課，當然不怎麼合乎理想。可是北方的學生比南方的激進；另外一層，決定中國教員的不是學問，而是外國文。

像賭輸的賭徒第二次找到本錢，我的決定教我高興。並沒有明白決定怎麼辦，可是一切賭徒走進賭場，全有他的辦法。『我是爲了正經事，來看喬式夫的，』我騙自己。可是到了喬家，我假設的理由可不肯爲我撐腰，心老是跳，汗老要冒出來。院子裏靜悄悄的，只有馬蘭在走廊底下。她躺在藤椅裏，兩臂張開，頭枕着手，脚架在一把椅子上，懶倦的望着院子——也許是爬到牆上去的牽牛花。脚邊臥一隻花貓。

這就是我將近三個月不見面的馬蘭。（假使不被她看見，我也許要退出去。）

她打算坐起來，結果只機械的抽出手，將腳從椅子上挪下去放到地下。

『馬蘭！』我走過去叫了一聲。免得大家僵在那裏，我竭力裝笑，誰知越笑越僵。

馬蘭只驚慌的瞅着我，彷彿說：

『怎麼樣？你來幹麼？』

我準備好的話，這時全被打翻。先前我和自己討論過，倘若看見的是她，應該如何隨便，不使彼此臨時拘束。一陣混亂，好像一陣悶人的夾着沙土的熱風，將我吹離了地面，我盡量趕快說出我來的目的。我的話又多又亂，直到我自己都討厭起來，還不住朝外流。

馬蘭說了什麼？她是說『他不在家』嗎？我看見她的嘴唇是怎樣動的。儘管她冷冰冰，對我抱着敵意，我幾乎喊出來。『我不一定希望他在家！』可是就這無聲的叫喊把我弄糟了，不知怎麼一來，我打翻了椅子。貓直嚇的大叫一聲，跳到她腿上。我羞慚的把椅子扶起來，爲鎮靜自己，於是坐下去；爲怕直然對着她，又將椅子朝外拉。

開，免得直然對着她。

『請對我別這麼冷，馬蘭，』我穩定了自己，譬如做文章，先安個冒頭。『你清楚看得出，我很爲難，就是現在，我要出不去這個門了。』

馬蘭眨動眼珠，像不明白我的意思，又像催促我往下講。她當然明白，從眼睛的轉動上，我已經瞭然看出，她只是惡意的假裝糊塗。

『假使我先前得罪了你，請用最大的善意原諒我。我是向你請求：千萬別把我當無聊人看。』我接着引入正題。『以後我們也許難得見面。不過沒有關係；過去我們做過朋友，請記住我的話，以後我們將永遠是。難道我們不是？』

馬蘭避開我，嘴角微微動彈，彷彿飲忍着無限痛苦。一面去弄貓，用手指撥牠的鬚鬚，待牠舉爪要抓，又很快的避開，這樣試驗了好久，最後她帶氣說：

『不知道！』

『這是說你不肯原諒？』

「你幹甚麼要別人原諒？」

「不是要；而是向你請求。」

「你誰也不必請求，因為你根本沒有對不起我。」

「可是你的氣色，馬蘭，你的氣色很不好，剛才我還以為你不舒服呢？」

馬蘭沒有回答，她堅決搖頭。我自然知道她注意的並不是貓，還確知她根本沒想到牠就在自己腿上。然而也正爲此，我的解釋和請求才被證明無用，它們落在馬蘭心上不生反響，正等於種子的落在石頭上。假使你承認心裏正爲愛情開花的人——他們對於大事能不聞不見，而對於某種小事却特別敏感，需要別人維護的情感又像嫩芽脆弱，心靈容易受傷，你會相信我的猜測不錯：她沒底的恨我。這時候我惟一應該作的是站起來，不加任何表白走開。

然而全是過來的話！只有我們從過去醒來，理智從情感中得到獨立，才想起改正自己，如何將做錯的事處理的恰好。不知道誰教我留下的？我當時沒有動，根本沒

有想。只有一種感覺，一個時時提醒我並驚嚇我的思想：喬式夫不在家，現在只有我們兩人。正是這個壞思想，正因為我們處的地位，在下一瞬間任何事都能發生——只要我一個動作便完了。我不得不跟自己掙扎。我掙扎，我更混亂。『馬蘭！你爲甚麼跟喬式夫逃出來？你爲甚麼不一個人，不跟別人呵？』幸喜我沒有喊出來。只有嘗過複雜愛情的人才瞭解這種痛苦，人生來又多矛盾。

『你在恨我，』我經過忍耐努力，許久才吐出我的意見。同時暗暗觀察——『她會明白嗎？』

她於是抬起頭，直然盯着我說：

『爲甚麼恨你？』

『別難爲我了，馬蘭，讓我告訴你罷——』我避開她，面向旁邊。『你終有一天會明白，我們不能怪任何人，因爲我們全沒有錯。你想到我們的地位嗎？錯的就是它！我們的的天性不許打別人手中奪……我不想說這是美德，也不想說大量，對犧牲者

說這種話的人應該痛恨，不過我們得尊重自己。」

「我答應你，」她咬咬嘴唇，接着又吐出兩個字：「忍耐！」

聽了她的回答，很難說我感到快樂，因為我同時感到失望。

「那麼你到底不怪我了？」我握住她的手。「現在讓我們和解罷，馬蘭，過去我們是朋友，將來，我們要像姊妹。」

我陷在自己的假設中，不會想會得到什麼反響。她立刻翻了臉，憤怒的推開我，眼睛直冒火說：

「你來就是爲向我說這句話嗎？」

我狼狽失措——

「是的，不完全……」

馬蘭不再聽我解釋，突然站起來，怒冲冲跑進屋子。我應該咒罵自己。望着她的後影，我全身發熱。就是剛才，她也沒有拒絕我的意思，只要我手肯動一下，把她抱過

來，她便永遠屬於我。而我作的是什麼！全是謊言，我說的全是！它們多下流，多卑鄙！汗從我臉上流下來，我無地自容跑出去。

『我應該跑，跑到天邊，跑到死！』我失望極了，在心裏亂嚷。

我自知失去了馬蘭。開頭我就犯了錯誤，我以後將一錯百錯，直錯到底。可是這不是說我對她已經忘情，以後每遇見喬式夫，我仍舊希望能間接聽到她的景况。

好多天來我不注意喬式夫，別人也很少提到他。我不明白究竟怎麼回事，遠在我認真留意之前，他的精神已經在那裏萎靡，比以前容易動怒，氣色也比以前壞。

『我的領帶哪裏去了？沒有人嗎？全死了嗎？』很久以前，我無意間曾聽見他暴躁的這樣大聲喊叫。接着更可怕，一片可怕的寂靜。

這個盛讚人應該變成機器的『工作就是幸福』者教人失望，工作進行的不十分好。有幾回我看見他一個人在街上走，失神，恍惚，遲疑，時常絕無所謂的站住，有時又突然向左右狼顧。間或我們同路打學校回家，他路上老茫然望着空中——空

中的某一點往往被洋車闖開。他看甚麼想甚麼。我老疑惑顯然他什麼全不注意，沒有什麼在他心上。從他的神氣上，漸漸晦暗下去的臉上，很容易看出他失去一件東西，一件至寶，就是普通所謂內心的和平。

我想不出將他弄到這個地步的原因，各種沒有根據的猜測徒然使我煩惱。我徒然懷着希望，喬式夫似乎有意避免提起馬蘭，直到這年初冬，也不曾提過她的名字。有一天下了課，他頹然坐在辦公室的椅子裏，一連的嘆息說：

『怎麼辦！怎麼辦！簡直要命！』

看他用手支了額角的衰弱的情形，我覺得我憐恤他。

『什麼怎麼辦？你有事嗎？』

『我有個問題，伯唐，』他虛怯的說。『我一直在想：生活的目的是什麼？人生又爲了什麼？人一生勞苦，而工作的成果——我想不出它本質上含的真實意義。』

假使有人告訴我死人會活，我也不會如此驚駭。我很想說：『爲了幸福，完美，至

善。』可是忽然感到自己的地位在脚下動搖——我自己在努力取得的，難道它真是幸福、完美、至善的嗎？我不想說謊，又怕推翻自己，只得臨時改變意見。

『你教人難信，』我很不舒服說。『你自己總還記得，過去當着我的面，你講過好多回，現在倒來問我。』

喬式夫默然搖頭。

『但是我錯了！』他的聲調充滿了失望，分不出是訴說還是悲嘆。『是的，我講錯了！』接着他又重複。『當你發見你的希望只是最壞的幻想，你的善心給你招來了災禍，你怎麼辦？你懷疑。無論是誰，這時候都要懷疑。這就是災禍的開始——事實上它也許早開始了——原先你是穩穩站在地球上的，你覺得你是站在一塊絕對的東西上面，比方說石頭上面，現在忽然一個跟踉，牠從你脚下滑開，你找不到立足點……你害怕，於是你就完了。』

『我不明白你，老喬。你過去幻想過嗎？你懷疑誰？』我焦急的問。

喬式夫抓抓頭皮，像有無限苦惱，又像爲了尋不出適當答案。

「那麼你現在覺得怎樣？」接着我又改口。

「這就是我要說的，」他爽快回答，就像我恰巧猜中了他的心思。「現在請替我想想，伯唐：現在我能怎麼辦？一個問題日夜在攪和我，耗盡我的力量，可是又不得安靜。先前我全然沒有想過的，現在已經落到我身上；先前我覺得工作是快樂，現在我覺得是痛苦，生活真教人疲倦。」

喬式夫既然含糊其詞，我只得直然提醒他：他的遭遇並不比別人壞，至少他還有馬蘭。我承認我有用意。喬式夫却毫無反應，只靜靜望着下面，眼裏滿是失望。看着他的可怕情形。我替他悲哀，「他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嗎？還是單單他個人的心境問題？」我反復自問，越想越覺得糊塗。據我所知，他們從來沒有吵過；如果勉強吹求缺陷，也只是他們失於和諧，缺乏生趣，日子永遠是同樣的，平靜得像一坑死水。

第三章

將近陽曆年底，夜間颳了一夜北風，風停了，街上的景象驟然蕭條，空中滿佈灰雲，像要下雪。因為和范小白商議下學期的校務，我上午從家裏出來，在學校用了午飯，很晚才能回家。正當我急急趕路，楊春突然從後面叫我。

「誰在家裏等你，你走的這樣快？」他氣咻咻向我走來，一面笑，一面埋怨。

「誰也不會等我，」我懶懶說，並問他是否有事。

「不但有，還有極重要的一件你想不到的消息，來，到這邊來，我告訴你。」

楊春也不管我同不同意，不由分說，便一把將我拉進一個山西人開的酒舖。

「今個我有很多話，許多話，非常非常多！你聽了也許以為全是廢話，全是廢話。全是！全是！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怎麼來的……我討厭你的紳士派，你知道嗎？小資產

階級！不過隨你甚麼階級，咱們且不管他先要了酒再講。」他很興奮，口若懸河，只顧說他自己。

這酒舖是個古怪地方，和一家算命館隔壁，穿過安着灶頭的深長過道，忽然像走進了墳墓。四面沒有窗戶，燈光透過蒸汽，像月亮透過壞天氣的稀薄雲霧，空中現出模糊的光暈。從朦朧中能勉強辨認出五六副坐頭，沒有油漆過的長凳和桌子。一個瓶形極大的白銅火爐放在中間，通體擦得亮晶晶的，客人走進去，影子就在牠的大肚子上移動，忽然拉長，又忽然縮短，好像坐在客廳裏的富翁，在慇懃的笑着招待賓客。不過最使我奇怪的還是楊春。我知道楊春原不吃酒，酒舖的夥計却熱烈向他招呼，並喊他「張先生。」（這自然是他的另一個化名。）談起話來，彼此間竟是老相識。

我們在靠着牆一張桌子邊坐下。楊春要來了酒菜，楊春斟上，楊春吃。

「唉！你不吃啊？」他說，老酒鬼似的深深嘆了口氣。「我又要說我討厭你了，我

頂不喜歡你裝模做樣。我頂不喜歡！」

「你教我到這裏來，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因為無聊的透不轉氣，故意找我來嘔氣？」他的太隨便終於引起我的反感。

他可仍舊老樣子笑着說：「得了罷！誰跟你嘔氣？你吃了酒，我就不討厭你，咱們就和解。」

我依楊春的意思喝了半杯，勉強忍住，才算沒噲出來。將殘酒放下，滿腔的也說不出是氣還是煩愁。這大概就是我和楊春不同的地方：在某種情勢下，我們也許可能接近，然而它又必須止於某種界線，（其實我跟誰都存着一個打不破的界線，）我永遠不能放棄自尊心，無思無慮，像他似的在熱鬧中生活。

「現在我們是朋友了。」楊春興沖沖打桌子，表示一言為定。「請聽我說，剛才我打了朱秉午——你想不到吧？早先那個女孩子，他不要了，新近又弄上手個「小姐。」我看見過，打扮的活像妓女。你瞧，這樣一出手，我就打了好小子個跟踉！」

朱秉午和那毛丫頭的結果，我本來早已料到，只是因為楊春胡鬧，心裏還有點發癩，便不想參加意見，聽他一個人講。據他說朱秉午兩個月前又有了愛人，接着便虐待她——他從孤兒院騙來的毛丫頭，每天打罵之外，還逼她走。她沒有法子，聲言要上法院去告。朱秉午會吹牛皮，便告訴她，假使她喜歡法律解決，他情願代請律師，不教她擔負訟費。因為法院的推事，幾乎全做過他父親的屬員，他們會以欺詐罪辦她。毛丫頭的控告本來也是威脅，既然不發生效力，只好宣佈要自殺。朱秉午怕吃官司，這一次倒認真着起急來，想了許多主意，最後還是決定向小朱求救。說是如果小朱肯接受毛丫頭，他不但願意取消小朱過去借他的錢，另外再按月送生活費，簡直還是他的再生父母。連向小朱哀求了三個晚上，希望看在朋友分上，別拒絕他，看着他陷入絕境。小朱不得已，自然也認為有便宜佔，最後便答應下來。可是當小朱不在家時候，他還是藉故看她。上禮拜他胆大妄為，竟動腳動手要強姦她，被她打了耳光，痛罵一頓。這一來事情可又鬧開，朱秉午盛怒之下，抹臉不再認賬，停止付給津貼，一

面還向小朱討賬。

楊春說話，不管對誰，全像對了空氣，他說，因為他有話要說。至於發生的效果，他全不管，也根本想不到還有對方。

他有時候倚在牆上，有時候靠住桌子，也不管汗直在我臉上朝下滾，自顧端着酒杯講他的。爲平息激動，他拿酒盡量往下灌。我在旁邊看他吃。漸漸他吃多了，講完朱秉午和小朱的糾紛，大家暫時無話，只見他被酒燒的通紅，右手支着額角，合眼倚在那裏。

『你不知道；你總是什麼都不注意。』他停了一會。話又從心裏醒來，忽然坐直身子，『你先別怪。說實在話，我有時候真恨你，看見你我就忌妬。我時常問自己：他怎麼每樣都好？運氣，人品——連走過留下的空氣，好像都不平常……可是我，完全一團糟，沒有一樣不糟！簡直沒有一樣，對不對？先說我母親吧？我母親是瘋子，老打我，玩弄我，把我當小雞小狗看，就不知道我是兒子。我父親是農民，脊梁上搯的全是債，倒

楣老跟着他，我就是他的出氣包。我常常四五天不敢回家，白天燒毛豆，白薯，夜間就在外面過夜。一九二七春天我到城裏，在黨部當勤務，才開始認字。那裏有個馬同志，是女的，在婦協當委員，樣子長的像螃蟹，後來死的非常慘。由她教我，其初每天記十個，後來記十五個，再後來二十個。我記打字，我說『打架』，土豪的土，自然是土麵子的土，有時記成『唾吐沫』的唾。過了個把月，我居然能用木炭在牆上寫『打倒帝國主義』。清黨快開始的時候，人家給我一根鎗，鎗上了刺刀比我還高。我們從湖北往江西撤退，隊伍被人家衝散，只得再往後撤——別人有的害怕，我覺得打也好，撤退也好，只要有兩個人跟我作伴，我想：『我們退到外國！……』

楊春又閉上眼。我想酒正在他腦子裏發生作用，大概如置身雲端，想捉到一段回想，又相當麻煩。

『你覺得馬蘭這人還可愛嗎？』忽然像獲得了新的生命，他坐的平平正正，快樂的光彩在他眼中活躍。

我表示留心聽他的意見，不作別的解答。

「說真話，你不覺得她可愛嗎？」他笑着重複。接着似乎又難爲情，用一種極低的微微發抖的聲調說：「你也許沒注意——這是你的脾氣。現在我告訴你，不過你要保守祕密：我從來沒看見過像她可愛的女人，沒有一個……從來沒有……我簡直是個混蛋，不知怎麼的就愛上她了。」（他解嘲的笑笑，閃閃眼睛。）

楊春喜歡接近馬蘭，我早就知道，並不喫驚。

「那你表示過嗎？」我問，心裏有了醋意。以前却沒有過，因爲我確知他毫無希望，所以也沒有在我心目中佔過位置。

楊春有點混亂，很不好意思的說：

「我還——現在還沒有。」

我們沒有留心客人已經上滿。這時由我作主，算還酒賬，便出了酒舖。外面也不知從幾時起，已經下起雪來。我又倦又餓，在路上——楊春還遠遠的大叫：「快滾你

的小資產階級滾回家去——我感到難言的哀愁，酒舖裏濃厚的菸和酒的氣息，再加上酒的力量，刺戟的我腦子隱隱發疼，我也無心理會，只想回家埋頭大睡。

可是出乎意外，我走進大門，房子裏竟有燈光。馬蘭正坐在我桌子前面，手裏搦個紙團，顯然剛才在寫什麼，聽見我的聲音才揉了的。

大家一時都很爲難，彼此望着，不知道怎麼開口。

『沒有想到是你，』停好半天，我終於掙出一句。

馬蘭動動嘴唇，想說什麼，可又說不出來。隨後把紙團展開，放在桌子上抹平，想了一想，又捏起來。

我向她伸出手：

『這是寫給我的嗎？』

『是的。』她說，又搖頭——『不！』

話又離開我們。大家眼睛光光的望着，彷彿在猜測對方的心思。爲了下大決心，

（我猜想，）她咬住嘴唇，接着放開，接着又咬住。

『我來，』她最後說，『是因爲小孩……』

突然我明白過來。原來馬蘭壞了孕，喬式夫主張打胎，她咬定不肯，兩個人正在嘔氣。這事喬式夫曾向我打聽醫院，無意提起過。我感到立刻要嘔吐，一則是酒在我內部翻騰；二則所有的這種關係；朱秉午，小朱他們的孤女，楊春，喬式夫，馬蘭……種種牽連，早已把我弄的混亂不堪，聽見只有厭惡。而最重要的還是馬蘭自己。她沒想到這會傷害我的感情，忘了『別讓你的愛人發見你的不純潔不完美同你的醜惡部分。』這個愛情上的忌諱。我看她看的極仔細，『她的確可愛！』我在心裏讚嘆，同時又想起這個如此可愛的人，却是不清潔的女人，並且還是我的愛人。她的可愛反而更加教我厭惡。

『這是你們自己的事，你該去和他商量！』我說的大概是這種混賬話，然後便頹然倒在沙發上。

馬蘭初上來很驚駭，像晴天挨了霹靂；接着推開椅子，憤憤的走出去，竟忘記關門，冷風從外面吹進來，我的頭很沈很沈，好像浮在空中，要一直墜到地底下去。

第四章

然而我作的是甚麼事呵？馬蘭縱然至愚，也決不肯爲了教我厭惡，特地跑來看我。而我竟如此無情，作的如此可恥！

『不行！我不答應！』我跳起來，在心裏大喊。『去找她，馬上找她，立刻把關係弄清！』

雪業已變成大片，幾乎掩了街道。我嘴裏發苦，全身病了似的發熱，也不管將發生什麼事，只顧朝前跑。『馬蘭，喬式夫……』我反覆想。一口氣跑到喬家，馬蘭却還沒有回去。莫步獨救了我們，阻止我立刻和喬式夫決裂，使我們的和平關係直保持到最後。

我進去時候莫步獨正和喬式夫辯論。我好久沒有看見這個塾師式的先生，據

該在喬式夫那兒來不幾天，他就離開了K城。這時他正坐在喬式夫的椅子上，背着窗戶，仍是他春天間坐過的那個老位置，却滿臉風塵，比以前瘦，比以前黑。桌子上放着他的瓜皮帽。我既不能馬上退出來，便硬着頭皮走到裏面，在靠牆擺的躺椅上——幾乎專屬於馬蘭的位置，遠遠的離開他們坐下。

『我早就跟你說過，這裏你犯了兩種錯誤，』莫步獨將『犯』字說的特別嚴重，彷彿在會議席上。『首先你把那個學校的路斷絕了，後來的人無法進去，反動勢力因此更加高漲，把學校變成修道院。其次——我的話也許會傷害你，但是你的辯護却恰恰說明，你的行爲近於欺騙。』

喬式夫像熱鍋裏的螞蟻，反覆在房子裏亂走，顯然他所站的地位使他苦惱，要爲自己尋一條出路。接着他停下來，想說什麼，又立刻止住。他比平常灰白，皺緊了眉，憂憤，焦灼，神經在嘴角邊動彈。

『嚴格的說，這只能算是拐騙。』看見喬式夫不搭碴，莫步獨又頂一句，一面爛

炯望着對方。

喬式夫氣到極點，忽然做個手勢，像招架敵人，又像要抓什麼東西，結果抓了個空。

「你當我是流氓嗎？」他大喊，全身戰動。

莫步獨意外的冷靜，稍微遲疑，——聲明絕不會把喬式夫當作流氓，因為他們比他厲害。因此也更傷害了喬式夫。只見他怒冲冲走過去，沈沈倒在對面椅子上，聲嘶力竭，拚命也似狂喊：

「關門主義！關門主義！你們全是關門主義！（他喊着還不住搖動身子，弄的椅子在下面軋軋直響。）爲了替你們製造『後備軍』，我犧牲了自己，犧牲了名譽，地位，你們反而罵我欺騙！縱然我是騙子，我總算還拯救一個人；你們做過甚麼，你們光會說風涼話的革命家！」

喬式夫把「後備軍」喊的特別響，特別尖。自然這必須注意才聽得出來，他的

叫喊沒有抑揚，使每個字都失去原來的聲韻。我從沒有想到過這種可怕情形：以喬式夫學者風度，有時竟也會像瘋子似的粗卑。而頂可怕的，還是他的每一句話都像爲自己的生命呼喊。他們所爭論的我早聽見過，只是還被蒙在鼓裏。突然我有個聯想，覺得這事一定和喬式夫的精神變化相關。再看莫步獨：莫步獨瞅着喬式夫，臉上勉強苦笑。

『你說的也許對，因爲有許多革命家的確只會說風涼話，也許應該叫作過激的風涼話。』他改用說服的聲調。『不過你忘了一件：革命組織並不是慈善機關，革命也從來不拒絕別人的善意援助。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國家，你想曾有過嗎？應該注意的是你的動機——』

『我的動機絕對光明！』喬式夫立刻把莫步獨的話頂回去，沒有想到他的暴亂。他根本不看對方。

莫步獨皺皺眉，隨即拿起一本雜誌，低頭去翻。喬式夫負氣的面向窗櫺，手搗着

額顫。大家不再說話，一陣沈重的靜寂，於是佔領了這個住宅，只聽見水壺在火爐上呻吟，（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火爐，在靠裏邊的牆角上，）從院子裏送來沙沙的雪聲。我希望馬蘭立刻回來，免得在外面受凍，也好使這鬧殭了的局面早點結束，同時爲她的不在場，我又暗中慶幸，因爲我又直覺的感到，爭論好像和她也有關係。

想是暴亂已經過去，喬式夫又慢慢回過頭來。他的可憐神氣，像是說：『你爲甚麼要苦苦的逼我！』全臉被痛苦糟蹋的不成樣子。可是就在這時，他忽然發見了我，先是詫異，後又羞慚，趕快避開眼睛。我相信這是因爲他看不起我，自己又作出醜事，無意間讓我看見。

『步獨，你真不明白我。』隨便從桌子上撈起鋼筆，他訴苦，準備替自己作最後的挽救。

『也許』莫步獨抬起頭。『不過你有點誤會，你忘了我是來瞧看你，站在朋友的立場和你說話，並不代表什麼組織。』

喬式夫瞞着桌面，一面玩弄鋼筆。

「我希望我們能平心靜氣談談，大家拿出誠意。（他暗暗瞟我。）你不知道我多孤獨，我在這裏活着，人家全把我忘了……但是請替我想想，站在我的地位，難道就不准替社會，替人類的將來幸福，盡一點力嗎？」

「誰說的不准？」

「那麼現在讓我再說一遍。」喬式夫攢足力氣。「在某種時候，爲了有利於革命運動，我認爲不妨擇取任何手段，反之，也可以說不擇手段……」

「不然；任何時候都要選擇。它必須利益超過損害，甚至完全沒有損害。」被喬式夫挑起精神，莫步獨於是放下雜誌。

「依你的說法，我們根本就不需要革命？」

「怎見得不要？」

「因爲要革命就得犧牲人。」

『假使犧牲是不可避免，所取的不是盲動主義，我認爲每一滴血，必然有牠應得的代價。』

『你是說一滴血是一朵花？』

『我絕不相信有這樣美。勇於犧牲的人，自然令人尊敬，但死總歸是死。』

喬式夫用鋼筆敲桌子，仰了臉望着上面，像個自我陶醉的音樂家，桌子和鋼筆是他的樂器，答答是他撥弄的絃聲。

『老實說我痛苦極了，步獨。』他將談鋒轉開，聲音淒涼哀傷，教人想到他許要落淚。『你不知道我近來過的日子，我沒有一刻安靜……誰也不肯跟我接近，連一個談天的人都找不到，大家全躲避我。有時候我就這麼想：躲避由他躲避，我連一個也不希罕！』

莫步獨安慰他道：

『這樣你好安心工作，況且也不算孤寂，你還有書。』

「對了，我還有書！」他感動的說。「你想我還能作甚麼呢？我覺得我是在沙漠上，書就是我的安慰……現在我是實事求是了，你想不到，步獨。實事求是——有時候我就想，能教育出一個有用的人，也不算壞。想不到你竟會因為這個，把我罵的狗血噴頭。別人罵我，倒還可以；你來罵我，要多難受，我多難受！」

喬式夫分明失去了控制能力，所以說話囉囉索索，像老祖母，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心裏早已承認自己錯誤，很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對自己發生了懷疑，懷疑並且使他恐懼。爲了內心的和平，或是說爲了使自己相信良心潔白，他又竭力爲自己洗刷，不由的想自欺自騙。莫步獨當然也看出這一層。只是免得大家弄的面紅耳赤起見，他從新拿起雜誌，讓書頁嘩嘩從手指下滑過，並不作別的代表。

「一個女孩子，」喬式夫於是提高聲音，重彈舊調。「她沒有力量反抗，她受到家庭和反動軍閥的壓迫，難道我們能看着她走上絕路，讓她去自殺？你罵我用不當方式——可是她有反抗心，可能成爲戰士，只要我們肯伸一隻手，獲得她的信託，

使她安心走上社會——」

莫步獨終於失去耐心，哀憐的瞅着他問：

「請問你怎麼確知她能成爲戰士？」

「因爲她對於家庭社會全不滿意。」喬式夫回答，像被口試的學生。

莫步獨將雜誌捲起來，敲敲桌子道：

「所有的女人對於她們的地位全不滿意，除了闊太太和小姐，她們全渴望自由，全需要人愛——你自以爲幫助了她，可是你忘了一個鄉下人講的故事。你也許沒聽說過。假使你想知道，我不妨告訴你。」

喬式夫巴達巴達眼，不表示意見。

「據說在上古時候，牛還沒有被馴伏，像虎豹似的在山野跳躍。」莫步獨接着講。「人想收伏牠，可又力不從心。有一天忽然有了妙計，便走過去遠遠招呼道：『老牛，你到我家裏去好嗎？』牛說：『爲什麼到你家裏去？我在這裏活的很好。』只管埋

頭吃草，也不看跟牠說話的是誰。人唾口吐沫，狡滑的說：「你在這裏啃青草，還說不吃苦。在我家裏，你才不知道哪！吃的是白的，睡的是軟的，不怕風吹雨打，一年四季有房子住。」牛聽見說的很好，便到人的家裏。哪知白的原是麥稭，軟的原是土糠。因此到了晚上，牠們臥下去總是嘆氣。」

喬式夫認爲受了愚弄，便生氣的站起來：

「你扯這麼遠，可是你的牛——你的牛有什麼意思和我甚麼關係？」

「這就是說當初人用麥稭騙牛，你現在用愛情；可是你弄來的是人，却不是牛。如果她發見你的愛情是幌子，她決不會太太平平，只向你嘆氣。你以爲你救了她，事實上你也跟人以爲救了牛差不多，頂多安慰安慰自己而已。說到她那方面，即使她本人不會破產，她的希望不至於完全破滅，總也不會因此感謝你吧？」

喬式夫又混亂了，又在屋子裏亂走，抓自己頭髮，汗從額上朝外冒。譬如柙裏獅子，憂憤煎熬他的骨髓，教他大聲咆哮：

「機械論！全部是機械論！你忽略了教育作用。教育作用，你懂不懂？人生來並不是科學家，可是我們能教他成科學家。我們也能教他革命！」

莫步獨說：「我跟你的看法不同；據我看你自己才是機械論者，你把人看成原料。」

「我是機械論者？」他站住，好像準備打架。

「正就是你。你以為教育萬能，可是你忘了，沒有一樣理論、一樣學說、能無中生有。清末以前中國並沒有革命理論，歷史上却有無數回農民暴動，人民並不因為沒有理論不起來反抗。假使人家需要的是別的東西，比方一個孩子要糖，你給他黃連，他就高興了嗎？一個女孩子要愛，你用愛情做幌子讓她革命——你應該知道革命就是去挨凍，喫苦，坐牢，並不是喫合昏酒。」

「先生，你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喬式夫無可奈何，恨的直咬牙。「我問你：你能不能改個說法？你為甚麼老是「愛情愛情」？你能不能不提這兩個無聊字？」

這場架就吵到此地爲止，莫步獨隨即站起來，拿起小帽，戴在光頭上，誰也不對着的低聲說：

『你的良心有一天會控告你！』

喬式夫本來早已教我厭倦，現在證實他們爭辯的確切和馬蘭有關係，我便跟莫步獨走出來。賸下喬式夫一個人，站在房子中間，臉白的像擦過粉，抓亂的頭髮掛在額上，陰沈沈望着我們，驚愕，恐懼，却不作聲。

『你們剛才吵，爲的甚麼？』我們到了街上，我忍不住問。

『沒有什麼，』莫步獨想想說。『他並不愛她。她——她叫馬蘭是不是？』

『他要怎麼辦？還有他們的小孩，他預備怎麼辦？』

莫步獨搖頭。

『現在還不知道，停一時總會明白。』

忽然我省悟過來，喬式夫原來自始就不愛馬蘭，只因爲她年青，他似是而非的

喜歡她不久他便後悔因爲良心不許負義，以致弄的苦不堪言；又希望日後把這關係擺脫，所以讓她打胎。這種解釋教人在厭惡之外更加痛苦，我也不想回家，其初，我只順着小胡同走，後來更上了河岸。雪紛紛漫天落下來，輕輕發出聲音，彷彿向人間譏笑：你們的一切悲喜全沒有意思；現在你們睡了，我們到世界上來，我們十分歡喜。

我也不管到哪裏去，只是沒頭沒腦的朝前。在我四周，屋頂，街道，河岸又清晰又模糊，在朦朧中潔白發光。堤岸上的樹木像春天的梨樹，樹枝上綴滿了雪花。我尋求，因爲我覺得在尋求，帶在我身上的是人間的罪惡和酸苦。現在我走進去的境地，沒有生命，沒有真實的光，也沒有真實的陰影，牠好看，只因爲牠被裝飾的完整清潔。那麼牠包含什麼意義，在我面前，在牠後面，隱藏着等着我的是甚麼呢？

我忽然站住了，在前面小石橋的橋欄上，正伏着一個女人，從模糊的輪廓上，我認出是馬蘭。她沒有戴帽子。我於是走過去，在她背後張開胳膊。

馬蘭在這一瞬間轉過來，直然對着我，雪便悄悄落在她頭上，鬢上和肩上。在雪

片迷亂的環繞中，她的眼睛——兩顆在我看來不單像黑寶石，並且是世上僅存的生命——嚴厲的定在我臉上，使我退縮。彷彿在那裏責罵：

『滾開！』

『馬蘭！』我失聲叫。

她瞅着我，像在衡量我的輕重。然後，把我推開，轉過去走下石橋。她走的極慢，低頭看着腳，懶懶的一步一步在雪上踩下去。

第五章

我決定來年夏天或秋天到日本去。其中的最大原因，我想到馬蘭既然有孕，希望一了百了，和她作個徹底結束。接着喬家也起了變化：首先是喬式夫接受了綏遠那邊的聘約，在春季開學時離開K城，並在綏遠度過暑假；喬式夫走後不久——大約三個月，馬蘭生個小孩，後來聽說又和一個半政治性的社團發生關係。她的參加政治運動，大部分是楊春的功績。據說他每天在她那邊，替她料理家務，並給她帶去許多朋友，七十二行的人物，幾乎無所不備。

然而我的計劃並不會實現。到了秋天，民國二十年，我準備動身，震動了全國的九月十八日來了。隨後我讓人家戴上紅帽子被捕。將近一百年來，我們中國始終維持着這種狀態：一切愛國行爲全被加上罪名，只有貪贓納賄才認爲正當。別人或許

以爲這很有趣，被活活鎖在臭氣薰天的小屋子裏，每天從那個小洞眼送進食物，從另一個高點的放進光亮。那麼且讓我輕輕跳過去，誰也不去驚擾，讓快樂的繼續快樂，讓不快樂的也不痛苦。至於我自己，我個人並不覺得生來比別人殘酷，歌頌同咒詛和我全不適合，我深不願向世人訴苦。

事變的原因與經過留給後來的歷史家處理，現在我能想到的只是當時的情形，全城都在憤慨和焦灼的煎熬中，午夜傾聽着胡同裏『號外號外』的叫賣聲的情形。謠言在各處傳播，居民從長期好夢中醒來，三五成羣，站在街頭議論，到處奔走着探聽消息。每天睜開眼，首先想到報紙：今天有沒有新事件發生？期待同時恐懼。在街上，傳單和旗幟到處飛揚，青年人一組一組在演說，呼喊，示威，要求開戰。東北籍的兵士挺挺立在路旁向示威的人敬禮；居民停下來聽，工人從工廠中逃出來加入隊伍。於是忽然起了波動，事前誰都料到，可是誰都不去留意，雜遝襲來了靴聲，刀劍聲，然後是歌聲，夾雜着喊聲，受傷者的掙扎。巡警到處驅散羣衆，到處和羣衆衝突。

但是一年後范小白把我保出來，從新走到街上，覺得自己成了大變動之後的回鄉客人。爭自由的喊聲還在耳邊，爭自由的人却不在。所有的街道都改變了原樣，或者說恢復了原樣，賣柿子蘋果的照樣拚饒鉞，收舊貨的照樣打小鼓，狗將小便撒在牆腳，樹木將涼蔭投到路上，鴿子在空中嗚嗚飛翔，路上充滿了塵土。在遠處，象徵閒散與平和的白色塔頂，仍高高聳在青天下面。一切都照舊，恢復不了的只是人。

首先使我想起的是喬式夫，也許，我也許應該說是馬蘭。大門口原來的那塊招牌依然釘在原處，只是字跡稍微模糊了點。於是我仗着胆敲門，門原是虛掩着的，並且自動的開了。我帶着一腔熱望走進去。站在上房臺級下面喊：

『喬式夫！老喬！』

一陣難言的寂靜包圍了我，裏面沒有應聲。我回頭希望能看見他們的老媽子，只見廚房門緊緊關着，萎黃的小草從走道磚縫中生出來，庭院裏一片荒涼。原先馬蘭種花的地方，在深深的野草中，簇生的紫茉莉還在開花；在屋脊頂上，一隻鴿子叫

着轉動隨後又飛來一隻此外沒有別的聲音，一陣失望我想他們也許不在這裏住了，在經過各種想不到的變動之後，他們可能搬到別處去了。接着我又想起喬式夫或者不在K城，或者他根本就沒有回來，我試着鼓足了勇氣再喊：

『馬蘭，馬蘭！馬蘭在家嗎？』

『誰？誰在外面喊？』一個暴躁聲音在裏面應着，分明剛被驚醒，這是喬式夫。

我不等招呼便拉開門跑進去。喬式夫正掙扎着從躺椅上坐起來，一面驚訝的張大眼睛，好像不認識我。

『老喬！對不起，對不起。是我。你正在睡覺？』我跑到他前面，緊緊抓住他的手盡量搖。

喬式夫仍舊驚異的瞅着我，任意讓我握着手。顯然他不曾料到有客人，一時說不出話，只失措道：

『哦……是的，是的……』

現在我怎麼說喬式夫？我們分手不到兩年，喬式夫已經老的多了。我只得承認我在監獄的一年中，外邊的變化太大。儘管他無限驚異，他的眼睛却是又昏濁又遲鈍，偶然一瞥，還顯出殘酷；他的頭髮鬍子長遠沒有剃過，像任意長起來的野草，長長的快侵佔了全臉；而他的臉，滿佈細紋，又臟又白，泥土似的毫無光彩。原來他是晝夜不息埋頭在書桌上的——我老記着他是埋頭在書桌上的，現在傾斜的坐着，竟精神頹敗，全身都是睡覺過度的疲倦，歪在那裏，好像不勝其勞。

然而不管這一切，言語彷彿噴泉，直打我嘴裏流出來。（在這時候，我除了熱情沒有別的。凡是過去和我有關係的，連仇人以至絕無生命的東西，我全抱着瘋狂的熱愛。）我混亂極了說：

「我剛出來，老喬是我，你不認識嗎？你幾時打綏遠回來的？你不舒服嗎？幹麼老瞅着我？」

喬式夫大概沒有捉準我的聲音——至少他的神氣如此。因此又將我的話重

複一遍，好像他很奇怪：

『不舒服？怎麼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我說。『不過你的氣色不十分好——也許你昨天沒有睡好覺？』

喬式夫想想，含糊說道：

『是的，是的……我記得睡的時間好像很長。』

『那麼依你的話，應該怪我來的不湊巧。你也許不想見我？』我更進一步問道。

他又重複道：

『不湊巧？爲什麼不湊巧？』

忽然我注意到，他已經不能認真思想，也不會顧及別人，機械的去捉對方的意思，成了他的習慣。看見他又軟弱又愚蠢，快成了八十歲的老太爺，我的熱情突然跌下去，幾乎要哭出來。我沒有辦法，只得像對老頭子似的大聲說：

『我看你的確沒睡好。你如果有病，還是趕快去睡罷！我改天再來看你。』

『我沒有病。睡的也很好，昨天晚上八點鐘上床。』

他毫無意思的向我瞟一眼，隨後低下頭去望脚尖。我以為他沒有話了，誰知他

忽然深深嘆口氣道：

『唉，伯唐！你不知道我多高興。看見你——多高興！』

『我也是的。』

我於是自動搬了椅子，靠近他坐下。

『我也一樣高興，』我再說一遍。『我們長遠不見，你近來作什麼？你的工作怎麼，還順利嗎？』

他皺着眉直對我搖手——

『別提，別提！伯唐，別提工作。永遠別提！』

我大吃一驚。

「你興趣也許變了」

「毫無興趣；談不上興趣。」

「可是你不知道我剛才怎麼想，」我說。「我剛才還以為你翻譯許多名著，完成幾部大書哪？」

「哎！大書，大書！什麼大書？」他嘆口氣說。「以我的才能學問，伯唐不用誇張，我能完成許多大書，作許多別人不敢動的工作。可是你瞧？現在完了。別再提工作！半年來我就過這種日子：人家不來，我也懶得出去，大家清靜。見天沒事，我就是睡！」

現在我才真感到無話可談——和喬式夫除了談工作，還有可說的嗎？又想到喬式夫變成這個樣子，馬蘭不知怎麼過的，她也許變的更厲害，也許不認識我了。我滿懷担着心思，於是轉過臉去找另一個人。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屋子裏亂得可怕，處處給人一種荒廢的感覺。窗紙上現着大塊濕斑，有些地方並且破了，玻璃因為長久不擦，看上又昏又黃，滿是蒼蠅屎。在窗戶底下，喬式夫曾經刻苦工作過的書桌上，

放着面盆，旁邊是幾隻飯碗；靠近窗櫺的地方堆着書，頂上還擺着亂七八糟的東西，可見最近沒有人翻過。地上到處是破紙——從書上拆散的書頁和撕碎的紙片。牆角裏放着雨傘和套鞋兩頭套間的門全開着，可是開着的門，往往比關着的門更使人失望。

我已經無須忌諱，現在所有的相識，在我心目中都是朋友。因此我問喬式夫：

『我怎麼沒看見馬蘭？馬蘭在做甚麼？她出門了嗎？』

喬式夫像突然受了打擊，也說不出是驚駭是恐怖，立刻目瞪口呆，望着我直楞。再仔細看，只見他臉上的肌肉在那裏戰，動了動嘴唇，却沒有聲音。

『馬蘭到哪兒去了？是不是出門了？』

喬式夫仍舊不作聲。我於是轉過去喊：

『馬蘭，馬蘭，你幹麼不出來？』

也不知他哪裏來的邪勁，就像鬼附了身的，喬式夫在旁邊橫橫說道：

『馬蘭，馬蘭！你喊不應她。她出門了，那個賤人！她出門了，永遠出門了，出長門了……你喊哪？怎麼不喊哪？她死了！永遠不回來了！』

他暴亂的望着我，拍着躺椅扶首，到後來成了喧嚷。這時我才注意到他眼裏爆着紅筋。我莫名其妙。

『老喬，你在說甚麼？你是不是開玩笑？』

『我在說甚麼？』他倒下去又爬起來，繼續拍躺椅的扶首。『我是說：她跟楊春逃走了！半年以前，她跟楊春——這才是玩笑！臭婊子跟楊春……沒人要的爛貨！』

瞧着喬式夫沈重的倒下去，我半天還不能相信自己。馬蘭跟楊春逃走了，這是什麼意思？我覺得世界翻過了，忽然失了力氣。

『老喬，請聽我說——請平靜點。』我耐心向他乞求。『你的話教我不敢相信。可是假使是真的，事情的發生和經過，你能告訴我嗎？還有她現在在哪裏，你知道嗎？』

他的瘋狂已經過去，躺在那裏，平靜的望着空中說：

『現在她有福了，有人說她在家裏，有人說——我不知道，現在她該得意了，小娼婦！』

說着他轉過來向我一笑。我弄不清究竟是滿足是恨，簡直像個惡鬼，教人寒戰。
『怎麼？你覺得我罵的不應該嗎？』看見我冷了臉，他接着說。『現在我告訴你，你什麼全不知道。你——你是個大傻瓜！人家說你不顧別人，這話可真不錯。你就不知道她是怎麼個女人。我們中國有個老口訣：「鶴頂血，蜂尾針，兩般不為毒，最毒女人心。」這說的就正是她！打頭一天我就看出——瞧瞧眼睛我就知道她：是個頭號毒貨，爛盡良心的賤人！罵她賤人還算便宜她的，簡直是他媽的魔鬼！魔鬼都不如！』

『老喬，你說這話應該害羞！』我想制止他。

喬式夫並不理我，只管講他自己的。

『說你許不信。過去你們全把她當鄉下孩子看，以為她馴良，純潔，漂亮。當初我也這樣想——那時候她還跟我上課。可是不久，我就知道我錯了。她恰恰是個魔鬼，

你就是耶穌也得死在她手裏頭你想她可惡到什麼程度半年前她要跟混賬東西楊春逃走——你要逃走，滾你媽的，我才希罕破貨——可是她打電報把我騙回來。她說孩子病的要死，我回來，孩子早死了。讓我白跑一趟不說，再一個禮拜他們可賊似的滾了！原來是教我回來看看的，你想到不？真是兩個淫賊！臨逃走，連知道都不敢讓我知道，狗男女！

「喬式夫！我叫起來。」

他只眨眨眼，好像沒聽見，又一直朝下講：

「其實我根本不必回來。孩子病了，死他的得了，當初並不是我要他生的，我希罕哪？最不該的還是我自己，我不該忽然動心。鬼才知道她有多淺薄，卑俗，下賤，高傲！嚇，高傲！她不愛我，這我知道。當時我想：我可憐她。生米既然煮成熟飯，她既然跟我逃出來，當初我救了她，我要成全她，馬馬虎虎算了。可是我又錯了。人家常常講：「有好心，沒好報。」這正就是說的我。我老對自己說：喬式夫，現在你的報應來了。你一片

好心，可是你活該倒楣！自從我們到了這裏，我就別想安靜，她一刻也不讓我清閒。她時常惱恨的瞅着我，她不跟我說話，她有時候賭氣跑出去；有時候整天自己鎖起來；坐在那裏，就橫橫盯我；走起路來，嚇，你瞧那股勁罷！我也不知道哪輩子跟她結下的冤孽，就像她要一眼把我盯死，一脚把我踩死；瞧見她我就冒火，聽見她我就脊梁骨發麻！她恨我，這我知道。可是爲的是甚麼呀？你別瞧她相當漂亮，伯唐，嘻嘻！就跟死豬似的，那才叫沒有味！（他輪起眼，猥褻的向我笑笑。）早在那個小車站上，我們頭一夜睡在客棧裏，她又哭又咬。因此她就恨我。可是大爺出錢養你，憑的甚麼呀？」

我從來沒見過比這更可怕的，氣的我跳起來，直着喉嚨喊：

「喬式夫！你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也在這裏。你記得莫步獨怎麼跟你講嗎？」

喬式夫忽然歛起鋒芒，像回聲似的說：

「他講什麼？」

「他說你的良心有一天會控告你！」

他嚇的合不住嘴。接着搖頭——

「沒的話，沒的話！我不信，錯的不是我……我永遠不後悔；我不是小資產階級。我沒有對不起她。」

「你既然恨她，現在她離開你了，你應該滿意，你的精神應該好起來。可是你現在並沒有好，這大概倒是她對不起吧？」我氣的笑起來。

「我有甚麼辦法？我有甚麼辦法？」他強辯，毫無理由。「她毀了我一輩子；一輩子都教她毀光了！她就像一隻小蟲爬在我心上，咬我的靈魂；每咬一口，還對我巴達巴達眼……」

喬式夫沒有說完。他的臉像死人，說着額顱上出了汗，一顆一顆直朝下滾。於是手放在胸脯上，無力的合上眼，像失了知覺。也不知是有意無意，接着又搖搖頭。我很想再說幾句話，可是看着他沈沈躺在那裏，只覺得眼前一片渺茫，心裏有無限厭倦。

——對於生活的厭倦。

這是我和喬式夫最後一面。不久他離開K城，我以後沒有再見過他，沒有得過他的任何消息，也不會聽說他在什麼地方。他大概當真湮沒在人海裏了。

卷三

喬式夫離開K城，我按他通知的時間，帶工人去收拾傢具。只見馬蘭住的那間房子，滿地塵土，還保持原樣，他大概始終沒進去過。在舊書和廢紙堆中，我偶然發見一個小本子，玫瑰紫色封面，淺藍水紋邊口，上有霉斑，原來是馬蘭的日記。想是她臨行倉促，加上孩子剛死，難免心慌意亂，一時找不到，或根本忘了，所以遺落下來。因為上面多半不系日期，寫時又非逐日分記，就性質說，也許應該稱為雜記。按時間推算，始於民國十九年春天，到二十年春初止，中間相去將及一年，半年後又有附記。茲為看時方便，特分錄如後。

雜記一

剛剛忙亂幾天，打今個起總算安靜下來，開始了所謂生活。喬先生（我替他想不出別的稱呼）現在那邊工作。我轉過頭去看他，心裏便要發慌。他幾乎在任何情形下都能作事。我很慚愧，他給我一本國家與革命，用力看兩頁，怎麼也和我發生不了聯繫。我一個字也記不住。從早晨我就望着窗戶出神，想的似乎很遠；其實根本沒想；也許想了，立即忘了。我只有一個意思：

『這真奇怪！』

究竟什麼奇怪，也說不出。只覺得悶的慌，拘束的慌，又有點頭暈。因此便想起頭一次跟叔父進城。那天夜間下過大雨，路上滿是泥濘。騎在驢背上顛遙走去，田野是水洋洋一片綠色；空氣潮濕，細小的水珠在空中反光；山上的石頭經過雨水沖洗，紫

的，青的，紅的，綠的，在陽光底下，十分鮮艷。

『我們現在到哪裏去？』那時我迷惑，忍不住自問。

我不是害怕，在想像中——我自信也有冒險精神。我們老家近山，實際是在小山的環繞中。我小時候望着遠處巍峨的大山，便幻想它們後面的世界；並希望有一天越過它們，在一個沒有人能想到的地方，自由的過神祕生活，給別人譜個謎。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好玩。

現在我同樣在這裏自問：『我們到哪裏去？』可是並不好玩。因為這新的生活和我幻想的不符。心裏像突然失了點東西。那麼世上有千萬女人，她們怎麼過的？她們的結婚生活是否和當初希望的符合？是否事實上根本如此？沒有人足供我商量。我再看看喬先生，他甚麼都不知道，只在那裏埋頭工作，筆在紙上響。小雀在院子裏吵鬧。誰也不注意我。忽然我覺得煩極可憐極了。

昨天我剛寫完李伯唐來了前幾天他單獨來過喬先生將我介紹給他其實絕無必要，因為在我剛到的一天，我們已經見過了。我不知道怎麼來講這個人。筆在我手裏，却搜索不出文字，又好像不在手裏，只不過空空有五個指頭，着了半天急，還是沒有辦法。好在我是因為無聊，在這裏消遣，既然寫不出來，不妨留到以後再說，暫時先寫點別的。

首先我要說，我討厭一切男人，連李伯唐在內。追究原因，應該歸罪父親。假使他不到城裏作生，至今還在鄉下作小地主，監督着叔父、大哥、二哥和家裏人種莊稼，我自然也就許個莊稼人，不至於叛離家庭，落到這個地步。

我寫到這裏，再也忍不住淚流下來。父親！你想到女兒吃苦嗎？我知道你讓我上城裏唸書，是因為你發了財，想抬高自己的地位，把我嫁給有門第的人家。可是你想到女兒的性子：教往東她偏往西嗎？母親常說女兒心腸硬的像石頭，殊不知這塊石頭也有理性，也要好，也要生活。可是你只相信自己的權利，你也想到女兒的將來，她

要靠自己的力量謀幸福嗎？

父親不會想到我，大概因爲我反抗他，還在那裏生氣。原來自我懂事起，他就拿我當作寶貝，見天有人作媒。那些無賴少爺，有的竟到學校裏來，以致弄的滿城風雨。同學們看見，便扮鬼臉，嚷着『馬蘭的女婿來了』，作爲談話材料，已經教人厭恨的要死。接着却又來個鄭大通。鄭大通原是落職將軍，因爲是本地人，對於地方情形熟悉，被起用爲民軍司令，住在城裏。關於這個人，民間傳播着種種傳說。人家說他有兩位太太，又有人講是十二個，他的司令部裏卻看不見女人，也從不和女人來往，因此人家又說，他過着神祕的齷齪生活。在我看來，他只是個又愚蠢又滑稽的老頭。他或許在街上看見過我，有一天來學校參觀，命他的外孫女（我的同學）陪我到司令部去，硬把我認作乾女兒。想想也教人好笑，一個司令，年紀都快進棺材了，竟還像瘋子。其先他還只學貓叫狗叫，逗我們笑；後來便捉迷藏，逮住我親嘴。我去了幾回，覺得太可怕，便不再去，打發勤務兵來接，我也不理。於是他直接和父親交涉，父親早已在

那裏眼紅，自然高興的了不得，哪裏還會拒絕！這就是我逃出來的原因。

可是我也是白白做了一場好夢！原來男人全是自私的，不把女人當人的。我和喬先生逃出來，以為等我的自由世界，它光明，正大，豐富，誰知道又是個牢籠！他過去對我吹的天花亂墜，誰知道我們剛到那個小車站，住在客棧裏，他便不管我的反抗，央求，作出那種事來，不久以前，我還以為有許多朋友在等我，他們有見識，有熱情，有良心；誰又知道他們全是敵人，那些大朱，小朱，楊春……只把我當猴子看！

我並不為自己傷心，因為我經歷的太多了！我也不為我的夢惋惜，因為它們太好，也理應跌的重，破的快！可是我敢發誓：那不顧及我的人，我也不顧及他；那侮辱別人的，他也必然得到報復。

我說了許多廢話。現在還是回去講李先生罷。他昨天請喬先生和我去玩公園，我並不覺得高興，我不明白為甚麼特別不喜歡他。在他們旁邊，我感覺不自由，覺得自己非常可憐。幸喜走進公園，他們便把我忘了。公園裏客人很少，雖然好天氣，北方

還是相當冷，我在他們旁邊——時常落後兩步，忽然起個念頭，要觀察他們，比較研究他們。這是我的天性。記得孩子時候，我在地裏，總愛研究小蟲小草。後來大了，對人對事，也有同樣的興趣。

在我見過的男人中，他才是漂亮人。他的身子很高，挺直，臉色潔白，紅潤；鬍子剛剃過，看上去一片青；耳朵像花瓣；眉像絲絨，濃密發光；手指光滑，細長；脚和他的身量比起來，又窄又小；他的眼睛，我說不出。後來我們走進一個荒空院，裏面有鞦韆架。我想打鞦韆。他捉住臂肘，扶我上去，向我一瞟，我看見他的眼睛又大，又威嚴，又溫柔，忽然心慌，幾乎沒跌下來。

可是我說的全錯全錯了！沒一樣對。我說不出來。他的美是他個人獨有的，不能分開，不能送人，放在別人身上只有難看。從他走路和說話時的姿勢上，可見他爲人瀟灑，很會辦事。（我說辦事，實在因爲找不到恰當字眼。）喬先生和他站在一起，真是黯然無光，猥瑣極可憐極了。記得我們剛出來時，上小車站等火車，軍隊盤查旅客

行李，他全然失措，一句話都說不出。

然而他決想不到這就是他的錯，就因為他長的漂亮，站到他前面只嫌自己矮，我才加倍恨他呢。他為甚麼老不注意別人？他有什麼地方跟別人不同？他為甚麼不像別人粗鄙？當我剛到的一天，他為甚麼坐在旁邊充乾淨人？他為甚麼那麼高貴，就像他是天上來的？喫花喝露水長的？可是話雖如此，我竟像個孩子，站在他面前我難受，等他走開，又忍不住遠遠的看。

他把扶上鞦韆便坦然走開了，又隨便，又大方，根本沒有想到我還在後面臉紅。我站在鞦韆上看他和喬先生談話，忽然想起個恰當比喻：他像一匹戰馬，無論站着坐着，全身都是堅定，軒昂，高貴。

「你是頂難看的人，」我心裏說：「假使你粗笨點就好了。你的腳太小；你美就是醜！」

後來他請喬先生和我喫飯，我藉口不舒服拒絕了。一個人回到家裏，我照鏡子，

臉直發燒。於是倒下去，把臉緊緊貼在枕頭上盡量的擦。他長的好看教我難受。我發狠——其實我早發過了。他應該知道他是活在地面上，世上不止他一個人，他也不比別人尊貴！

二，二八，一九三〇。

一切最好的全屬於生命。我有力量，我年青，我在向上長。我感覺到我有力量，我年青，我在向上長。現在它們在我心裏多可愛，我多想將它們永遠留下來，留在這個小本子上啊！

我快樂——我不能確切斷定現在我感覺着的是或不是，但是我心裏在唱——快樂，完全快樂！

我怎麼竟像瘋子？忽然有誰催我站起來，要去看姓李的。（這是喬先生教我去

的，前幾天他因爲工作忙，讓李先生陪我去玩，不知道把我當成什麼東西，可是隨他
便罷，他既然讓人家陪我，我就去，免得在家裏氣悶。可是走到門口，我跟自己說我
不去了，可是到底還是去了。彷彿誰在鼓動我，我在家裏渾身的焦躁不安，又無力統
治自己，種種都教我生氣。因此我更討厭姓李的，我沒想他比別人卑賤，在腦子裏搜
尋他應該輕視的理由。從神氣上看，他大概是常常孤芳自賞的，而我却多想看着他
匍匐在地，用腳踐踏他呀！

抱着這種目的，我走去，坐下，一句話不說。我盡可能裝的比他高貴。可是他給我
倒茶時候，問我：『你有事嗎？要不要逛廟會？』我想起我是女人，便全然失敗，所有準
備好的話，全一陣風離開我了。況且我也不願意他從我身上發見缺點，得到壞的印
象，把壞字眼安在我身上。我不能容忍。只好臨時支吾：

『不要；沒有。』

回答的拙笨教我發癩。他恰巧把茶遞過來，我的手碰着他的手指，一時慌張，結

果茶杯落下去摔碎，弄的他滿褲腳鞋子是水。我滿懷羞愧，在心裏爲自己辯解：『我是無意的。』像做了錯事的孩子，等他發作。當他將茶送來，明明的我決心要欺負他，不過一瞬間，當我心裏說：『不！』手觸着他的手指，我發慌，已經晚了。

我希望他發作，只要他有不愉快的表示，就足證明他失敗了。可是這個壞人！隨後他笑着向我埋怨，他好像早知道我打壞主意，一切隨便，倒弄的我不好意思，趕快拿手絹去替他擦。

結果我算自取其辱。我老怕他不高興，老想：

『他會看輕我嗎？』

我回家來，怨氣無處出；全歸罪喬先生。我恨他，因爲他已經騙了我，毀了我，見天晚上還不讓我安靜。

我恨他！我讓他知道我恨他！

在我的生命中，我嚐到了真的痛苦書上從來沒有向我解釋這種事情離開他我想見他，即使讓他看看我也好；可是在他前面，我又心慌，立刻要溜開。即使勉強支持下去，不是覺得穿的衣服不合，便是覺得惹眼，再不然脚手放錯了地位。好像自己作的全不對，只好更正，卻又越改越糟。

我直想哭。

又是一天，同樣的一天！早晨被小雀吵醒，我起來，照鏡子，什麼全好，心裏想唱。可是等我坐下，忽然間又變了，又全不好了！什麼全作不成，空着手沒地方安排。沒有辦法，我只得拿起書——國家與革命。不料我這裏剛翻開，他的眼睛便現出來，在每一頁每一句每一個字間，嚴肅、溫柔、又亮又大，直釘着我。弄的我不能集中注意力，心虛漂漂像個浮在水面上的葫蘆。我發狠要排除他，咬緊牙關硬朝下翻，可是字排列着，沒有生氣，沒有感覺，像個鐵鑄的啞巴。於是我換一本，拿起藝術與社會生活，翻開用

大聲讀：

初期寫實主義者們底，保守的，有部分甚至是反動的，那思想形態，並不會妨礙他們好好地研究圍繞着他們的環境，創作在藝術的意味上很有價值的作品。然而無疑地……

這是什麼意思？在書上我聽不出任何聲音，除了他的聲音，我聽不見別的聲音。我氣的把書拋開，倒下去搗住臉。

「他爲甚麼不來，爲甚麼不來？他來了，我要懲罰他！」我心裏嚷。然而他會想到我嗎？

他到底被懲罰了！今個他回去準睡不好覺。也許就是現在，他正在那裏走來走去，煩悶的想我怎麼會給他難堪。

晚上他來的很早我故意躺在套間裏反正他是來和喬先生聊天跟我沒有關係。我出去時候，他們已經抬起槓來。在旁邊聽了半天，誰也不理我的碴，不由不教人翻胃。（假使他和別人抬槓，我也不會反對；他偏偏和喬先生談的又是什麼『人應變成機器。』）後來喬先生上院子去了，我得到機會，便故意去欺負他，罵他『機器』問他我剛到的一天怎麼不學大朱、小朱，跟我胡鬧。

其實鬧的毫無理由，我只覺得有一種慾望，非捉弄他不能甘心。他也許罵我缺乏理性，無論如何，至少總該有個印象。我總算教他記住世上不止他一個人，除他之外。

但是傷心極了，我認爲我要獲得快樂的，另外還有別人。可是我自己也直可憐！看見他狼狽失措，我本想大笑，不知怎的一陣傷心，竟倒在躺椅上，落起淚來。

『你們剛才談的什麼？』後來他生氣走了，喬先生懷疑的向我問。

我本來不想講什麼，因爲和他——喬先生，什麼都不想！只是他的神氣教人很

不舒服，我也想使他不太快活。

「沒談什麼，」我簡單說。「他很會說話；我覺得他很聰明。」

「聰明，」喬先生慢慢斟酌，眼睛望着上面。「嗯，有點聰明。不過淺薄！」

喬先生以為只有自己的工作重要，平常相當自負，總不樂意聽見稱讚別人。他這種脾氣，我當然早就知道，只因是他的學生，還勉強可以忍受。這時因為他剛發表過人應變成機器的怪論，已經教人不大佩服，居然還目空一切，簡直豈有此理。便不留餘地，露骨的挖苦他道：

「據我看他比別人知道的不見得少，有許多自認淵博的人，也許還不如人家淺薄的呢！」

他不屑和我爭執，狠狠瞪我一眼，憤然走開道：

「哼，他！他每樣全知道點，每樣全半瓶醋。連淺薄都談不上！」

姓李的被人攻擊，按說我理應首先表示贊成，只是喬先生太不公平，又純是

惡意，在背後說他壞話，我反而站在他的一面，對他同情。說老實話，如果罵他的是別人，我或許還能容忍，喬式夫哪一點強過人家，值得他罵人家，看不起人家？

我始終在疑惑我和喬先生的關係，因為太嚴重，我老怕說出來，即使僅僅在這個本子上，僅僅自己一個人知道，我也不敢，甚至不敢去想。我不愛喬先生。當初我跟他出來，是在沒有辦法的情形下；又因為毫無經驗，以為凡肯幫助我的全是好的，應該感謝。不料在那個小車站上，（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小車站，）我的一切尊敬心全打破了。我也知道他不愛我，除了要求那件討厭事，他平常連話都不和我講。他有他的工作！

我想想都會害怕。站在李先生面前，我不由的覺得自己齷齪。像在大風雨中折了翅膀的鳥，弄的滿身污泥，抬不起頭。其實我想站在別人面前也一樣，不過沒機會站罷了。無論看見誰，我都羨慕，覺得他們比我自在。我只想一個人躲起來，誰也不見。

有時候我好像快樂，然而實在太不快樂，太不快樂！我覺得實在不幸，好像給鹽漬着似的，心裏是說不出的痛苦。因此我反覆禱告，也說不出對誰：『讓我平靜，讓我誠心，讓我忘記並不去思想！』

我整上午反鎖在房子裏。各種方法全試驗過，全無影響，全使我生氣。『我幹什麼？』我呆在這裏？』在外面，陽光明亮溫暖，正充足的照街道，人家，樹木。斑鳩遠遠在叫。我聽着。『我是唸催眠咒，』我回答。『我在唸催眠咒！』忽然一個瘋狂思想，我想跑出去，盡量朝外跑，照我孩子時候的幻想，一個人躲起來，在遼遠的沒人想得到的地方。然而我怎麼能跑出去？牠又在哪裏到哪裏去？又如何走法……

雜記二

我閉住氣就能聽見心在跳動，就在下面，安靜，有力。『這是愛嗎？難道這就是嗎？』直到現在，我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我不能思想。我不需要。我感到它無處不在。

我多傻！剛才還騙自己。於是穿上新衣服，一陣高興跑出去，不告訴任何人，只跟自己說：我不是去看他，因為他不會在家；只要在他經常坐的椅子上坐會，看看他留在家裏的書架，單獨在納悶的檯燈，聽聽春天吹過窗櫺的聲音，再後站起來，不留一點痕跡，就像根本沒人來過。我說錯了。給一個使他吃驚的暗示，如果他的心思精細：我還得在桌子上攤開本書，或洒上點碎紙，等他回來嚇他一跳。

人有時候想的就這樣奇怪。可是他正在家裏；我也正要他在，如果看不見他，我真會失望。原來我的設想是爲使自己安心，騙自己玩的。他正在那裏收拾屋子，沒注

意有人進來。忽然我想嚇他，便悄悄走過去，站在背後，便踮起脚尖，越過肩膀看他在作什麼。他原來在端相誰的像片。像片上一個姑娘，即使是照像，美麗的也夠使人氣餒。

以前我沒有想到，我被情感弄昏頭了。瘋狂老在我血液裏奔流。可是這時我也忍不住嫉妬，——我特別不能忍受她笑的姿勢，一種突然產生的惡意，我想把照片奪過來，撕成片片，扔到地上拿腳踩。可是他爲甚麼還開玩笑，不直然說是他妹妹？爲什麼不替我想想？

我前面講的是糊塗話。他怎麼會想得到？他又怎麼會想到，因爲他無意間開的玩笑，我竟差一點哭出來？幸喜我沒有哭。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這樣軟弱，情感怎麼會這樣窄，在我替他整理房子時候，心裏老是疑惑：

他跟她的那匹獅子什麼關係？她真是他妹妹嗎？看見那張照像，我便想起小時

候有一次去隣村看戲大人把我寄在熟人家裏忘了不由的不感到孤獨可憐

可是我到底報復了他。我們打他家裏出來，約好出城爬山，去趁電車。恰好人家出殯，我們只得停在一家古董舖前面。忽然想起上一回的爬山（因為喬式夫臨時推諉，他不去了，）我想罰他，便在他不注意時走開。

『你去，看照像去罷，你有照像！』我走開時心裏說。可是後來過會，又想起來：

『我要種上花，把所有的地面全種上花！』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心裏其實早已開滿花，眼睛能看見的地方也全開滿花了。夜間我做個夢，果然地上開的全是花，我便在花裏走去。可是後來回頭一看，只見凡我經過的地方，花便立刻倒下。我走走看看，正覺得可怕，花不知幾時竟變成鐵練，脚被絆住，蹶然驚醒過來。

然而我才巴不得被驚醒哪！我在枕頭上一睜眼，看見太陽照上窗戶，知道不會下雨，便一個人笑起來。翻身跳下床。我感到自己年青健康，撲鼻的香氣兒。這是生命

的香氣兒，我個人的香氣兒，無緣的人分不去的香氣兒！我滿意我年青健康。於是穿上衣服跑出去，也不管喬式夫，一直跑到院子裏。昨天我順便買了許多花種，各色各樣的，準種在院子裏。我打早晨就動手掘地，吃過早飯繼續掘。

『工作就是幸福！』我老想笑，又老在笑。

打早上起我就等他——等好『戰馬』我確信他一定來。本來昨天剛會過面，大家沒有話講，（當然有一句，不過我現在不願講，也不希望他講。）他沒有來的必要。可是我仍舊巴他來，來看看我多滿意快樂。誰知真倒楣，我聽見腳步聲，忙回頭看時，不料竟是楊春。昨天他在街上看見我。這時我幾乎想說：『你來幹什麼？人家又沒等你！』人家說他是個忙人，據我看可不盡然。我準知道他沒有事，他的理由全是瞎說，目的只在死纏活纏，攪和人家。

『你在這裏掘地？』他進門就問。只怕我不理會，又裝出熱心模樣道：『怎麼種花嗎？種花好。也替我種兩棵。』

『瞧得起你的你配』我堵起嘴給他個不理不睬

『唷，唷。你瞧你？這是幹麼？我又沒得罪你！』他酸溜溜的說。覺得沒趣，便朝上房喊道：『老喬，你的文章寫好了沒啊？』接着又自己咕嚕：『這種人，真是小資產階級的貴族！』於是廢然做個手勢，彷彿說：『這種人簡直沒有辦法！』

楊春也不管人家討厭，竟硬磨了半天。可是伯唐到底來了。當我初看見他時候，一時也說不清是快樂，是感謝，或是幸福，以致把握不了自己，只得趕快避開；及至看見他因爲昨天找不到我，還在那裏生氣，又老實忍不住想笑。咳，傻子！你怎能明白我想的什麼，我對你絲毫不存惡意，就在你生氣的時候，我也只看見善和美呀？

我按約定的時間上他那邊去，在路上還暗暗歡喜，全身全靈魂似乎都在飛動。可是事前毫無徵兆，他妹妹突然死了。他的情形很壞。我進去時他還在沙發上，燈也忘記關，顯然昨天夜裏沒睡。中間只隔一夜，他可幾乎變成了瘋子。我並不害怕，可是

却全然失措，不知怎麼辦好。難道我安慰他就算了嗎？對他說誰也不能起死回生，不管你怎麼哀毀，對她都無意義可言嗎？別人或者可以，我卻不能。世上沒有言語能表達我的意思。我惟一能作（我認爲也是應該作的）是忍耐，謹慎，守着他，努力盡自己的責任，直到他冷靜下來，恢復正常爲止。

我生自己的氣，生『責任』兩個字的氣，生一切的氣。一切都卑俗不堪。

他幾乎總離不開床。日子暗淡，但是正像雲遮住了強烈的陽光，我非但不以爲可慮，反而享到蔭庇。以前我在他旁邊老是激動，畏瑟，心慌，有一種犯罪感覺。現在全消失了，不用擔心出醜，怕我自己了。我縫衣服；我看書——就在窗戶底下，擡頭就看見他——我完全平靜，安樂，滿足。有時候被自己驚醒，覺得非常奇怪，腦子怎麼竟像白紙，完全沒有思想。老暗中祝告他躺下去。

今天站在他書架上前面看見一部小說托爾斯泰的復活。從前我看過文學書，却從來不曾想到，小說原來比理論書更容易和我接近。因為牠沒有教訓氣息，和牠對面，如對朋友，不是理論書的像個牧師。有時候我還跟作者開玩笑，把他書裏人物取出來，將自己放進去，跟他們比擬，將他們研究，覺得和作者及他的人物完全平等。又：我近幾天回家晚，喬式夫嘴裏不說，臉上總教人討厭。剛才打外面回來，他站在院子裏，攔住問我在外面幹甚麼的。我想即使告訴他，他也不會關心。伯唐也許還不讓我去，便只裝沒聽見。世上像他的人才真是理論書，外面裝的道貌岸然，只怪別人不體諒他，他可壓根本不說體諒別人，應該進圖書館！

先前我以為小說上沒有教訓，其實並不全對。就拿復活說罷，幾乎每一段都是作者在那裏說話，爲他的人物悲嘆，有時又大聲激呼，無處不是大悲苦心腸。但是我仍舊獲得理論書上沒有的東西。作者送南赫劉道甫上西伯利亞，自然是故意帶他

去遊地獄，同時也帶着我們讀者。在他的筆下——從歐洲到亞洲——無處不是愚昧，淫樂，強暴，饑餓，欺詐，苦難，凌辱，當我們合起書，一個國家就在眼前，從理論書上，我們看的決不能這樣明白，這樣容易使人領會。南赫劉道甫是個軟弱人，後來被引到耶蘇前面，按照作者的希望皈依了教義——倘若他成爲天使，我將更覺得他卑鄙可厭。恰相反，我喜歡喀瞿莎。記得當我看到南赫劉道甫決心糟蹋她的晚上，他暗暗從窗外看她：她一個人低頭坐在燈下沈思；停了好久，臉上現出笑容，搖了搖頭……直逗的我放下書，看見伯唐恍恍惚惚坐在沙發上，自己也不由的搖頭，並且笑了。

不過我對這作品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作者帶着他的人物越近目的地，也越顯得疲倦無力，聲嘶力竭，我也越覺得乏味。人應該大量，也應該悔過，然而人總是人，不許那樣可憐。

自從我和他吵過以後，（因爲我想激動他，把他從恍惚中拉出來，）伯唐精神

好多了。他開始注意別的事情，不像前幾天頹喪。看了這種情形，我只有快樂，提議搬椅子到院子裏去。在院子裏他像初見晨光的飛鳥，活潑，煥發，說話極多，臉上活動着光彩。

『你現在怎麼樣，伯唐？覺得好過點嗎？』這人平常原是冷淡的，他的突然發生變化教我擔心。

『我很好。你看，非常好！』他笑，一面動頭。『不過有時候我們很古怪。情感是怪東西，我們平常不防備它。譬如別人總以為我冷酷，我自己也這樣想，不料忽然受了打擊。』接着他又說：『現在好了。我實在應該感謝你。只是我不想說——說出來覺得滑稽。女人總比男人可憐，不是可憐嗎？假使可能，你們應該永遠不嫁，永遠不老。我見過許多女孩子，本來又自由，又良善，又純潔，可是從嫁人的頭一天起——你幹麼老是厭我？』

『沒有甚麼，』我慌忙說，不覺紅了臉。

『從這一天就是不幸的開頭，』他繼續講道。『隨後她們老了，失望了，變拙笨了。忘記她們先前的情形，我們看見，也不認識了。』

『我不懂，』我說。

他保持先前的姿勢，深深的直瞅着我，光彩便慢慢從臉上消失。接着他思想，又敲額角，苦悶的低聲說：

『這是怪想。怪想，連我自己也沒有弄懂。』

我想起那隻曾使他大大生氣卻使我不安的獅子，便試探他：

『我很想問你，你還記得你有一天向我發脾氣嗎？』我向他試探。

『向——你——發——脾氣』他詫異的一個字一個字問。

也許含着懲罰的意思，我故意不對他說明，讓他自己去想。

『唉！』他終於醒悟過來，手在椅背上一拍，『就是這回事。是的。我早該講給你。

不過你怎麼想起來在這時候問我？』

『並不怎麼。』我撒謊道。『只是隨便想起來。』

以前我從沒有想過，直到現在才醒悟：一個人生的漂亮，也是一種不幸。我瞅着他，笑着，一瞬間我覺得完全瞭解他。我的心軟下來，淚慢慢湧到眼裏。

想起來對着男人流淚，我不免害羞。以前我從不曾認真思想這個問題，今天它站在前面，特別顯明，好像在向我威脅：他愛我嗎？我將他過去的动作和言語逐一回想，他或許——我猜不準，可是從精神上看，分明他自己也拿不準……

我後悔自己作了傻事：幹什麼我巴望他好起來，精神復元？當他情形壞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個小孩，一切權力全操在我手中，他完全屬於我一個人。我盡心爲他作事，在他不知中從旁邊欣賞他，或爲他的安全擔憂，全教我快樂。因爲這爲他作事，將他歡賞並爲他擔憂的是我。現在他自由了，他不屬於任何人——也許我比別人自

私，想到坐在他旁邊時候的安靜，滿足，幸福，我簡直祝告：但願他生病。

下午他到學校裏去了。將近兩個禮拜，我們每天相守，總不分離。今天是頭一次。我留在家裏，心裏煩悶不安，無聊至極，便一個人上市場去。等我回來，他正在屋子裏。（喬式夫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手裏捧着書，在一頁一頁翻。）他顯然在等我。見我進來，便輕輕（幾乎看不見）笑道：

『正好，你回來了。我來通知你們，我明天要出門旅行。』

因為有喬式夫在場，我不想和他說什麼，只敷衍兩句，便到套間裏來，以後也不出去見他。說不出怎麼回事，我忽然感到空虛，心裏酸溜溜的。彷彿他業已登程出發，我是送客的人，眼看着他把一切溫暖都帶走了。

早晨我醒來時他大概已經在火車上。我想他走進車站，他戴他的黑帽子，在一

切人中數他最高；和他同行的是他的朋友，全身快活的小胖子，手裏拿着手杖，模樣像個小官僚。這個對比真好玩，幾乎教我笑出來。然後我就跟着他們出發，火車駛上田野，樹木從旁邊閃過去，村莊在遠處移動，山漸漸現出，太陽照耀着山坡……然而到了下午，我跟他們下了火車，一切旅客都有過的感覺，前面是一片渺茫空虛。等到我擡起頭，却賸下——屋子裏原來只有我一個人，坐在我原來坐着的地方，在自己房子裏……

一個和我同起坐臥的影象：我始終在他旁邊，明靜的天空，在空中移動的雲，起伏不絕的山，到山上路，全清晰的在我眼中，又全混着家鄉色彩。因此我生氣：爲什麼？我在他旁邊，可是爲什麼看不見他？他在山頂極目眺望時，可像許多遊客似的叫喊嗎？他曾因爲玩的滿意，疲倦的坐在石頭上，脫去帽子，用手絹揩額上的汗嗎？並且他也想到老遠有人在想知道他嗎？

倘若可能，唉！我多想跑出去——一直到車站去呵！

『到車站去！到車站去！』我的心向我呼喊，在內部對我反抗，不停的重複着這幾個字，直到失去意義，像被水浸濕的圖畫，湮沒在一片灰色中爲止。

我寫不成；筆在手中不聽我寫；我原想坐下來消磨時間，結果徒然惹惱我自己，各種各樣的字眼在腦子裏亂竄，我無力把牠們排列起來。

從來沒有嚐過的孤單。

『他不回來了，不回來了！』

我明知道這不會，可是我還是忍不住怨氣。也不知哪兒的怨氣。

因此我更加恨喬式夫。喬式夫知道什麼？他簡直是木頭。只有我們兩人，我見他就翻胃。有時候我竟想：我們是前世註定的冤仇，不可解也不能解，非大家磨死不可。

我自然不信命，可是又不能不想。

這種思想教我害怕，我甚至覺得楊春來了也是好的，甚至希望他來。

無論對誰都不滿意，尤其是我自己，脚和手全無處安排。於是看小說。楊春前天送來幾本書——這個人真可笑，把書放下，不等我說話就跑掉了——其中有兩册叫煤油，一册茵夢湖，一册第四十一，一册韋護。我打開，一册一册翻過去，時間卻又被看窗戶看過去。

我時時去看窗戶。上面甚麼都沒有，可又不知怎麼，還是忍不住要張。

伯唐幾乎把我嚇壞了。他突然站在前面——事先我全想不到——血突然沖到我臉上。我心裏發慌，只得趕快逃開。我想他，可是正因為想他，反而怕看見他。

『我要找個嚴密地方，他永遠找不到想不到的地方！』我想，或是說覺得。

一陣風跑出去，我簡直沒有想到腳踩的是地。也不知什麼力量把我送的很高，使我不自覺的舉起頭，顯出驕傲。跑進公園，（這是我知道的惟一可以留連的地方。）直惹的人家奇怪……不過必須說明：我可對誰都不曾驕傲，原來我根本沒想到啊！

我坐在石頭上，假山坡上，自以為處的地位十分安穩；可是這個傻子，他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他怎麼知道我藏的地方？當他從我背後走來，（我遠遠就聽見他的腳步聲，）在背後站住，又在旁邊坐下，我的存在也跟着逐步消失。因為世上既沒有神，那在我之外，最後贖下的無所不在的是甚麼，我說不出。可是當我告訴他：我要走了，隨便什麼地方去了，他還不知道我愛他呢！他還對我講了許多傻話，還不知道他拉我坐在旁邊，直到現在想想，我這隻胳膊還發麻呢！

現在我坐在燈下。我向燈說：『他明白嗎？』

接到他的字條，本待回答，用人說送信的已經走了。我不想動彈。因為太興奮，作

天從公園回來人就發熱柔弱無力昨天在他旁邊我簡直忘記了時間有時候覺得它停止了，忽然又覺得它太迅速：身子也失了力量，彷彿輕輕被動一下，就會倒將下去。

我知道他愛我，他的每個動作每句話——慌張、熱烈、拙笨，都在那裏表示。可是，傻男人！你自己怎麼不來？假使我的愛不誠懇，換成另一個裝腔作勢的人，她會生氣，你知道嗎？

好的菓子不應該一次吃完，壞人，我們應該知道滿足！

甜蜜的賴在床上，我隔會從枕頭底下拿出他的字條看看，（其實早已看了無數回，）上面仍舊寫着：『請即來。』這三個字無處不在：窗戶上寫的是，頂棚上寫的也是；小雀叫的是，布谷鳥叫的也是。——對我包含無限意義，教人愛，又教人怕。想起關係我的一生，我只希望什麼都不發生，讓我暫時安靜，享受剛獲得的幸福。好菓子

不該一口吃完。唉，我多希望一切都平靜啊！

最後我還是得起來。穿上新做的衣裳，我走兩步就不自在，太招眼了；前幾天穿過的覺得膩；老式樣的又怪。因此翻箱子，照鏡子，穿上脫，脫了穿，一個上午就這樣混過去了。

我還是不想去呀！好幾次我走到屋門口又退回來。我要罵他壞鬼，他故意折磨我，也不想人家難不難堪。

我到底還是去了。爲維持尊嚴，還特意挑一件頂舊的藍布大褂，然而仍舊招來了侮辱。我沒有瞞過他，沒有向他說過半句謊。他是有頭腦有進步思想的人，我父親作小生意和我什麼關係？縱然我自己作小生意，又和我的人格什麼關係？況且我不是明明告訴他父親作小生意嗎？難道他——一個絕頂聰明人，（至少我希望他是聰明人，）竟會相信誰的謠言嗎？那麼究竟爲什麼呢？自尊心不許我問，他也沒有解

釋。他只說，『現在完了，你走罷。』想想我多可憐！就像我是個呼則來攆則去可以隨便便的東西。

我除了自己不怪別人，因為我太不自量，忘記自己是鄉下人，對城裏紳士們空抱癡心妄想。我的被輕視既是自取其辱，我也憑鄉下人的驕傲發誓：以後永遠不見他了。永遠，永遠不見了。

雜記三

我今天頭一次出城，我自己不認識路，也不想問。其實也無從問，因為我是忽然想起城外，便到城外了，根本不知道往哪裏去。其初我順關外的大道走，後來岔出去，走上小路。周圍有樹林，有墳墓，有散居的人家，遠處有黃土耀耀的小丘，偶然從樹林後面現出寺觀。漫無目的向前，有時走上土坡，有時降下去；也記不清所經過的地方，前後共走多遠。後來累了，便在一座土丘前面，誰家墳墓的祭台上坐下。墓前墓後栽着白楊，樹蔭籠罩了塋地；黃鶯在上面叫；斑鳩在遠點的樹林裏叫；螞蟻在地上行走……爲騙自己，我裝的什麼事也沒有，轉過頭去去看墓碑。

趙氏在室女青梅之墓

在這些丘陵與墳塋之間，除了自然自己的聲音沒有別的聲音他彷彿在訴說他這裏萬古長寂，從無變動，將來也不會有——世上的騷擾達不到這裏來，他永遠睡着，永不關心。只見一匹金甲蟲在墓碑上爬，此外再沒有別的了。如果不是害怕，我多應想倒下去——就在這裏，在這個沒有出嫁沒有經過折磨就死了的女子墳墓前面睡一覺啊！

我回到家裏，在路上——疲倦，傷心。喬式夫正坐在他的桌子前面，用力吸菸，樣子像下了決心，發恨要從菸裏吸出點東西。

喬式夫平常並不吸菸。我倒在躺椅上，他拿菸的手輕輕發抖，左一口右一口的吸，只裝不看見，神氣非常難看。他分明在抑制自己。隨後他站起來，走出椅子，躊躇一會，又不作聲回去坐下。

看見這種情形，我忽然忍耐不住，要爆發起來。好幾天來，我就看出他有話講，假使是男子漢，他應該爽性講出來，我在——尤其是今天，我在候他。他幹什麼回去怎

麼反而縮頭縮腦？

『望別人援助的人是有罪的，他得到的必是懲罰。』今天我忽然想起這句話，因為我自己是現成例子。

我正是被懲罰並且應該被懲罰的人。過去的經歷全部擺在前面，不能再明白了。原先我為逃避鄭大通，便輕信喬式夫的花言巧語，以至誤入陷阱。進入陷阱還不知道什麼是愛，以為雖然平淡無謂，令人厭倦，世上夫婦也不過如此。及至後來知道了嘗到了它，譬如忽然從沉睡中醒來，便懵懵糊糊，又把信賴交給那個人。以為一切全會自然解決，却始終忘了自己。

唉，愚昧！爲了你，人家付過多少代價？

我承認我待喬式夫不大公平，然而換個地位，我相信一切人都要不公平。因為

那個人的緣故，我對他格外驕傲；也因為那個人的緣故，我對他格外厭恨。爲了抵抗他的獸慾，保護我自己，我對他表示厭恨。不和他吵，也不和他和解；只在小地方刺激他，甚至欺負他，打消他的非分之想。譬如他在那裏煩悶，我便在這邊唱歌；他在那邊高興，我在這邊摔打東西。一天到頭除了鬧別扭給他看，連話都不說，即使吵上來，也只給白眼。弄的彼此住在一個屋頂下，同在一張桌上喫飯，却又毫無關係。他當然痛苦。可是毀了我的，是他，他應該痛苦，我要他痛苦。因此直到現在——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良心，良心是否肯責備他——他看我就像塊病。

可是萬料不到，現在我這邊情形變了！自從和那個人絕交後，我怕見他，只要他注意瞅我，我就像被發見了祕密，忍不住低頭。然而我可沒有饒恕他。事實相反，覺得他更可憎。

他的工作很不順利。我每次打旁邊走過，看見他老坐着出神，冷冰冰的，一個字也沒有寫，心裏便笑：『工作就是幸福！』快樂半天。我真希望他明白我的看法：盡管

窮年累月，他頂多翻幾本天書。

可是我這『快樂』又多可怕！

以前我總以為喬式夫讀書多，瞭解的多，是聰明人，不料大錯特錯。他早已被書蒙蔽起來，好比睜眼睛子，既看不見別人也看不見自己。人家看他却看的清楚，只見他每個細胞都是頑固，高傲，愚蠢，自私。可是你說他愚蠢嗎？他才狡滑的很呢！你說他頑固嗎？他才天真的很呢！

他終於現出了原形。原來他久矣準備對我講的話，竟是問我想不想家，是否想和家裏恢復關係！我要想家，還得他幫忙哪！他把別人當成傻瓜，却忘了去照鏡子。我直然告訴他：假使他讓我走，儘可以講，別含糊糊糊。看了他狼狽不堪，紅着臉直結巴，那才好玩！虧他說得出口，什麼為體貼我了！為愛我了！我只啐他口吐沫。才去信他！

我所以詳細的記下來，只爲十年二十年後，看看世上還有沒有這種醜態我並不難過；我只覺得冷，只覺得憎惡。他的出此下策，自然是我促成的。我本無留戀——即使死無葬身之地，也決不會後悔——只是他要攆我走，倒要試試看……

我血管裏有多少怨毒……

經過多次考慮，我決心去見伯唐。我去並非爲怕被喬式夫驅逐，無處可去，而是我真的愛他。我也想到誓言，但是是一個人爲了愛，什麼都可以犧牲，遲疑，等待，馬虎，全不合我的脾氣。事前全準備好，將見他的理由，相見時的情景，瑣碎言詞，以至每個動作，都在想像中擬定。然後鼓勵自己，勇敢去做，莫學普通女人忸怩作態。可是走到他的門前，我還是不由己的過去，再從另一條路回來。如此走來走去，直到老媽子叫住我。她正上雜貨舖，問我怎麼不回家。我一時答不上來，便支吾說：

『我到那邊去一趟……飯好了嗎？』我又說：『飯好了不用等我。到時候你開

上去得了。」

就在這時，我想起並尋回了自己，那個誠樸的自己。我多卑賤，像壞女人似的游蕩街頭，還向人撒謊，竟毫不知羞恥！同時又想起來：我的確是壞女人，連喬式夫都不肯要，還能找他把殘破的身體和痛苦的心交給他，去連累他嗎？因此我以後又想到死。這當然是小孩無聊，想來嚇唬自己玩的。我爲甚麼又爲了誰去死呢？我年輕，健康，有力，以現在的慾望，能活到世界毀滅。喬式夫既然毀壞了我，那麼罪孽也理應由他來負！

這真是萬萬想不到的醜事。我正躺在床上，喬式夫一個人在外邊，『人類——生活的奴隸』朱秉午來了。遠遠我聽見他沉重的皮鞋聲。

『哈羅，老喬！』他喊，脚步極響的踏進屋子。

喬式夫對這個人格外歡迎。

「哈羅，」他高高興興招呼。「怎麼着，你來請吃喜酒嗎？」

「哪裏來的喜酒？」朱秉午假裝糊塗。

「哪裏來的！」喬式夫不依。「你自己明白，秉午兄不要含糊。含糊不來！」

朱秉午似乎難爲情，似乎又喜歡這個題目。只聽見他笑道：

「胡說，胡說！又是誰造的謠。根本沒那回事！」

「這可不是謠言；千真萬確，路透社的消息。（喬式夫大概拍他的肩膀。）要不然

你也不會急成這個樣子，你照照鏡子滿面紅光！——你說沒有也算——

反正喜酒是吃定你的了！」

「得了！別照了！」朱秉午走開一步。「你的那個「她」出去了？」

「出去了。怎麼樣？」

喬式夫撒了謊，接着大約又向朱秉午做手勢，至此忽然的聲音放低。想來又是講關於女人的事情，兩人一齊大笑起來。使我想起一個傳說：在一座孤廟中，兩個強

盜談論他們劫掠來的贓物。我不禁全身發抖。

七月十八日：喬式夫混帳極了！他外表裝的像學者，文質彬彬，實際上不但是老狐狸，簡直比魔鬼還齷齪可怕。昨天晚上我忘記鎖門，趁我睡的熟，他竟跑進我房子裏來……我起床時候，老媽子說他早出門了。他大概滿懷得意，去和那個朱秉午『研究』和那個朱秉午去笑去了！

萬不會想到，我因為愛伯唐的關係，情操竟在不知間提高。凡我受的侮辱，我總以為被侮辱的是他。我的身子應該為他所有。因此現在便不敢想他，想想就教人氣餒……

昨天因為找不到喬式夫，我摔了所有的東西：茶杯，茶壺和燈。卑鄙的人！他作的事情——世間一切言語文字，全不能表達我的憎恨；我在這裏寫下來，便侮辱這個本子！就是現在，我想起來，手還要震動。

沒有人能解開我們的仇恨。我已經看的清清楚楚；假使這房子是地獄，我們就是地獄裏的兩個怨鬼；假使我命定的吃苦，我也要在報復他後再死。願千年萬世的咒詛歸他一人！

可是我這是所爲何來呀？我既年青又能吃苦，幹什麼磨自己，把生命葬送在仇恨裏！我在仇恨之外，還要求生活。每天，每天，我茫然呆着，一個聲音老反復在心裏講：『走了，走了，我要走了。』這走字含着特殊意思，空闊，灑脫，微帶淒涼。彷彿我棄甲曳兵，打了個空前敗仗。

喬式夫已經明白表示想分開住，承認看見我就頭痛。我也真的想走。縱然算打了敗仗，也比在仇恨中淹死好；縱然我命中註定要做娼妓，奴隸，賤人，附屬品，在前面等我的的是火坑，我要被立刻燒死——縱然燒死，也不會比我現在所過的日子可怕。

喬式夫近來總不在家。他到底被打敗了，看見我就頭痛。我在走廊底下，看見伯唐冒然走來，心立刻停止跳躍，呼吸閉塞，幸喜還沒有喊。以前是我弄的錯誤。這個傻子原來也不是瞧不起我，聽他講半天套話，萬萬想不到他逃避我——腐敗人倒爲的是喬式夫！

『別爲他，用不着爲他！』我想大聲叫。可是我縱然想大聲叫，他那邊還呆頭呆腦，什麼求我原諒，將來作朋友作兄妹呢！

讓好人去原諒他罷，我是生成的苦命。他竟不知道我愛他多深，爲了愛他，又受多少活罪……想想我就有恨。雖然我不能恨他，可到底還是說不完的恨哪！

聽見醫生宣告我懷孕，我一上來像個罪犯，站着直楞，不明白他的意思；隨後清醒過來，又像無辜定讞的死囚，只覺得脚下一滑，從原來站着的地方跌下去。於是最後的光亮滅了，耐心有如放在火上的蠟燭，在我的注視下化了，我絕望，暴躁，憤懣，要

起來反抗。

我相信世間有許多狂人是如此造成的他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被毀滅耐心一次又一次受打擊，直到受盡種種不平，對於生活失去信仰，變成塞滿虛無思想的暴人，找不到明白具體的對象，仇恨便驅使他們破壞一切。爲喬式夫的緣故，我失去愛人以至獨立身分：他却在騙了我，厭棄了我之後，又給我個罪孽，自己却落得乾乾淨淨，去冷眼旁觀。那麼至理在哪裏？善在哪裏？我不能正確說出我的思想情感，願接近我的同受咒詛！

寬恕與自我犧牲全是美德，它們却逃避開我，一如逃避毒物。喬式夫討厭我。他教我打胎，個中意思，自然是想卸責任，然後再想法擺脫我這個累贅。可惜他沒有勇氣說明。也許正因爲如此，我覺得他太卑鄙了。難道我在讓他滿足之後，還得爲他作稱心事，白白送便宜給他佔嗎？算盤別打的太如意！我偏不打胎。縱然我明知毀壞的

是自己，也決不輕放他喬式夫，白白送他便宜佔。罪惡是他造成的，罪惡的果實也應該由他喫完，至少我要親眼看他陪着我喫！

然而我到底還是不想吃呀！斃了幾天，我還是去找伯唐。（我們自從那一次見面，中間隔了好久，我想他也許會省悟過來。）我因為實在太愛他，不能說別的話。只要他肯給我半個字，我便願意打下孩子，饒恕喬式夫，甚至去死。縱然他不愛我，至少總還有兩句溫存話，誰知他這樣殘酷，竟把我趕出來。我並不怪他……我寧可回來吃毒藥！寧可作我的潑婦！潑婦兩個字戴在我頭上，我只覺得光榮。

就在這時候——無處不是仇恨，無處不是痛苦，楊春來了。他料不到我會歡迎他。現在我才明白，在相識的人中，只有他可以和我作朋友。我不尊敬他，在他面前覺得安適自由；他對我也老老實實，不敢放肆。只有一點我不喜歡，這人大概被愛情灌醉了，老是胆怯拘束，却又沾膩膩的。

他當然不知道。開頭先從外面伸進頭來瞧瞧，像作了壞事的貓，悄悄試着走進來。然後摘下帽子，望望喬式夫的桌子和裏面房子。

「老喬不在家？只有你一個人？」他胆怯的怕驚動誰似的問，在我對面坐下。他的古怪模樣教人想笑，和他平時的粗心村野全然不像。不過我近日的遭際，教人心冷，我只冷淡的待他，沒有笑也不想笑。這也許更使他安心。

「我終於找到個機會，」他開始說。說時羞慚的垂下頭，停了一會，再抬起來。「我來求你原諒。先前我作了一件壞事，也許你至今——永遠不會忘吧？」

我等他講下去。

「說實話，一個人作了壞事，就沒有請求原諒的資格，也沒有必要。因為要悔過，他應該單獨向自己悔，否則便減少了真誠。（他說完這句話，自己先不好意思的笑。）不過我來的目的，是要向你表白：千萬別根據外貌看人。一個人可能生來歪頭，心可不一定歪；一個人可能生來眼瞎，心也不一定瞎。譬如我——你現在對我怎麼

看法，我不知道，別人總以為我又壞又渾；可是你慢慢自然明白，胡鬧並不是我的本性。」

他提出來的還是將近一年前的舊話，那時我剛到K城，他和大朱、小朱曾侮辱過我。我明白他的用意，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道歉無非是一種藉口，心裏便不高興。因此截住他問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

楊春本來背書似的在那裏講，現在被打斷，一時接不上碴。只見他心慌意亂說：

「什麼意思？……我剛才說過，先前我做了一件事，很對不起你，看來你許還沒有忘？」

「我的確沒有忘，不過這沒有關係，現在忘不忘全是一樣了。」

「那麼說，你到底是原諒還是不原諒呢？」

「這要問你自己；你剛才怎麼講的？」

「我剛才說，一個人做了壞事，沒有再請求原諒的必要。不過話是這麼講，我總不可能。我老想聽聽你的意思，沒有你的話，我心裏老不安靜。」

我慷慨的斷然答道：

「現在你可以安靜了，我答應你了！」

「你說話當真？你真答應，以後不懷恨？」

他興奮的漲紅了臉，跳起來，又無可奈何的坐下去。

「我應該感激你，」他接着說，眼睛逃避的閃了閃。「好多天來，我老氣我自己；我喜歡胡鬧——不對，不是胡鬧，有時候我喜歡熱鬧。其實連這也是表面的，我的實際壞，生活壞，活在這個時候，誰都得拿忘記調濟精神。那怕是暫時的也好，精神總算有會休息，要善忘才能往下看，才有勇氣朝下活。我說這話對不對？」

慢慢他忘了先前的事。他的心靈已被洗刷乾淨，精神充足，話越來越多，顯然他是陶醉在自己的熱情裏，一併也忘了自己。這個渾人！想不到倒很聰明。他後來說早

已看出我和喬式夫並不美滿，問我想不想離開K城，作點有意義的工作——我一直對他是個旁觀者，所以也不害怕，只是覺得好玩，同時有點不舒服。——最後，他去控制力，跑了野馬，聲調微顫，紅着臉說道：

「你決不會想到這裏，馬蘭，有人在暗中喜歡你？——一個不足道的人，跟你比簡直不像話，他有的是滿腔愚誠。你大概連想也不會想到。」

「這個問題不該你談，」我拿出老姐姐的態度責備他，並向他暗示。「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跟你全不相干。你的事是好好的去做你的工作，用指頭塞住耳朵，不管他外面颳風，下雨，打雷，或死或活，全不用你來操心！況且你怎麼知道我和喬式夫不美滿？你打哪裏聽說的？」

我的戲做的十分成功，他果然慚愧的無話可說，坐了會便知趣的走開。我知道我不會愛他。然而當他走後，不是爲自己，不是爲他，也不是爲別的誰——我說不出，也許是爲命運，想起「愛」真傷心極了。咳！天下事還有比戀愛更無情、更酸苦、更容

易老人的沒有？

誰也不知我懷着多少惡毒，我爲向喬式夫復仇，甘心賭上生命。直到現在我才明白，最狠毒的報復方法不是殺人。而我們的仇恨也不是殺人能了。它根本不屬於這一種。他如果真有胆量，大丈夫作事，敢爲敢當，乾脆說他根本不喜歡我，他先前作的是極卑鄙極懦弱的事情，現在希望和我分開，我會報之一笑，決不惋惜。怎奈他沒有勇氣，至今還在那裏想方法，讓人家和他自己相信他的謊話。我爲什麼要可憐他？第一個敢殺死我的人能教我感謝，對於喬式夫的苟且畏縮，我只有厭惡輕視。

我對他的輕視在日日增加。我們彼此間的仇恨也日日增加。現在我們住在一處，才真像地獄中僅有的兩個怨鬼，各自守着自己的門戶，以敵意互相毒害；並且有一天，大家被仇恨淹死。把生命和青春銷耗在悲慘與絕望中，當然是愚蠢行爲。喬式夫也許希望我自動退讓，讓他希望好了；至於我這邊，——蜜蜂毀滅自己未必是爲

需要，不一定爲利益打算，我也寧願同歸於盡！

願上天寬恕馬蘭惡毒！被仇恨塞住，我快透不了氣了。試想這多可怕，喬式夫的痛苦，竟成了我的快樂；只因爲反對喬式夫，和他站在對立地位，我居然連損害自己的事也作得出來……

附記

我自以為有充分進步。假使這進步是真的，那是因為我吃苦太多，應該歸功經驗。足足半年不在這個本子上寫字，看了簡直生疏，有些地方教人害臊。但是我終不忍撕毀，原來我是寫給自己看的，自頭至尾在跟自己說話。那我何不保存下來？留下作個朋友，豈不很好？現在我能站在旁觀地位看我自己，我看我自己——或是說先前的馬蘭——像看另一個人：她曾在絕望與仇恨中生活，作過於人無益於己有損的傻事，又像被蝕的月亮，終於從黑暗裏出來。這種種全擺在目前，連她憤怒時怒目橫眉，惱恨時尋是找非，悲傷時自艾自怨，無不清楚。我並不為她身受的痛苦感動。我看她正像看淘氣的小妹妹，覺得可愛而又可笑。此外，我確切感到我的脚是站在地上。在我的感覺上，先前圍繞着的

霧散了，各種形體全現出輪廓——我能瞭然看見全城，我自己和其他的人。

有一件事我辱沒了自己，也因而得到教訓。伯唐是個自私的人——我不是指一般而言，通常誰也不能懷疑他慷慨大方，他有本事將一切別人做不來的做好，也能爲別人犧牲自己；但是在愛情上，他是自私者，對別人的要求從不關心。至於我個人，以後也不希望再戀愛了，想起曾愛伯唐，也曾被他愛過，已經很滿足了。

喬式夫早已走開。打敗他並沒有給我帶來快感，我對他的仇恨，也因爲他走開消滅。現在我們還維持若有若無的關係，這只是他個人的意思，他要補償過去的過失；就我這邊講，那條中間的線，其實早斷了。

我爲避免引起痛苦，平常難得回想過去。現在我做了母親，人家說『爲了孩子，』大約也正因爲爲了孩子，（雖然二者在意義上相去甚遠，）對誰都沒有仇恨。也許因爲有喬式夫夾在裏面，我在孩子身上，感不到深愛。我所以喜歡

他，只因他是我生的，逗着玩有趣；一面也是爲天性上的要求，盡我應盡的責任。

我始終討厭楊春，以爲不值一提。其實大錯特錯，這人和伯唐不同，在我認識的人中，要算比較可親的了。他的缺乏涵養，正是他的可愛地方。因爲他不能文飾自己，向別人炫耀，自然也無力教人家迷亂。（我說這話，並不是認爲伯唐虛僞。即使現在，我將楊春和他牽連起來，感情上也還容納不下。）在我看來，伯唐永遠是個英雄，本性上無所謂善惡。我當然不能否認他的俠義仁慈，但私下總以爲，他的誠實有一部分是努力得來的；而他的不能和罪惡相容，又多半是受正義心的驅使，動機遠不在愛。因此他儘管處處比別人幸運，結果却事事失敗。

楊春恰恰相反。他本性是善的，能作好事，却也能作壞事。一生以平凡人始，也將以平凡人終。他所以不腐爛，不被人家同化，只是因爲天性上要求更好的

生活。這也就是他可愛的地方。也許應該說他是多血質的，他有的是愚誠，既不會取悅人，也不會誑騙人，最使人想不到的是他——至少在男女私情方面——又拙笨又規矩。我永遠不會愛他，雖然我明知道討厭這個人不公平，雖然他信實可靠，我也只能把他當兄弟看待。因為他沒有勝過我的地方，我對他毫無敬意。

現在關心我時常來看我的只有這個人了，原來一直在關心我的也是他，我的事幾乎全由他安排，由他一人代辦。自從被我教訓以後，他便處處小心，只竭力表示忠實，勤懇。有時候我覺得他十分可憐，想向他說明：『你還是趁早斷了念好，別作這種毫無希望的傻事。』碰巧我也對他暗示。

我現在正等待客人，全是楊春介紹給我的朋友。（也許說不上這兩個字）原來我們組織了個社會科學研究會，討論理論和時局，一面也擔任反帝救亡工作，今天在這裏開會。我近來已經復元，精神很好，整天都在明淨快活狀態中。

心裏要求作事，因此我將這個偶然想起的問題記下來。一個人所怕的是不知，貪得無厭。譬如遠在下雪那天晚上，伯唐因一時激動，向我要求。他也許是本了俠義心。但我當時如果動搖，懷疑自己，跟自己說這正是先前我期待的，豈不糟糕透頂。當時我拒絕他，只是出於氣憤，並非往遠處着想。我不會想到自己和他不適合，將來很難使他滿意——他縱然勉強把我接受下來，終有一天也會失望。他的失望也就是我的失望，最後只有大家委曲。幸喜我有那次氣憤；否則連好的回憶也不會留下，哪裏還有今天？

至今我才明白這句話的真意：一個人不該向別人要求，更不該靠別人生活……否則他必然有罪，要受懲罰……

卷
一

卷四

空白页

第一章

現在我住在學校裏了。鳥獸經過襲劫，要重建巢穴，我卻失了重建巢穴的力量。在我周圍，舊人星散，空氣遠非昔日可比。據說小朱早已回轉家鄉，帶着朱秉午轉讓給他的孤兒院的毛丫頭，在那邊謀得個教員位置，最近還做了視學。他自然一仍舊貫，利用自己的特殊智慧，才能和方法，維持常在攘奪中的飯碗，雖然搖搖，足供不墮。朱秉午半年前上美國留洋，動機自然和大多數留學生相同，無非將來歸國，拿外國嚇中國人，只不知是否還談『人類——生活的奴隸。』據最近接他來信的人說，他非常讚美美國的建築交通，連嚼口香糖也認為有趣；還寫了論文，寄回來預備在國內發表。足見他很進步，大有做洋奴的希望。至於其餘的人，沒人知道他們的行踪下落，我也根本無心打聽。有一件事大概是所有坐過牢的人不會忘的，剛剛從裏頭出

來，感覺上好比橫渡過大洋，登陸後覺得全不對碴，首先教人注意的是時間，一看表並不錯，仍舊照規定的速度走，誰知失去了空間，跟新環境全不符合。因此必須把牠對準。

我也得把我自己對準；可是我的標準時間在哪裏？又根據什麼來決定我的規程？一種因蹉跎而來的困頓，我對於生活只有冷淡，毫無意思尋找。回想當初爭求幸福，善德，公平，現在只覺得無味。

馬蘭的日記也不能使我積極起來，除了給我帶來點後悔和好印象，我幾乎沒有別的感覺。有一天我從公園回來——我在曾和馬蘭坐過的石頭上坐了半天，回學校已是黃昏，——門口停着一輛馬車，范小白正從裏面出來。

『各處找你都找不到，你是到什麼地方去的？』他看見我，便興奮的大喊大嚷。

『有什麼事嗎？』我詫異。

『你沒看見門口的馬車嗎？』

「我看見——怎麼樣？」

「他在等着你，鄭大通。鄭大通來了。」

「現在他就^在裏面？」

「不在裏面；他派馬車來接我們。你還要回房子去？」

這個意外消息使我激動。其實我並沒有什麼特別要見鄭大通的理由，只因爲我想起他過去和馬蘭有關係；還有個原因，在先我會說過，他也是我七八年前的故人。因爲這人性格有趣，我至今還抱着好感，想到要見他，非常高興。我怎麼才能說明這種大人物？他們本身包含各種傳說，矛盾，愚昧，以及滑稽可笑的怪想，而他們真正過人的地方，就是有權力傲慢，能自以爲是一代英雄，千古完人。因此行事也就獨斷獨行，像皇帝似的專制。你在他們面前別太自信，如果沒有充分力量，也別想去惹他們，他們原來是既不顧利害也不講理的事實上他們也真是皇帝，爲了個人歡喜，他們又有什麼事作不出來？殺人也好，放火也好，欺騙也好。只要是人力辦得到的，他們

便認爲無不可爲，一面也真做到了無所不爲，據說曾有這麼個名將（注意還是名將呢！）因爲聽中意敵人的一架機關鎗，一高興，他拚上五百衛隊！

鄭大通就是這種人。這種人往往教人看了奇怪，你也不能用平常的尺度去量他們。假使你真聰明，那麼在你自己的尺度之外，你還得有個專門爲他們特備尺度。就是說你如果不能讓他們尊敬，你便應該想辦法玩弄他們，避免去動他們的壞脾氣。譬如鄭大通忽然高興，想將軍馬一律換成白馬（這種人練兵並不是爲打仗的；你意下反對，可別說『這沒意思』，應該說『我們最好再給他們配備兩尊大炮，看起來那才威武。』結果你放心，他既不買炮，也不買馬。假使你是軍需官，你首先告訴他沒有力量，然後你穩穩發筆大財。又譬如他常常向地方人民搜括，忽然要替弟兄們借餉，忽然又要爲弟兄們每人買雙新鞋。你有心討他歡喜，這時便該建議：『鎮守使，你頂好再發幾張帖子，把地面上著紳請來，讓他們吃頓酒，看天戲；他們出了錢，還會感謝你，說不定還要給你送萬民傘哩！』鄭大通於是忍不住大笑，又狗似的跳起

來亂叫亂嚷：『媽的巴子，你小子心眼真壞！你們聽這小子心眼多壞，他喝了人家的血，還教人家道謝！』他永遠不說你——他的部下是好人，當他喜歡你或稱讚你的時候，便罵你壞蛋。只有對外面人，他才引經據典，拿出全部歷史學問，得意的說他手下不但有龐涓，簡直還有孫臏！

沒有人確知鄭大通的出身。他的全部歷史，被包圍在複雜矛盾的傳說裏，像被包圍在霧裏在一般人心目中，他永遠是謎。有人說他本是鄉下無賴，有一天輸了錢，偷了人家的牛，只得逃出來吃糧；又有人說他當初給人家當長工，偷的原是掌櫃家姑娘，後來入贅，老丈人出錢給他捐了軍官；第三種人說他父祖三代全是地主，又破又大的老院子至今還在。鄭大通本人顯然喜歡被人家當神祕人物看，他也常常說：『臊他媽的巴子，事情只要人幹，當初老子破廟也睡過！』他的同鄉全奉了嚴命，故意含糊其詞，同時也因為年深日久，和誰都沒有關係，所以也無人追問。只有一點可靠，當初他在范小白父親手下充過旗牌，辛亥時他委自己做司令，後來便做了鎮守

使。

最奇特的要算他的儉樸。當時的官員們（連武職在內）大半都吃鴉片金丹，鄭大通絕對例外，連香菸也不肯摸。他其實是個慳吝鬼。他在鎮守使任上，惟一的政績是敲剝搜括，除了將大批款子分存在幾家銀號裏，還在天津、大同、西安各地開設莊鋪。他的軍隊完全像叫化子，過着奴隸畜牲的生活。鄭大通養他們不是爲打仗，而是爲弄錢，好比養蜂的養蜜蜂。部下因此常常替他發愁，想不出弄那麼多錢，將來作什麼用。

他本來有兩個太太：第一個是他的髮妻，和兒子住在老家，中間早已斷絕來往，鄭大通也從來不提他們；第二個是個妓女，年紀相當大了，失寵了，住在西安，鄭大通給她一舖字號，關係也差不多等於斷了。因此他討來第三個，一個小戶人家的女兒，在中學唸書的女學生。因爲鄭大通年老粗鄙，她隨後愛上了他的副官長，並且發生了關係。

按普通情形，做副官的大半是漂亮人，因為職務需要。這個人年輕，精明，時髦，不用說，還善於交際。即此數端已經足使女人傾心，再加上適當地位，——人家平常稱為管家婆，可是足供發財，又能代表鎮守使，還能隨時進鎮守使住宅，不久就有了謠言。同時每個做官的周圍總有許多鄉親，毫無特長，卻一個個像餓瘍了的臭蟲，在衙門裏呆着等待機會。鄭大通的衙門也有許多鄉親。本來早就對副官長這個肥缺眼紅，既然得了把柄，還肯不告發嗎？那位副官長失了倚靠，便在被鄭大通來得及收拾之前，拉一部分人逃走了。

賸下鄭大通的太太，她將被怎麼辦？直到深夜，鎮守使衙門的人還聚集不散，談論這個問題。人人為她的生命擔憂，以為就要流血，鄭大通準把她鎗斃。然而鄭大通的好玩藝多着的！他不用鞭子，可是比人家想像的還要殘酷。

第二天他把部下集合起來，就在鎮守使衙門大堂前面，然後命令傳令兵把太太帶上來，讓她站在下面月台上。她用袖子遮住臉，低着頭抽咽不已，以為今天算完

了。

『他要怎麼辦？』我相信所有在場的人全這樣想。隊伍排了隊站在月台下面，僚屬站在鄭大通背後，大家只覺得呼吸困難，誰也不想出聲。

按鄭大通的種種行事來說，他總愛顯出自己是大人物，以為要怎麼辦就怎麼辦，而他也的確是『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那麼他現在要怎麼辦？只見他的臉色可怕，像生鐵鑄出來的。大家靜靜等着，他忽然舉起右手，粗暴的說道：

『媽的巴子，你們大家聽着：你們大家都看見了，那裏站着個婊子，你們誰想要，就舉起手來。我今天要把她送給你們！』

沒有一個人動彈。

『媽的巴子，你挨鎚子的想想，你作的好事！』他接着向太太罵：『像你這樣的賤種，連他媽當兵的都不要你，你還有臉活嗎！他奶奶的你就跟叫化子一樣，你有什么漂亮？老子給你弄個太太作，你他奶奶還嫌老子老，去偷人。去偷人，你他奶奶誰不

好偷偷個挨鎚子的小白臉！當副官的還有好人？全是賣屁股的！你嫌老子老，不夠勁，老子今天，叫他奶奶當兵的排隊日你個婊子！你們要日她嗎？

以下他賞給她許多永遠不便對別人講的辱罵，罵完了，便當衆把她賞給一個頂齷齪頂醜又頂愚蠢的馬夫。更可怕的是他還定了條件，讓她每天上午八點，和馬夫在鎮守使衙門前面打掃，否則便槍斃她全家。

此後那個徼倖馬夫和這個出名女人還有許多故事，它們近乎笑談，現在也不必說了。鄭大通以後像一千零一夜裏那位皇帝，厭絕女人，開始喜歡騎馬，（他有幾匹洋馬，那時稱爲阿剌伯馬，）每天帶着馬弁在城外馳騁。最奇怪的是他有一種狗癖，他養着各式各樣的狗，中國種的，外國種的，細腰的，大腦的，象耳的，尖唇的，雪白的，花面的，大都又高又壯。他每天出城帶着牠們，有時候牠們給他逮兩匹兔子，馬弁給他打一隻雁。

然而正當鄭大通百無聊賴，禍事却意外的飛來了。原來離開鄭大通後，那個漂

亮副官便逃到臨境，投奔一位地方軍隊的司令。（這些軍隊——其實連鄭大通的軍隊在內，簡直跟土匪差不多。）他接着便擬定計劃，向司令獻策，並担保毫不費力，可以解決鄭大通。這個流氓或野心家，立刻獲得信任，便毫不遲疑，暗中整頓裝備，祕密動員。等他全佈置好，鄭大通還在夢裏。因此他用一天一夜的急行軍，將我們包圍起來。

這戰略當然冒險。只是到後來才知道，他對鄭大通和鄭大通的部下，原來比鄭大通自己還明白，根本無所謂戰略。可是那時鄭大通才叫憤怒。這個敗類！鄭大通正恨的沒有辦法出氣，現在居然送上門來，還能不興奮嗎？他於是火速檄調散處四境的駐軍。

「這個王八蛋來送死，（用他的說法，）老子要把挨鎚子的活捉起來，活活的放他奶奶的到油鍋裏烹！」

鄭大通坐在大廳上等待救援，已經是第二天晚上。他的一個司令官從外面跑

進來，向他報告，說兵士們不肯作戰。

『不肯作戰？媽的巴子，怎麼不肯作戰？他們要什麼鳥？誰敢不作戰？他奶奶的就鎗斃誰。』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鄭大通向司令官大聲斥罵，一面憤怒的拔出手鎗，他的全身——這時他全身都在打戰。接着他吩咐備馬。

『你現在不能出去，鎮守使。』那個愚笨的司令官說，還直挺挺站在那裏。

鄭大通顯然早已失去耐性。

『老子怎麼個不能出去法？滾你奶奶挨鎗子的！』他向司令官放了鎗。指揮官轉身跑掉了。

這時局面已經混亂不堪。衛兵們來來往往，不住在院子裏走動；一部分士兵正在街上搶劫。他的親信們，那些臭蟲們，現在不是他們吸血的時候，只愁眉苦臉，聚集在自己房子裏，爲吃飯傢伙擔心。大家毫無辦法。外面靜了一會，鎗聲忽然從城上響起來，流彈開始在鎮守使衙門上空唼哨。

「他奶奶的，這是什麼事？……」鄭大通嗓音啞，驚愕的向左右詢問，隨即他明白過來，原來他的部下正從城上朝裏射擊，在對他威脅。

說老實話，我從不曾看見鄭大通這樣狼狽過。假使你接觸過這種大人物，在他們坐在自己椅子上時候，你覺得威嚴如山，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們失去或將失去權柄，你看見的又是一種情形：他們的忍耐力及自信力並不比平常人強，沒有主意起來，又好比根本動搖了的老樹。鄭大通的部下平常怕他，因為他可以隨意鞭打他們，監禁他們，甚至鎗斃他們。現在反過來，他必須站在他們前面，被他們審判，自然也想到了他們比他殘酷。他沒有辦法，只得招集親信。他的親信平常只知道狐假虎威，這時卻怕他的手鎗，也因為實無高見供獻，便全躲了起來，哀求別人替他們出面。我對那些親信憤恨極點，便提醒鄭大通，首先應該防止部下叛變。他立刻答應發兩個月餉，並向他們保證；如果打了勝仗，另外還有犒勞。

他把鎗匙拿出來——一串鎗匙，叮叮直響。這些流氓！（我是說他手下的軍官，

他們自己雖也沒有按規領過薪俸；可是他們向鄭大通『借』的，再加上開煙館開賭場弄來的，早已把他們填飽，一個個變成了懶蟲。事到危急，他們卻宣稱沒有方法鎮壓部下，敲詐鄭大通了！他們答應去盡力安撫，也許僅僅把他當作傻瓜，在背後笑了一陣，接着就轉回來。自然並不拒絕錢，但承認只能支持到第二天下午。假使到時候沒有援兵，他們只好請鎮守使另想辦法。

他們早就知道不會有援兵開上來。鄭大通萬不得已，讓我赴敵前議和。這已是無可再拖，晚上將近九點，我墜城去見那副官。在先我說他是個流氓，其實他要比鄭大通好的多，進步的多，慷慨的多，同時精明的多。在一個靠近村莊的大廟裏——他的野戰司令部，我把名片交護送隊遞進去。他從裏面跑出來，一面喜氣洋洋叫道：

『哈哈！伯唐老兄，歡迎！歡迎貴客！我早想到是你，果不其然——結果沒錯！怎麼樣，老兄沒受驚嗎？他們對你客氣嗎？這樣晚還讓你跑來，有罪，有罪！咱們到裏面談罷？你看怎麼樣？我們這邊比鎮守使那邊，是不是有規律點？』

他熱烈的握住我的手盡量搖，隨後拉着我走進去，隨他機關鎗迫擊炮，就在背後三四里地方響，倒像根本沒想到戰爭。他的熱情當然是真的，可是無論如何，我對他並不特別看重。一切高位全不能引誘我，一切大官們，或是說一切因地位變更價值的，全不能引起我的尊敬心。我感到興趣的是事情本身，只有事情本身能引起我的快感和慾望。並且直到現在，我還保持着這種見解：作總司令和作小兵在我是同樣的，鄭大通做過我的上司，在精神上他是匹夫。

「你真料到我會來嗎？」我避免直接回答，找一個問題岔開。

「你這話怎麼說？還像老朋友嗎？我們相處半年，老兄，你不明白我，我可明白你。換你處在我的地位，你也不用兩猜，一猜就準。如果我在鎮守使那邊，當然是我，因為这是我的職務；我不在那邊，當然是你。換個人也沒這個胆量，我說的對不對？」他於是命令擺酒，顯然是事前預備好的。

我告訴他還有正經事商議，不是爲吃酒來的。

「這個我知道，老兄。你先別忙，讓我們坐在這邊談談。」（他揮手打發傳令兵走開，拖我到桌子旁邊。）你別想馬上走，我不放你。先放下你的正經事，咱們哥兒倆長久不見，現在我們敍一敍。你儘放心，咱們反正有的是時間——至少比老鄭有時間，對不對？」

直到夜深，他才談到正經問題，而一開始，我就發覺我失敗了。他的要求出乎鄭大通意料，因為無論爲了女人，爲了金錢，或爲了嘔氣，全容易解決，他卻堅決聲明和鄭大通絕無仇恨。

「你可別以爲我居心要和老鄭爲難，無論如何，他總算作過我的上司。」他在提出要求後，特別聲明。「不過話說回來，打也在他，不打也在他，我全聽他的。他如果認爲有把握，我還是勸他試試。假使他能打勝，他本來是上司，我就把腦袋割給他。向他謝罪，決不含糊。我希望他能打勝。」

「假使你非教老鄭下野不可，我們就不必談了。」我全是不舒服，可是爲了

試探他的意思是否還有挪動只得按住性子，故意先將問題放開。

誰知全然無用。他有自己的打算，自然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你不十分瞭解我，伯唐老兄。（這人是會說漂亮話的，他將漂亮話全拿出來，送給我作人情。）不過請記住這句話：你雖然是老鄭派來的，我們至少也是朋友，這事和你我都沒有關係。我也是不得已，讓老朋友白跑一趟，真是抱歉之至，請你大量說到將來——這個將來可也不遠，頂多三四天工夫。你等着瞧罷。那時我再擺酒請你，哥兒們吃個痛快，今個實在太對不起。』

他暗示已經和鄭大通的部下接洽妥當，確信打不成仗，誰也不會對他開火。爲保全鄭大通，我只得答應回去再作商量，明天給他回話。

『千萬別怪我不給老朋友面子，過幾天我準擺酒請罪。』這是他送我出來，在司令部門口說的，簡直比鬼精明。我不但永遠記在心裏，還覺得我們決作不成朋友。

鄭大通的命運早已被人家決定了。等他弄明白詳細情形，他的命令事實上早

已出不了鎮守使衙門，只得答應下野。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淒涼的景象。兩天後我護送他出城——他本來還想教當兵的大搶一次，另外再鎗斃幾個人，終於沒有辦到——這時候還跟隨他的只有幾個馬弁，他的兩轎車銀子，他的幾個直到現在還靠他保護的親戚，另外他的各種各樣的狗。部下沒有一個人送他。在城頭上，當兵的從背後向他放鎗。

這一天將長留在我的記憶中，永遠比我保存下來的別的印象明顯。鄭大通，茫茫如喪家犬，也許更像喪失了故國的劉璋，在前面落荒前進。悲傷空氣佈滿了前面的大道和兩旁的郊野，跟在後面的全垂頭喪氣，沒有一個人說話——沒有一個人想或需要；只有狗前後跳跟追逐，因為突然呼吸了新鮮空氣，立刻興發，大鬧大叫起來。幾天裏頭，鄭大通完全變了個人。他搖搖坐在馬上，疲倦，失神，沈默。狗的叫聲時常把他驚醒，他便悲傷的回頭望望遠在背後的城市——他自己的故國，然後再望望跟在後面的衆人。彷彿說：『你們跟着我幹什麼？怎麼只有你們幾個人，我們現在到

哪裏去？」（從神氣上看，他的確是在夢中。）接着他從腰裏摸出手鎗，轉過去向狗開火，誰叫他打誰。他做這些事是無意識的，既無憤怒，也無憎恨；不過像一切都玩厭了的孩子，無意間看見一隻蟲，因為無聊，才捉來弄死。當時的鄭大通就是這樣。他隔會打死一條，直到最後，全部倒在大路旁邊。他始終沒有停下來，沒有回頭看，也未發一言。至於跟在後面的人，他們悲痛的望望倒在地下的狗，再瞧瞧鄭大通，誰也不上前解勸，或作任何表示。

第二章

『這大概又是他的什麼怪想，小伙子。你說對不對？老鄭可真是古董，肚子裏總不缺怪玩藝兒。你別瞧他租這輛老太爺馬車，我準知道他出的是汽車價錢，比汽車還貴都可能——對，對！我想起來了，準是這回事！很多年前他曾來過一次，——我沒告訴過你？！——他說大總統出來坐洋馬車。就是這種馬車。現在老傢伙要過馬車癮，一定是馬車癮！你別瞧他化了愿錢，我準信他還在那裏得意呢！』

一路上我都在回想裏，范小白熱烈的在我旁邊動着，談論着，我可一個字也沒聽進。直到他的笑聲大響起來，我才注意到馬車。這車子漆成黑色，座位沒有彈簧，湖綠色的綢窗帷綴許多絨球，二十年前大概出過風頭的，確不愧稱爲老太爺。當轉彎時，我還看見轅馬的一身長毛，四條粗腿，看去像四根柱子。分明又瘦又老，在馬車行

裏沒有吃到好料。

『咳，咳！這才好玩哪！老怪物到了K城，你瞧着罷，滑稽事由可就多了！』范小白在馬車裏直嚷。

馬車隨後在大飯店門前停下來，我們被客氣的領上樓，在走道上遇見一個勤務兵；勤務兵問明白後，便替我們敲門。接着我們被請進去。我的在擦過蠟的地板上，一滑，差一點給摔個跟斗。這是個佈置成客廳近乎輝煌的大房間。一個小老頭——生着大鼻子，花白頭髮，修得齊齊的鬍子；眼睛像兩匹小蟲，又黑又亮；腿朝外岔開，背剪手，挺然在房子中央，神彩奕奕笑迎着我們。從那穩重如山，像生了根，表示權威的姿勢上，只覺得他驕傲，自滿，粗率，健壯，反而忘了他的矮小。這就是鄭大通。

然而使我驚駭的却是另一個人，一個穿蟹青旗袍，上面披藏青半截單斗蓬，脚下是圓規尖似的小高跟鞋，打扮活像高貴小姐的女人。只有上天知道他怎樣安排讓我在這個地方看見她，她原來就是馬蘭！我們進去時候，只見她身子微傾，左脚稍

微朝前伸出，（銀紅衣裏從下面露出來，）右手支頭，左手撫膝，靠在裏面土耳其式皮躺床上。冷淡的望着我們，既不站起，也不招呼，像和進來的人從無關係。我正想喊出來，呼喊却已停閉，全身如被冰結，變成石人。於是她趁他不注意對我遞個暗號。

『別跟我說話，』她的意思是說，假使我猜的不錯。

我像在做夢，站着只是發楞。

『嚇，嚇！好傢伙，你真沒見過世面！』鄭大通熱誠的大聲邪許。『我們好多年不見面——他奶奶的，可不是好多年？你要給我磕頭，還有時間，你也用不着忙啊。』

馬蘭在後面噗哧笑了。接着她站起來，一陣風笑出去。走過我旁邊時候，拽住斗蓬只一掩，斗蓬邊恰巧打在我胳膊上，不由人不心慌意亂。她這樣做，也未必有什麼用意；不過我立刻想到，她留在客廳裏却是故意的。

鄭大通當然不會想到我和馬蘭認識。當范小白跑上去拍了他，搖了他，向他歡叫過後，他高興的不得了說：

『咱們坐下說話，別老站着呀。我還在這裏直着急——沒有事情，我幾巴的老呆不住——你們可到這會子才來！剛才有個人約我喫飯，我他奶奶的才不去，有時間我跟小兄弟玩玩的！我今天哪兒都不去——快坐下他奶奶的呀——我們好多年不見面，可別笑我老鄭，我要讓你們玩玩。』

我們圍桌子坐下。鄭大通原來是這種匹夫：他的身體是騎馬練出來的，非常強壯；又因爲性格接近原始，不想作聖人，也不想作善人，除了自己不想別的，生平連下地獄都不怕，當然也不會拿問題苦惱自己。所以時間不能動搖他，生命頑固的像個畜牲。他七八間並不顯老，除了多幾根白頭髮，一切仍舊是老樣子；更加精神愉快，看上去反而覺得年輕。他對范小白始終存着特殊感情，因爲過去的主僕關係，又是范小白孩子時的故，人至今還盲目抱着熱愛。

『我還沒有問你的，兄弟。你看我這個幾巴記性！怎麼樣？老太爺近來好嗎？老人家有信嗎？前年他老人家七十做生，我他奶奶的太忙，要不然也來了。』他胳膊擱在

桌邊上，握着兩隻手，挺直的坐在那裏，像在辦公室接待客人。接着問過彼此的近况，很快便談到過去。范小白小時候，怎樣騎在他的肩膀上，怎樣在蘇州逛玄妙觀，嚷着買酒釀圓子喫。

『剛才我還叫你小兄弟哩，』他慨然說道。『平常咱們總不覺得，可是一見了熟人，一想啊，他奶奶那才快！我老記着你是小孩，你可早就留了鬍子，大學校長都當上咧。』

他特別把大學兩個字加重。范小白聽的有趣，一面擠眉弄眼，坐在椅上直搖。彷彿他還在當小少爺，鄭大通在他父親手下當差。等鄭大通說完，他便笑道：

『得得，老鄭，你別什麼酒釀圓子和鬍子了。現在我們來了，你做了司令，先說怎麼請客？』

鄭大通不由的做個怪臉。

『唷，唷，小巴戲，你還是那麼厲害！讓你的好朋友看看，你這張饞嘴，跟那時候改

了沒有。」

范小白勉強忍住笑說道：

「別管改了沒有，這一回你可跑不了，你。」

「咱們慢慢來，你別慌好不好？」說着鄭大通轉向我——「我也還忘了問你，老朋友。你近來搞的好嗎？好幾年了，我他奶奶老想着你——你也不給我個雄信，我直當你還在陝西咧，誰知道你在這個幾巴地方！你這幾年都作甚麼事？」

自發見馬蘭在這裏，我對她對鄭大通都有了反感。尤其是鄭大通，我原來要見他的興趣立刻冷下來，一變而為討厭。心裏雖然厭惡這個謎，一面又急於想解決這個謎：鄭大通和馬蘭是同鄉，過去還追過她，我早就知道；只是她怎麼又第二次落在他手裏的？中間又維持什麼關係？因此當他問了起來，我毫無興致，只冷冷的告訴個大略。

「你怎麼說，作教員？」鄭大通不知道我暗中吃他的醋，直恨我怎麼不入軍界

政界，同時奶奶舅子的罵個不了。按他的意見，如果我入軍界，至少能做到將軍；進政界起碼也是個政客。於是忽然轉過去，裝作生氣埋怨范小白道：

「一定又是你的主意，我準知道是你！你教他當雄教員，他奶奶窮教書的，連飯也喫不飽……我道咧，他怎麼這個瘦法！」

范小白向我擠擠眼，意思是別笑出來，看他捉弄這老傢伙。

「鄭大司令，你還不知道，」他說，不料自己先忍不住，在那裏噴出笑來。「其實不單他瘦，我們全沒有飯喫。你做司令一定發了財，黑的白的都有；現在請你救濟救濟老朋友，給我們學校捐點錢，你看應怎樣，先給你寫一萬好嗎？」

鄭大通出乎意料，一時失措，忙着掩飾道：

「鬼話，鬼話！你老愛鬧着玩，小伙計，我才不信你……從前總是我帶着你玩，現在我到了K城，輪着你了，你得想法子陪我耍他奶奶幾天。」

「這是說你鄭司令還嫌太少——站在你的分位，要多寫點才像樣，對不對？給

你寫五萬成吧？」

『我老鄭就不聽你胡說；你們書獃子，哪裏知道他奶奶現在的情形。（他給弄的忸怩起來，紅着臉替自己辯護。）從前你作個司令，地盤就是你自己的，你要刮就刮，誰也不來管你。地面上又有錢，就像土塊子，你只要動動手，就是他奶奶一堆。現在你想弄個錢，就得朝他奶奶骨頭縫子裏敲。你還得他奶奶的應酬，這個舅子的少爺娶親咧！那個舅子的老太太做壽咧——一個人一年裏頭哇，說你不信，會做他奶奶三四回壽！你想想……』

鄭大通剛剛講到這裏，只聽見外面起一陣爭吵，隨着一個女人的尖罵，馬蘭怒冲冲闖進來。這個壞東西現在已經從新打扮過，身上換了黑絲絨旗袍，肘彎上挾着大衣，臉上擦的脂粉，突然給她增加十歲，看上去醜的活像娼婦。

『今個咱們必須弄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非解釋清楚不可——』她衝着鄭大通嚷，氣的直打多索。

鄭大通迎着她站起去，弄的直莫名其妙。其實除了馬蘭，根本沒有人曉得怎麼回事。她說要當着客人問鄭大通，她是不是賣給了他，或賣給了他的那個勤務兵。這以後她跑過去，把大衣扔在地板上，便倒在躺床上放聲大哭。

鄭大通沒想到是計，在這件事情上上了馬蘭的當——她要激怒他，讓他在客人前面出醜，然後自動去收拾他的勤務兵。她也不管還有我和范小白在場，也不管難不難堪，只一個勁在那裏翻身打滾，潑婦似的盡着嗓子號。勤務兵自知犯了錯，站在門口，羞慚無地，低頭望着手背發呆。鄭大通厭惡的直瞅着他，臉紅到頸子，手直發抖。接着便衝過去，狠狠在小子臉上打兩個嘴巴。

『滾滾！你奶奶挨錘子的，你給老子丟臉！滾你賣屁股娘的蛋，老子要鎗斃你！』他打了罵了，又在勤務兵屁股上外加一脚。這才憤忿的走回來，踏着地板，又砰的一聲關上門。

房子裏騰下馬蘭的號聲。鄭大通擦着手——顯然打痛了——也不看我們，便

一直奔過去。

「這到底是爲了他奶奶的甚麼事？」他問。「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你有事來跟我講，你怎麼跟他一個賣屁股的底下人吵哇？」

馬蘭停住哭，一咕嚕爬起來，尖着嗓子跟他吵道：「到底爲了什麼事，你該問你自己，你先問你，是你派他作偵探的不是？他一天到頭死釘住我，連衣服都不讓我一個人換。我要問問你，這是怎麼回事！」

我以爲鄭大通要發脾氣，誰知他呆了呆，竟忽然軟下去。他嘆了口氣，在躺椅上坐下，手放在她肩膀上，酸溜溜埋怨道：

「咳！我的好小姐，你就是鄭大通的親娘！你明知道咱們今天有客人，你偏要丟他奶奶鄭大通的臉。咱們今天特別請他們來吃飯；人家都是唸過書的，教人家看見，還不笑死。咱們等會子還跳舞的，這還跳他媽的什麼舞呀！」

馬蘭氣憤憤的撥開他的手，仍舊大聲吵道：

『今天咱們非弄明白不可；你不弄明白，我哪兒都不去。我沒說過跳舞，我也不跳舞。你必須告訴我：到底是不是你派那個混帳東西監視我的？你如果要監視，你自己監視，用不着派當差的。我一輩子哪兒也不去，就呆在這裏，讓你監視。』

鄭大通沒有了主意，只得屈服道：

『你看看你他奶奶說的多難聽！鄭大通要監視你，鄭大通還是個人？我剛才對你說過——我說話是算話的——等咱們回去，我鎗斃他個挨錘子的……人家還在那裏等着咱們去吃飯，你趕快去多擦點粉，別他奶奶丟咱們的人……』

正當他們在那邊大吵大鬧時，范小白趁人不注意，湊近我耳朵說：

『咱們走吧？』

我只搖搖頭。心裏像吃了毒藥，對這齣醜劇只想吐，可又覺得非看完不可。

『這真有趣，伙計，』他接着說，做個鬼臉。『這頓飯不好吃，可是看看也化得來。你別瞧老鄭，他居然還有這一手……說不定好玩藝還在後頭呢！』

我結果又看見了甚麼？

第三章

三十分鐘後我們走進餐廳。每一張桌子都坐滿了人，只聽見刀叉的聲音，開酒瓶的聲音，分送杯盤的聲音。夜色悄悄落到窗戶上，給人一片安靜溫暖。白天的疲勞和不快活過去了，紳士們，太太們，小姐們——不論中國的，外國的，一切現代都市中的英雄、美人，已經置身在另一種空氣中，腦子裏發生的是另一種思想。在進過第一道菜後，大家立刻忘了爭吵，陰謀，搶劫，暗殺，小心眼裏裝滿了熱情，只想着怎麼過這個晚上，才有意思。好像大家忽然變了個人，誰也跟誰沒有衝突，全像赤子似的單純可愛，絕無罪惡。

我們在笑語歡嘩中坐下。鄭大通要了兩瓶酒——用他的說法：『我不懂洋玩藝，你把他奶奶頂好的拿來。』——白蘭地和威士琪。他大概瘋了，一反他過去的吝

嗇不堪，變成另一個人，什麼都要『他奶奶頂好的。』酒消融了先前殘留下來的不歡，馬蘭也變了個人。假使可以打個西洋比喻，她已經從魔鬼變成天使。不過在我個人方面，我要說她比魔鬼更醜更該咒詛。她放蕩的低聲哼唱，時而和鄭大通開玩笑，時而又湊過去密語，沒有一刻安靜，而最可怕的還是她的無恥，每當她這樣做的時候，必然還得意的對我瞟瞟，意思之間，似說：『我特別做給你看的！』顯然是故意向我挑戰，以我的痛苦爲她的快樂。

『咳！』我屢次恨極了想：『這個女人竟下流到什麼地步，墮落到什麼地步！』

鄭大通坐在那裏，早已被灌得迷迷的，只顧頻頻點頭稱好，應付馬蘭的纏擾。有時候他也注意到范小白，怕冷淡了他，便『他奶奶的』『挨錘子的』『罵政府壞，老百姓壞，非但作事困難，還弄的K城不像K城。最後他把一切罪名都歸給學堂，全是學生唸洋書唸壞的。』

『都是你們辦學堂的搗的蛋，』他說。『四書五經哪裏不好？偏唸他奶奶的國』

文咧，英文咧！我也不懂……要不唸國文，英文，也不會有他奶奶的北伐，也不會有他奶奶的共產黨，也不會搞的中國不像他奶奶的中國！

范小白挖苦道：

「照你鄭司令的看法，北伐和共產黨，全是我們兩人搞出的。你是把我們騙來，呆會吃過酒，要綁出去鎗斃了，對不對？」

「瞎說，瞎說，你就沒有好話。我就跟你幾巴的談不來——我有話，跟我的老朋友談談的。」他於是轉向我——「現在你跟我說說——可是不準講他奶奶的教員；我不愛聽雄教員！我要問你好幾年了，你娶了老婆沒有？」

范小白在旁邊打趣說：

「他餓都快餓死了，誰還肯嫁給他？」

「你就沒有好話——他奶奶找個老婆，還不容易！」他說。「你要是還沒娶，我給你介紹個女學生。要娶老婆，還是娶女學生，又識字，又漂亮，又會自由戀愛。我頂贊

成自由戀愛；娶個泥塊子，認識都不認識，還有幾巴的趣味！」

「可就是講起來話長，你們也許聽不完。」我聲明。

鄭大通起勁了。

「越長他奶奶越好，你趕快講出來，教咱們聽聽。」

誰也想不到我心頭的苦痛和憎惡，說實話，我本來老早想走，不料我忽然有了報復的機會——即使僅僅對馬蘭一個人也罷，便惡意的將眼睛慢慢轉過去，然後訂在她臉上。表示我也能殘酷無情，不留餘地。

馬蘭立刻注意到這一點。

「我不要聽，不要聽！罰他唱歌。你跟他說教他唱歌！」她扳住鄭大通的肩膀，嚷着，搖着，向他撒嬌，那才叫好看。

鄭大通笑着向她解釋：

「這還不是一樣的？咱們教他講了再唱，講了再唱。現在先聽他講。」

別人已經向我們這邊注意。我當然豁出去了。下流東西！他們竟把我當成小丑玩弄：教他唱歌！教他講了再唱！我也不知道怎麼受得了這種侮辱，當時有一種慾望，只想抓起不論什麼東西，朝他們臉上打過去。別人也許會混亂，甚至激動發抖；可是我這邊——這也許是我唯一過人的地方，憤怒的結果，卻使我格外鎮靜。

「教他講了再唱！好罷，現在就請聽我來說。」我說，端起酒一飲而盡。此外我究竟還作過什麼——也許我冷笑過，現在記不得了。只見馬蘭登時失色，嘴唇顫抖，隨即打開皮夾，低頭朝臉上撲粉。她的狼狽反而激起我的狂熱——勝利者的狂熱。我講我和她的戀愛史，並且爲報復起見，還給自己留下永久的恥辱：除宣佈了實在情形之外，更加意渲染，無恥的說她追求我，愛我愛的發瘋。我也許還算知恥，暗中把她的姓名保留下來。

鄭大通吃的聽的全津津有味，這時便推開空盤子道：

「你這個他奶奶的小妞兒，我敢說，她長的準是個活豬八戒，又醜又傻。」

我因爲吃醋也就毫不客氣堵住他道

『你見過她嗎，怎麼知道她又醜又傻？』

『我也不用見，世上就不許有十全十美的女人。』他說。『她要是長的漂亮，必是傻的幾巴不透氣；不是傻的不透氣，一定得是個醜貨：額顱太高咧，眼皮子薄咧。教你看了，人也會給挨錘子的嚇死！』

我瞧瞧馬蘭，指着她作材料道：

『我敢說至少比她漂亮。假使她現在也坐在你旁邊，像她似的會灌，你老早弄的神魂顛倒，連命也不要了。要說聰明，我想也不會比她傻罷！』

在我們談話中間，馬蘭寫了張字條，摺疊起來。聽見我這邊罵她，堵了堵嘴，又轉過去，向鄭大通耳邊咕噥。也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見鄭大通點點頭，眼睛直望着我笑。她既得到允許，便把字條丟過來。我以爲是罵我的，拆開看時，卻見上面寫道：

『你是個壞蛋，我原諒你；不過你要盡可能講下去，越長越好，謊話越多越好。』

我立刻拿出筆，在後面加上按語生氣的丟還她——

「小姐，我不是老色鬼，無須迷湯！」

她在原來的字條上加了一句，接着又丟過來。

「明天有貴客來訪，請候駕。」

我抬頭再看馬蘭，她又交頭接耳，在那裏和鄭大通咕嚕。根本隨後不知怎的，兩人突然大笑起來：鄭大通笑的直挺肚子，馬蘭卻拿了皮包朝外走了。我早已看出，一肚子氣，又被他們弄的莫名其妙，只是憤憤的想：

「這個下賤女人搗什麼鬼？「明天有貴客來訪」是什麼意思？她在開什麼玩笑。」

我一腦門子的疑問迷惑得不到解答，看看餐廳裏，大部分吃客都走了，只零零落落剩下最後幾組。西崽忙着收拾傢伙，刀叉菜盆幾哩嘩啦亂響。遠遠的角上還有幾個人留着吃酒，一個白俄娼婦在大喊大鬧。再看看范小白——他對我的戀愛故

事毫無興趣，以爲我在他面前根本沒有祕密，所謂戀愛只是閒聊，只在馬蘭他們大笑時候，他略微嘻嘻嘴。爲什麼？我不知道，不過立刻也就恢復原狀。對着面前的咖啡，滿足的坐在那裏。彷彿說：

「我現在是吃飽了。還有新奇的嗎？講下去罷。」

鄭大通心滿意足，拿起牙籤剔牙。剔了一會，忽然又想起來說：

「你那個小妞兒，長的要你說的那樣好，你又不要她，他奶奶舅子才信！我就不信。」

我被鄭大通提醒，又想起馬蘭的話：「盡可能講下去，越長越好……」這是什麼意思？

「隨她什麼意思罷！」我在心裏作了決定，一面又毫不慚愧，像作戲似的對鄭大通說：「以後彎彎兒多着的，你還沒聽完呢。」

鄭大通又有了精神。

『還多着的，你就快些講，呆會子他奶奶咱們還開洋暈，去跳舞的。』

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哪兒的衝動——也許是要完成馬蘭對我最後的要求，也許是看見她落在別人手裏，成了令人心痛的定局，拿好夢安慰自己——好罷，往下講！我毫不費力便打開難關，說我如何和『她』諒解。以後又將我們倆引進一篇我看過的小說，我們如何遇見阻礙，如何計劃逃走。慢慢吃客全走了，高大的餐廳裏，只賸下我們三個人，西崽們有的在掃地，有的站在門口，眼巴巴等我們起身。

鄭大通被離奇情節所迷，竟忘了時間，（誰知道，他也許還在等馬蘭回來吧。）只迷迷的坐在那裏呆笑。

『他奶奶的雄，這才夠勁！』他熱心的叫道。『以後怎麼樣？你們逃出來沒有？』
『爲甚麼不逃出來？』我回答，想也不想。他越入迷，我越起勁，好比機器，內部發熱，只一口氣要朝前開。我不但把那個『她』帶出來，甚至說我們逃到外國，『她』怎樣害病，怎樣死，我又怎樣將『她』埋葬。可是我還沒有來得及講完，正要抬『她』

上塋地時候，他的勤務兵走進來。

「報告司令！有人等着見你。」勤務兵敬禮，被打的半個臉還是紅的。

鄭大通皺皺眉，一拍桌子罵道：

「他奶奶你長耳呆幹雄用的！老子不是早就跟你說過，今天我什麼人都不見？」

「是，司令。我跟他說，他說他有要緊事，要親自跟司令商量。」

「他奶奶的，你就不教我開會！」鄭大通罵着站起來。

我們這天晚上沒有跟鄭大通「開洋暈」跳舞。原來范小白已經在那裏打呵欠，約好明天如何碰頭，又逛些什麼地方，便告辭出來，也不上樓。我當然也沒有機會再見馬蘭。

「咳，這個老浪子……你看見嗎，伙計？」我們一出那個大飯店，范小白便嘆口氣問我。「鄭大通簡直瘋了！你瞧他房子裏，買了多少東西，一堆一堆的，全是瓷器，古

董，玩藝兒，衣料，皮貨，箱子，高跟鞋——哈，還有的，老傢伙還頂贊成戀愛哪！」

我腦子裏整晚上像一團亂麻，什麼也看不進，聽不進，只覺得他曠的教人討厭。

「哪裏來的高跟鞋？我就沒看見！」我生氣的說。

「怎麼哪裏來的高跟鞋？我看你也瘋了，小伙子！」他懷疑的對我望了一會，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跟我說老實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幾時跟人家打過架？幾時跟人家逃走過？還逃到外國？愛人還死在那裏？還有老傢伙帶的那個女人，他們是甚麼關係？我明明記得我見過她，我想你一定也見過她。她過去是幹什麼的？」

「現在先別問我，我胃都翻出來了。」我說，擺脫了他。「假使你真想知道，我明天再告訴你。」

我像個失意落魄的人，又傷心，又孤單，同時想起馬蘭說的：『明天有貴客來訪。我真會那樣幸運嗎？我自問，又感到興奮。因此回到學校，在床上反來覆去，通宵也睡不安穩。』

第四章

我覺得剛合上眼，門房就把我搖醒。他站在床前說：

「李先生，有人來看你。」

其先我還以為是在夢裏，後來想起來也許是馬蘭，便翻身坐起來。

「誰來看我？這個人什麼樣子？」

「一個上年紀的老頭，大約快六十了。」

「他有什麼事？你沒告訴他，我還沒起來嗎？」

「我怎麼會不告訴他；可是老頭不講理，他非親自見你不可，還直冒火哪。」

我又失望又含糊：時間這樣早，頂多上午八點鐘，一個老頭又非見我不可。

「他現在在哪裏？」我楞會又問。

『我教他在外邊等着。』

可是我還沒有來得及穿好衣服，那個老頭拄着手杖，已經自動打外面進來。萬料不到他原來是鄭大通。

『鄭司令，你怎麼這樣早哇？』我遠遠的招呼。

鄭大通好像沒有聽見。我再仔細看，更料不到的還是他的變化。昨天晚上我們分手時候，他還是威重，驕傲，自滿，騎馬練出來的強壯；誰知過了一夜，他像突然被風霜摧毀。幾乎認不出了。他已經不像將軍。臉是凝結了的，皺紋打褶，粗肉鬆鬆的垂着，目光渙散無主，毫無笑意，毫無威嚴。看上去顏色慘淡，愚蠢軟弱，只是個可憐的普通老頭子。看見他氣喘着走進來，困難的跨進門限，我幾乎想跑上去攙他。

『鄭司令，你怎麼了？』我接着開玩笑道。『昨天晚上你當真通宵沒睡，在下面跳了一夜舞嗎？』

『……』他仍舊不作聲，只怨恨的瞅瞅我。可是即使怨恨，也遮不住眼裏的悲

傷。

我的寢室外面本來是會議室，我過去拉開一把椅子，招呼他坐。其實根本不用招呼，他已經自動走到桌子旁邊。隨後機械的坐下去，一句話也沒有，像納悶的鄉下人似的，撲到桌子上，用手捧住頭。

他的突如其來本來已經夠教人奇怪。

「你究竟怎麼回事？身子欠安嗎？還是有甚麼要緊事？」我繞到他前面，稍微錯開點，靠在桌子角上。

我等着老浪子回答，房子裏只聽見掛鐘的嘀嗒聲。他坐在那裏，像失了知覺，老半天才抬起頭。

「哦，壞小子！」他總算有了聲音。

我等着他講下去。

「我正在找你，」他開始說，眼裏閃着敵意和輕視。「我還當你生着翅膀，會飛

上天，我這一輩子找不着你了，他奶奶你到底還在這裏！」

我見他來勢不對，便平心靜氣，問他找我有什麼事。誰知不問還好，一問他可動了肝火。臉立刻通紅，太陽筋也暴出來，只管頓着手杖嚷！

「因為她！她！她！你明明知道，還他奶奶裝聾。你當我胡塗，我眼瞎，不知道你們認識——昨天晚上她對你做眉眼，又給你寫紙條，我都沒有看見！」

他既然提起紙條，我當然知道是指馬蘭。可是馬蘭現在和我什麼關係？他又是馬蘭的什麼人，能禁止她過去跟別人認識？況且即使寫個紙條，並不犯罪，還值得大吵大鬧？我一時弄的摸不着頭腦，直站着發楞。

「爲了什麼，爲他奶奶的雄，就是爲她！老子是爲她才來的，你明白嗎？」他轉過頭去不看我，聲音也低了，只是因爲我不作聲，似乎更有把握。

說實話，我比先前更糊塗。我說：

「鄭司令，你既是爲她來找我，還是乾脆說罷，她到底怎麼了？」

好像我侮辱了他似的，他又失了忍耐，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態度又暴亂又無理，直指着我罵起來：

『鄭司令，雄司令，舅子司令，挨錘子的司令，她跑了，那個驢攆的跑了，你小舅子還裝着不知道，睜着眼你他奶奶對我裝瞎！現在我告訴你；她跑了，跑了！』

也是受了侮辱，我不由的激動起來，一時還弄不懂怎麼回事。她跑了是怎麼回事？昨天晚上他們不是還高高興興的？不是老鬼開玩笑嗎？我更仔細看鄭大通，毫無可疑，老傢伙的眼睛在冒火，嘴唇和鬍子全在多索，憤怒的直想把我吞下去。我也說不出是快樂，是驚駭，或是失望，瞪着兩眼動彈不得。活像給壓住了似的。

聽差就在這時進來。泡過茶說道：

『先生，點心要預備嗎？』

我於是從沈悶中驚醒，不管鄭大通抱何種目的而來，事實卻分明擺在面前，他有意找我尋釁。因此我忽然獲得力量，做手勢打發聽差走開，然後鄭重說道：

「鄭先生，你年紀比我大，我尊重你。請你把嘴放乾淨點。實不瞞你，她跑了，我只
有高興。不過你要講明：你來找我是什麼意思？」

我的鎮靜發生了作用。他先是驚愕失措，接着又忽然省悟，氣勢汹汹說道：

「她跑了，你高興？我命令你交出來！老子就問你要人，你他奶奶不馬上把她交
出來，我就鎗斃你。」

「這裏不是你的司令部，」我提醒他。「請你放客氣點，別開玩笑。」

他氣的跺脚道：

「客氣你媽的巴子！我開玩笑，我開了他奶奶一輩子玩笑，還開個雜！」
我認真說道：

「鄭大通，你是上了年紀的人，別「奶奶」「媽的」亂罵。不過我負責告訴你：
她並不在我這裏，我也沒看見她。你如果找人，應該到別處去找。」

「我的年紀用不着你管！（他完全失了理性。）你別想對我要賴……昨天她

給你那個雄紙條，上頭是怎麼寫的？你們他奶奶說的什麼話？你給我拿出來看看！
我賭氣說：

「你沒有這個權利。不管她怎麼寫，她是寫給我的，用不着你來操心。」

「你不肯拿出來不是？這就證明，你他奶奶膽虛。」

「你也別管我胆不胆虛。我先問你，她是你的什麼人？」

「你也別管她是我的甚麼人，今天你不把她交出來，我就鎗斃你小舅子！」

「我再告訴你，鄭大通，她並不在我這邊；可是她縱然在，縱然現在就在裏面房子裏，你也是白白看着她，你可連看一眼的權利都沒有！」

鄭大通那才叫氣。假使他再年輕幾歲，打得過我，大概早向我撲過來了。只見他站在那裏，汗珠直朝下滾，從頭到腳都在發抖。恨了半天，他才咬緊牙關說道：

「哦，他奶奶壞小子！你他奶奶別當鄭大通是泥捏的，要幾巴扁的就是扁的，要幾巴圓的就是圓的。你挨錘子的瞧罷，老子就是雄捏的，你總會明白——我總有法

『……』

憤怒使我冷笑，我不給他機會，立刻截住說道：

『我知道你的法子，你要把我逮起來對不對？可是你眼睛瞎了，在這裏我跟你平等，你惟一的辦法是上法院去告。現在滾你蛋罷，去告去罷，老烏龜！』鄭大通恐怕做夢也沒想到碰這個釘子。瞧着我火起來，他楞了半天，忽然坐將下去，沒有主意的逮住頭皮耳朵亂抓。慢慢狂熱退了，只見他安靜坐在那裏，用手捧住頭，（還是先前那個鄉下人的姿勢，）竟自己哭了起來。

其先我站在旁邊，還不知道這個老浪子下一手怎麼個鬧法。及至看見他的頭在手裏直動彈，淚打臉上慢慢滾下去，弄濕了威武的鬍子，又一顆一顆落到桌毯上，心裏不免輕視。說老實話，我怎麼也想不到鄭大通——就是那個驕傲粗卑，倔強像畜牲，而殘暴又像皇帝的鄭大通，都快六十的人了，為一個女人，還會丟這個臉！可是後來想想，覺得也真可憐。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活到相當年紀，回頭一看，覺得一生白

過去了；往前一看，只有棺材和一片虛無。死老可怕的懸在頭上，對生命起了恐慌，自然便想到享受。有許多昏老頭子，生活鬧的一塌糊塗，常常被人家指為回光反照，大概都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也難怪鄭大通。

但以上是後來的話。我當時站在那裏，走開也不是，安慰他也不是，只覺得為難。後來他落了會淚，還是自動掏出手巾。（繡着花的手巾！）慢慢將臉和鬍子擦乾。

『唉！她挨錘子的心腸真硬。』他嘆了口氣，自己說起話來。『我把她奶奶當叫化子救出來——她當個雄小學教員！吃沒有吃的，穿沒有穿的。我把他奶奶什麼都花上，給她租房子，買傢具，買書，買粉，做衣裳——他奶奶一堆一堆的衣裳！把她扮的像個人。可是她又跑了；跑了她奶奶的還不告訴我。』

說完他抬頭看看我，好像在問我的意見。我本來以為他要害臊，誰知連類似難堪的痕跡也沒有。只老着臉說：

『李先生，你可別怪我老粗，我是當個老朋友來看你。請你跟我說個實話，你真

不知道她逃走？」

「我真不知道，」為證明我沒有說謊，便將昨天晚上的紙條拿出來，紙條原來還在我口袋裏。

鄭大通看了一會，（又搖搖頭，把紙條原封交給我說：）

「我他奶奶看不懂。上面都是說的什麼話，你唸出來教我聽聽。」

我於是一字不漏的告訴他。

「她說「我原諒你」是什麼意思？」他問。

我老實回答：

「因為我們過去認識，昨天晚上我罵了她。」

他懷疑的向我瞅瞅。

「那麼教你「謊話越多越好」呢？」

「這大概是她計劃好要走，讓我拿故事迷住你，她可以有機會脫身。」

「還有『明天有貴客來訪』呢！」
「當時我也以為她要來看我；現在來的是你，我才明白過來，原來是她開的玩笑。」

他坐在那裏想想，自己笑了笑，接着又搖搖頭。

「昨天晚上她臨走時候，他奶奶她怎麼講，你知道嗎？」

「就是惹的你們大笑的嗎？」

「對了。她說你像大青！我有一匹馬叫大青。」

「這樣說，你根本沒疑心她要走？」

「他奶奶的，都怪我這個混蛋！」他用手打自己的頭，「我疑心，我挨錘子的還放她走。」

「你覺得後來來找你的那個人，是不是有可疑的地方？」

「那個小舅子根本扯不上，他是作生意的——賣白面的。」

他又把那張字條要過去，玩弄一會，大概不好意思拿走，爲表示大方起見，又還給我。然後慢慢捻鬍子。捻了半天，又抬起頭來道：

「你真不知道她要逃走？（看見我不快活，又立刻改口——）我可不是說你也參加這個事情；我是說，你想得出想不出，她會躲在什麼地方？你想想看。」

「我實在想不出，鄭司令。」我生氣說。「況且我即使想得出，也不會告訴你。實不瞞你說，我們過去愛過。你們現在什麼關係？她是你太太嗎？」

鄭大通被問的出乎意外，一時間慌亂忸怩，不知如何對答。只口澀的支吾道：

「我們不要舅子的關係！你也別管她是我的甚麼人——你們過去戀愛，我他奶奶不管；我們現在戀愛，你也別管。我頂贊成自由戀愛。我戀她的愛，可不是強迫她；她不肯嫁給我，就他奶奶的算了。反正我就是愛她的愛。」

「那你爲什麼還找她呢？」我譏笑道。「說到你們的關係，我早就知道。過去你硬把她認成乾閨女，她被逼的沒有辦法，才從家裏逃出來，對不對？」

「她全跟你說過？」他楞了楞。

「不但說過，也許比說的還多的多。」我承認。「所以我不明白，當初她既然離開過你，你把她找回來，就不該把她帶出來。你明知道她還是要離開你的呀！」

「我哪裏會知道？我要是知道她安壞心，我早就鎗斃他奶奶的！」他後悔道。「她見天跟我鬧，我見她說的好聽，「好罷，」我心裏想，「咱們就他奶奶的出去玩玩。」誰知道就玩出這個幾巴岔子！」

看見這個老浪子成了小貓，完全忘了自己，也看不見自己顛倒瘋狂，可憐到什麼程度，我不由的爲他難過。

「鎮守使，現在想想你自己罷，」我說，爲表示誠懇。改用舊時的稱呼。「現在你應該回去作你的司令，不用找她了——想想你的年紀，想想她的年紀——她既然不愛你，你即使找回來，又有什麼用呢？」

鄭大通分明聽不進忠告——他懷疑的瞅着我，顯然把我認成了情敵，以爲我

有意騙他。於是他忽然有了生氣，倔強的說道：

「我的年紀他奶奶的怎麼樣？我不管她對我好不好，我就是他奶奶的要找她。我戀她的愛，我對她好，她又不是石頭刻的，總有一天，她會回心轉意。」他憤憤站起來，拿起手杖就準備走。

「鎮守使，請你聽清楚，」爲使他注意起見，我敲桌子。「你先別急，聽我告訴你：假使一個女人決心離開你，你找着她也沒有用，縱然你把她鎖起來，結果她也還是別的。況且她是幹革命的你知道嗎？」

鄭大通立刻楞住了。

「幹革命的？你說她是他奶奶的共產黨？」說着他的臉色由驚愕變成恐怖。我覺得說錯了話，接着改正道：

「也許不是，我不大清楚。」

鄭大通木然站在那裏，好像沒有聽見。

『哦，我把她……』他茫然說，並不看我。說着轉身走了。

鄭大通在前面走的很快，我簡直趕不上。他的脚步又匆忙又不穩定，很容易看出他什麼也看不見，甚至忘了自己是在走路。馬車正停在大門口，（就是我們昨天晚上坐的馬車，）他爬上去，頓頓手杖；車夫打着馬，後面揚起一陣塵土。

第五章

既當我的希望全部破滅，像個游手好閒之徒，將自己的寶藏自己的精力蕩盡，便想收拾殘局，把生命放上正路。我覺得仍舊喜歡馬蘭——她越墮落困難，我也對她越愛。這種說法也許錯誤。我應該改正：從她表示的墮落中，我更看出了潔白完美。主要的原因，我不說別人也能明白：先前我們是處在複雜關係中，令人厭惡的污濁空氣中，現在騰下我們兩個人了。喬式夫和小孩先前曾是我們的障礙，現在他們已經讓開路。先前我爲一時的愚念失去的，現在我更加寶貴，要從新找回來。

馬蘭的和我見面，也許純粹出自偶然。但不管偶然也罷，預謀也罷，總喚醒了舊日的感情。譬如在垂熄的火灰上加一把柴。我四處探聽她的下落；每天在焦慮中等她的信；每次打外面回來，又總以爲她在我屋子裏，——坐在我椅子上，正像很久以

前那個下雪的晚上。

我的奔走毫無結果。（這些人就像人家在傳奇中寫過的，注定某年某日的機緣，到時候——人家也許早已忘了，他們出現，然後，他們隱沒。）只是我無意中却聽到楊春的消息，他在鄉下教書，地方在鄭大通治下，離城不遠。這個消息對我當然全無意思，隔幾天我只得上旅館看鄭大通，誰知道他已經不在那裏，早已在三天前走了。

馬蘭在我心目中成了個謎，我所得的失望不用提了。心裏老放不下她的安全；而越放不下她的安全，越要解釋，越得不到解釋，回想起來她留下的印象也越顯明。後來竟像一堆火，無時不在暗中照着我，在我心裏發燒。接着是春天，我偶然在報上看見一條新聞，用四號字標題。據說在津浦路某小車站上，有個攜帶手提箱的中年無名乘客，因為進站稍遲，火車已經開動，於是在月臺上追趕，一面伸手去拉把手，不慎被帶進軌道。火車照常開出去，乘客當然完了。他當然不一定是喬式夫，無奈一種

難言的厭惡，我怎麼也抹不去血肉模糊的印象。這座出名的大城教我恐怖，我的精神逐天壞下去，聽了范小白和醫生的勸告，便決心作短期旅行。恰巧我山裏有個熟人，原是鄭大通作鎮守使時候的手鎗連連長。後來鄭大通場台，他也跟着辭職，回家作地主納福。手下有幾十條鎗，便兼帶作點白面紅丸生意，在山裏稱王。我通知他要上山作客，回信不久來了，說是只要不怕鎗聲聒耳朵，別的決無問題。沒有人再拉得我，我計畫好遶個大彎，順便去看楊春和鄭大通，便立刻動身。

在坐過兩天火車之後，我走出小車站，外面正落着朦朦細雨。在車站下面僱了轎車，爲方便起見，決計先看楊春。假使你曾到過真正的北方，我是說不僅在城市裏呼吸過灰土，還見過廣大的土地，總不會忘記在這種地方旅行的沈悶。細雨，愁人的細雨不住打着車帷，敲着無限寬廣的曠野，打着幾乎完全相像的荒寒村莊。車子在泥濘中掙扎，呻吟，搖擺；路是長的；路上沒有樹木，也沒有行人，所能看見的只是麥田。有時遠遠的望見村莊，也是毫無生意，剛透出一點灰綠。

整晌午就在單調的雨聲中過去。到下半年我們走進丘陵地帶，雲霧破處，偶然已能望見較大的山嶺。可是周圍的情境也跟着起了變化，只見沿途村莊，全被燒了。據車夫說，十年前曾有一部分財主，假借神道，強迫農民叛變，征糧收稅，建立朝廷。另一部分財主也假借神道，強迫農民叛變，征糧收稅，訓練軍隊，分立對抗。結果雙方發生了長期戰爭，失敗的便去請求政府，派軍隊鎮壓查辦。因此官兵開進來，搶去了財產，殺了人，又放火燒了房子，更往裏去，上下數百里間遭了災殃。這些村莊總沒有恢復原狀，有的房子從新蓋起來，還有的便讓它坍在那裏，只看見被薰黑牆，空着的窗戶，燒成木炭的樹。

祖師爺和太上老君是化成烟了，飛天將軍和應天王跑了或者砍了，皇后和夫人也當了普通叫化子了。然而禍亂還是經常發生，今年東山的搶劫，西山，明年西山的人也照樣報復。整個地方害着鎗熱病，窮富是用鎗的多少作標準，連聘禮也講鎗。殺人更是家常便飯。

「先生，你是外路人，不明白這邊情形，」車夫啣着旱菸袋說，「這邊可真是一天一個朝代：前天是天地會，昨天是李團長，今天是鄭司令，明天可不知又是誰了。變來變去，反正是老百姓吃苦。」

我的車夫是個矮老頭，小眼睛，有點揩鍋，不緊不慢，很會說話。他看看菸袋，菸早吸斷魂了。於是磕掉菸灰，從新裝上，又慢慢吸起來。

「目前鄭司令在城裏嗎？」他又作些什麼事？他老閑不住對不對？」我問。因為車夫提起鄭大通，忽然想起問問人民對他的意見。

車夫吸口菸，停老半天說道：

「大約還在城裏。這些做官的作的事，作老百姓的不會知道；只知道他要錢。一作事就是要錢，你賣孩子老婆，他也不問。」

「聽說鄭司令近來發生點事，」車夫接着說道。「有人說他上城住醫院去了，可是又有人說他躺在床上，病的很厲害。所以你問他哪裏，誰也說不上來。反正總還

沒有死罷！」

「他發生了什麼事？」我忽然緊張起來。

車夫回頭瞅瞅我說：

「你先生是打大地方來的，報紙上就沒有登嗎？」

我搖搖頭。

「說起來也有好幾個月了，」他說，向牲口打了一鞭。「本來麼，這也是鄭司令的報應。他平常只知道要錢：栽樹要錢，修橋要錢，連屙屎都要錢！可是神靈有眼。人家說他有一天在路上碰見個女人，就見色起意，帶回家去。他叫人家喊她馬小姐。誰知道她就是個活妖怪，吸完鄭司令的血，臨了還差一點把他弄死。你想這可不是神使鬼差嗎，先生？你一個五六十的老頭子，誰教你還那麼好色呢？」

無意間聽到馬蘭的消息，我呼吸都停住了。因此緊接着說：

「那麼這位馬小姐，長的一定比夜叉還難看。她現在在哪裏？」

『她在哪裏，我也不知道，都說在山裏頭，喔，喔！日你娘！』車夫說罵着牲口，『講到人物，先生，小姑娘長的才漂亮哪！我親眼看見過，城裏人全看見過，她常常跟鄭司令騎馬在街上跑。可是你別瞧她漂亮，白送給我老頭子，我老頭子都不要——她兩隻手會開鎗，你敢要她呀！人家說她山裏頭還有三萬神兵，你瞧罷，保不定哪天會下來的！』

除了荒唐傳說，我從車夫口中再探聽不出別的。晚上我們落店，天已經晴了，空氣潮濕，只見滿天星斗在漆黑的空中閃爍。車子停在積水的院子裏，店家幫着車夫卸牲口。一個約摸十三四歲的孩子，手中端着煤油燈，照應我下車。然後把我帶進上房，將燈放在當門桌子上，不作聲走出去。

這是個鄉下客店。我打量我要過夜的房子，（也是全店頂講究的房子，）只見上首砌着個大炕；旁邊有一張床，上面空空鋪着光蓆；窗戶底下擺着舊抽屜桌，兩邊兩把老椅子——大概還是祖母或曾祖母的陪嫁；關公惟我獨尊，威武的坐在當門

八仙桌後面；薰得烏漆抹黑的牆上，到處是逐年貼上去的紅斗方；抬頭見喜和小心燈火。不由的教人傷感自問：

『我來這種荒山窮鄉幹麼呢？真爲的來旅行嗎？』

當店家走來問我喫的時候，我立刻向他打聽上學堂去的走法，他打發先前的孩子給我帶路。我們走到外面，狗在四處狂叫，有人打開門朝外眺望，遠遠的有驢子的鳴聲，而在各種聲音的間隙中，能清楚的聽見水滴從屋檐上滴下來。路上到處是水窪，旁邊時常隱隱現出糞堆。帶路的孩子在前面幌火繩，我們一會跳到爛泥裏，一會又碰在石頭上，有好幾次我踩滑了脚倒下去。最後我們走進一座破廟。然而當我抱着滿腔熱烈，在青面獠牙的神像下面找着楊春的時候，（他正坐在美孚燈前改卷子，）我得到的只是失望。

爲談話方便起見，我拉他到了店裏來。我們坐在窗戶底下，我遞給他一支香菸——我在火車上解悶贖下來的，同時笑道：

『你萬想不到罷！我今天來看你，說實話，連我也想不到。誰知道你真躲在這個角裏！也難怪你變的這麼沈着，老朋友來看你，我恐怕還是頭一個，對不對？』

時間本來無情，然而我想，更無情的還是戀愛。只在短短的三年間，我現在看見的楊春——也就是原先那個油匠般髒，活動時如風如火，老忙着搬家、借錢、進當舖，而又無憂無慮的楊春，竟像老了十歲。然而頂使我失望的還是他對我的敵對態度，他的圓臉給曬成了銅褐色，兩邊露出兩塊大骨頭；頭髮鬍子也自然長起來，又濃又長；眉目間處處都顯出消沉。然而頂使人失望的，還是他對我的敵對態度。一看見我，他便像在小組會議上似的，擺出口號臉，並且惡狠狠瞅着我，公開表示討厭。原來他因為對馬蘭戀愛失意，以致遷怒到我身上，在暗中懷恨。無論我怎樣表示親善，他只一味的冷淡。他接住香菸，端起燈吸着。吸了半天，才慢吞吞說道：

『謝謝你的大駕！不過你明天打算上什麼地方？你總不是單單來看我罷？』

『當然不單單，』我承認。『我是打這兒路過，我正在旅行。』說時故意把旅行

兩字加重，並告訴他我的目的地。

楊春冷笑道：

「那你走岔路了？先生。」

「我還想帶便看個人。」

「你要看鄭大通？」

「對了。你怎麼知道我跟他認識？」

其實我要找的是另一個人，無論我千里跋涉，看楊春，看鄭大通，全爲的馬蘭。她和鄭大通留下的謎老攪和我，特別是她的命運，假使得不到確實情形，我便活不下去。楊春當然也知道，不過他不肯說出來。從他轉過去望着旁邊的神氣，我分明看出這種意思：你的目的我全明白，我也明白你想探聽的是甚麼，只是我可不告訴你。他也不解釋怎麼知道我認識鄭大通，只惡意的說：

「人家老說你走好運，這一回你可走進爛泥裏來了。假使你真要看鄭大通，我

勸你原車回去——你知道嗎？你的鄭大通老鬼也許快死嘍！可是誰知道，你也許趕得上送終罷！」

爲了套他，我故意不提從車夫聽來的謠傳，只冷淡的說道：

「你又講笑話，我去年看見他，還好好的麼。」

「我講笑話？跟你們軍閥餘孽，我有那麼多笑話！」他站起來，順手把椅子朝後一推。本來要冷笑，但剛笑了一半，大約想起來不像無產階級，又立刻繃住，只賸下冷。『反正你明天上城裏去，』他開始演說道。『你到了那邊，頂好問問那些城裏人，那些城裏人才會講笑話！他們會告訴你：你們的鄭司令已經病了，病了兩個月了！你見了你們的鄭司令本人，也可以問問他，他也會告訴你：他怎麼從馬上摔下來的，怎麼殘廢的，他的狗腿和肋巴骨，是怎麼折斷的！總而言之，一句話，他現在還沒有死，（我們咒詛他死！）你還來得及見他。』

他竭力表示他對『我們』的仇恨，而在仇恨後面，又掩飾不住快意，教人越發

感到他的可怕。這一切自然都是故意的。說完他把菸頭丟在地上用腳奮力去踩我。盡可能忍耐，爽快說道：

『實不瞞你，楊春，我是來看馬蘭的。你既然知道鄭大通，當然也知道她。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一上來他厭恨的瞅着我，好像沒有聽清，又像說，『你也配問她麼！』停了好久，才盛氣凌人的說道：

『你找她幹甚麼？你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封建軍閥，殘餘的反動勢力，凡是我們的好東西，全要拿到你們手裏！你們的鄭大通就是個榜樣。你問她在什麼地方，是不是也想把她拿到手裏？老實說，你問我算問到家了，可是我不告訴你。』

現在我才看出來，楊春中了戀愛毒，對馬蘭的單戀老煎熬他，使他趨向虛無暴亂。也許他還抱着最後一點希望，生怕我把馬蘭搶去，無處發洩感情，便表示的像個恨世者，要將一切和我有關係的毀滅。假使可能，我相信他要鎗斃我，或把我活吞下

去。我覺得他太橫暴無理，令人討厭，便隨他去。接着他自動點起一支菸，似乎要走出去；但走了兩步又轉回來，無聊的東邊瞧瞧，西邊瞧瞧。於是一陣沈悶包圍了我們，只聽見貓在屋頂上的號聲，誰走過院子——從脚步的沈重上，可以聽出是担水到馬棚裏去。我因為早就餓了，正待喊店家拿飯，誰知他忽然又對我說起話來。在未說話之前，他先輕輕張開嘴，同時又皺皺眉，表示嚴肅。結果適得其反，只教人感到滑稽。可是也就從這滑稽上，足以看出他先前的怨毒已消，正有一種好感情在心裏鼓動，使他非講出來不可。最後他準備好，把臉弄平板，才胆怯似的慢慢說：

「聽說你去年和她見過面，她講什麼沒有？對我有沒有表示？」

我因為還在生氣，只冷淡的說：

「你這個「她」是「你們」的，還是「我們」的？」

他被我挖苦的不好意思，便忸怩着笑道：

「不是「你們」的，也不是「我們」的，我是說馬蘭。」

我自然不肯乾脆回答，原來剛才是我求他現在反過來了。

『不錯，我見過。』我說。『你怎麼忽然想起她的？』

他含糊說道：

『我也是隨便問一聲，沒有別的意思。』

『我可知道你的意思，』我有意揭他的底。『你從前說過愛她，據我猜想，你進行的差不多了，對罷？』

『你胡說，根本沒有那回事！我幾時說過？』他雖然滿口想賴，可又滿面的歡喜。『現在說起來兩年多了，你賴也賴不掉。你想想有一天你打了朱秉午，我們在

一家山西人開的小酒舖裏吃酒。』

楊春沒有想到我用手段。其實也無須手段，他要講馬蘭是自願的。世上常有這種人，不管他的戀愛有無希望，也不管他爲戀愛苦到什麼程度，總愛聽人家稱道愛人的名字。牠也真像止疼膏樣有效。只要聽聽，就能教人過癮。楊春也許比別人更加

需要，因為周圍的人全不認識馬蘭；縱然有人認識，他也怕被指爲『小資產階級』，只得隱瞞起來，不敢亂講。因此他也不管剛才恨我的程度，又把我當作知己，（或發洩對象，）便自動講起來。想是怕被我看岌真情，他先離開桌子，朝旁邊走開兩步，接着又突然衝過來。

『請你老實告訴我，——你可別以爲我說你不老實，也不是說你不坦白，只是我總覺得你不坦白。或者又不是，我說不出來。你自然會明白我的意思。』他混亂到極點說。『不過我只問你一句，請你老實說：她很了不得，對不對？你想她多勇敢，又多堅決！就好比，就好比什麼……：就好比一把錐子罷！不管你是誰，只要犯了她，她就扎過來。她寧願碰碎，可是她決不退讓，決不彎曲。你說對不對？』

我現在又有了希望，便盡量忍耐道：

『她也許不會彎曲。不過我總不明白，你說她了不得是什麼意思？』

『怎麼說？你竟不知道？』他幾乎嚇了一跳說。『你難道沒有聽說，她去年逃走』

過嗎？」

這時我又看見過去的楊春。他臉上那層要毀滅一切的開會臉揭去了，又恢復了昔日的輕率浮躁，同時也誠實可愛，像孩子似的熱烈，縱然難免過火誇張。

「喝！你只要想想這件事，就知道我怎麼說她不得了。」他不等我開口，又急急往下講。「絕不撒謊，我有時候拿自己跟她比，簡直覺得慚愧。你想想罷——她逃走你已經知道了，可是她馬上又被人家找回來。原來鄭大通拿出一筆大賞格，（除了他包運白麵賺的，也許不動了老本，）偵緝隊便動員大隊人馬，在火車裏發見了她。一個偵探坐在她旁邊，接着兩人可就吵將起來。

「小姐，咱們今個有件公事得辦。你知道有位鄭司令……」偵探湊到她耳朵上說。

「可是她立刻頂回去說：

「我壓根本不認識什麼姓鄭的！」

「偵探說：『你認識不認識沒有關係，咱們這件案子可得了結，你今個反正走不成了。你是上天津去嗎？』」

「她說：『我有甚麼案子？』」

「偵探說：『你先不用問甚麼案子，到天津自然知道。我陪你上天津。』」

「他們因此吵將起來，馬蘭不由分說，抬手就給王八羔子個耳光。隨後他們在一個小車站給扣下來，別的偵探便打電話通知鄭大通，鄭大通坐了汽車趕上去，把她帶回旅館。」

「鄭大通會鎗斃她。」我着急的打斷他說。緊張的忍不住發抖。

楊春向我瞅一眼，仍舊講他的道：

「鄭大通把她帶回旅館，立刻鎖了門，誰也不敢過問。衛兵們焦急的在門外等着，有時候爬到鎖孔上看，以為要開鎗殺人了。誰知道等兩個鐘頭，只聽見鄭大通一個人在裏頭吵罵，叫喊，有時誰倒下去，中間常常隔老半天絕無動靜。最後他開門走

出來，兩眼哭的通紅，吩咐衛兵上旅行社去買車票還罵

「他奶奶你心腸真硬！大家死他個挨錘子的……」

據楊春說：他們從K城回來後，馬蘭自知脫身困難，便假意敷衍鄭大通，鄭大通自然更加殷勤，只是防備的也遠比先前嚴密，連白天也在住宅前後佈崗。然而只因爲他喜歡騎馬，他的悲劇也就註定，並且由馬給完成了。

原來馬蘭早已跟鄭大通學會打鎗，因爲鄭大通鼓勵她學，平常也就以玩鎗消遣。去年冬天落了大雪，鄭大通一高興，便帶她出城去打獵。也是他太看輕女孩家，不去料想意外。誰知她就利用這個機會，並暗中打定了他的主意。他們騎着馬一直往山下走，她不用說是放開轡頭，盡量朝前奔；鄭大通呢，本來就不敢違背她，又看見她興致好，更是拚命在後面追。想不到越走離城越遠，同時離衛兵也越來越遠，及至二馬相齊，馬蘭忽然對他的馬開了鎗。馬負了傷，朝旁邊跳兩跳，便山崩似的倒在雪裏。衛兵從後面趕上來，馬是死了，他被壓在下面，還口口聲聲：「去追她。挨錘子的，快去

追她！』衛兵只顧營救司令，當然不再管馬蘭了。

『你想想罷，一個女人竟這麼厲害！』楊春敘述的有聲有色，最後作了結束。『因此城裏有種種傳說，（附近的老百姓全知道，）他們把她當成能呼風喚雨的妖怪，又說她是個女司令，在山裏頭有幾萬人馬。』

我們暫時無話。他講的像冒險談或浪漫故事，顯然經過鋪張，其中含着極大的誇大和虛構成分。一開始我很驚異，接着我又感到被人侮辱了似的厭惡。

『這是馬蘭親自告訴你的嗎？』我問，心裏非常不愉快。

楊春立刻紅了臉，驚慌錯亂說道：

『不，不，不是她；是別人——這邊人差不多全知道。』

『現在我還是那句話，楊春，希望你把她的地址告訴我，』我懇切的說道。『你剛才還說我不坦白，現在你瞧，我什麼都講給你了。我知道你是真愛她，可是我從來也沒有把你當成仇敵。』

他先是低着頭，沒有主意的搖了兩下；接着忽然抬起來，氣憤的嚷道：

『我剛才說過，我不願意告訴你；我還是不願意告訴你！』

他又回到了老樣子。我再問莫步獨，也得到照樣的回答。只見他的臉比先前更紅。他顯然在那裏發瘋，因為想起剛才一時衝動，將本來不想告訴我的告訴了我，感到自己騙了自己，追悔不及，正在那裏惱恨。並且當然還遷怒到我的身上，準備好罵

『你們全要鎗斃。』

第六章

我將在下面說明怎樣遇見馬蘭，當我在山裏過了三個月後，我沒有去看鄭大通，因為沒有必要了。山裏聽不見馬小姐的傳說，也沒有人提她的三萬神兵。我堅信她就在附近數百里內，可是各處調查，又絕無影響。同時要見她的慾望又日漸熱烈，即使一面也好，否則我會累死。因此我忽然省悟，都市是各種人的生活中心，關係複雜，或者更容易得到線索。便決定先回K城。

七月底我動身，主人備兩匹馬，派長工送我下山。現在這一切雖然早過去了，可是當時色彩鮮明，竟能保存在記憶中，生動清晰，直至今日。動身時天氣悶熱，晚上在佛寺裏借宿，夜間落了大雨，將山上樹木上以及空中的塵土洗淨。早晨登程不久，太陽愉快的升起，直照得遍山草木明新嫩綠。天空是明淨的無比的藍。從峨處天際的

峯嵐間，成團的雲在深藍色中出現，然後又冉冉在峯嵐背後隱沒。而令人難忘的還是山坡上的石屋，往往於意料之外，忽然露出用紅色和綠色岩片蓋成的屋頂，在樹木掩映下，添上種種色彩中的最後一筆。這也是最主要最風趣的一筆。畫面因此才有了中心，使周圍的景物結成整體，看上去不再孤立分散。一路上我全在迷人的光景中過去。到了中午，我們越過橫在前面的山嶺，下面是一條長谷，被小山迴護着，由大路遠通平原。山谷裏有個飯舖，臨着大路，門口搭着柴棚。後面有幾間瓦房；屋後有一棵老檨樹；樹下似乎是石几石凳；過去是一條小路，穿過田地，蜿蜒伸向滿生着小柏樹的後山坡。

「咱們前面到了，李先生。停會你就在飯舖那兒僱車子，明天到火車站，再過兩天就好到K城了。」長工指點着說，因為辦完了差事，在那裏高興。

我們順着盤道下山，只見柴棚底下，有幾個馱夫打尖，一面談城裏的日用品行市。在飯舖裏用過飯，我便打發長工回去；可是問了飯舖的人，大家全說要看運氣，如

果下邊沒有人上來，附近是沒法子想的。這地方的人對山外叫『下邊』，山裏叫『上邊』或『裏頭』。誰知我等了一個下午，也不見有車子，晚上只得由掌櫃的拿張蓆——後面有一間空屋，原是堆乾草的，——鋪在地上過夜。

滿以爲第二天有希望，可是時間在煩悶中過去，都快十二點了，還是沒有消息。山上山下的馱子聚起來，漸漸越來越多，直塞滿了柴棚和大路，鬧哄哄倒處是人和牲口。只見其中三匹騾子沒有裝貨，我便改變主意，找馱夫商量。兩個馱夫正坐着吃茶，一老一少，像父子倆，都是山裏人打扮。年青的一個光脊梁，頭上頂着白毛巾。年老的穿着坎肩，戴一頂三角涼帽。老實說他們是上裏頭去的，假使去下邊，頂好找掌櫃的想辦法。掌櫃的又說，這得預先和人家講定，今天來不及了，須晚上問過再說。在窮山荒野旅行真有許多困難！既然走不成，我便死了心，回後邊去睡。又因爲天氣太熱，連飯也不想吃。後來我睡的昏昏沉沉，掌櫃的忽然把我叫醒，連聲嚷着：

『好了，來了，有車子了。』

我跑出去，原來太陽早已偏西，馱夫馱子全走光了。只見一輛轎車停在櫟樹涼蔭裏，車夫搖搖擺擺，提着水桶去飲牲口；原先的兩個馱夫，正抬下箱子朝馱架上裝。旁邊站着個女人，身穿黑雲紗旗袍，下面露出白襯衫的花邊；頭上戴着大草帽，腦後梳一個小髻，通體打扮的像營長或團長太太。

我忽然被魘住了。難道不是夢嗎？這個女人原來就是馬蘭！她全神注在馱夫搬的箱子上面，沒想到有人站在背後。假使不因爲我太惹別人注意，引起她的懷疑，朝後轉過臉來，我大概要僵在那裏，直到他們走開的吧。

然而這次見面，遠不如想像的動人。馬蘭因爲驚駭，臉上突然現出紅暈，隨即可就笑了。可是笑的又如此自然，如此安靜大方，彷彿對着的是個經常見面的老朋友。

『咳！伯唐，是你呀！』她向我伸出手說，不是嚷，也不是喊。『你把我可嚇壞了，剛才怎麼不作聲？你怎麼會在這個地方？』

我握住她的手，直然瞅着她，淚好像要滾出來，只得竭力忍住。心裏想大聲喊，可

是咽喉又像被堵起來，說不出話。

『你怎麼了？』她向我打量一會，接着又不安的問道。『你氣色不好——你有病嗎？』

我沒有力量回答，只搖搖頭，勉強吐出幾個字：

『沒有病……我在找你。』

被我的情況感動，她關心的瞅瞅我，動動嘴唇，似乎要講什麼；接着又自動嚥住，嘴向老櫟樹那邊指指。我們走過去，在石凳上坐下。

『我在找你，』我低聲重複，一面揉她的手。

她摘下草帽，放在石几上，並不拒絕。只是又注意的向我打量。彷彿說：

『當真？』

直到這時我才看清，她的嘴唇被風吹裂了，人也遠比去年老，比去年瘦，並且比去年黑。但是清醒，健康，增加了自信。

『聽說你來很久了。你，不過——』她開始說道，忽然想起抽出手。『你去坐那邊去。這些山裏人很頑固，我們這樣坐着，他們要看不慣。我不能給他們壞印象。』

我心裏又酸又苦，可是仍舊坐着不動。只生氣道：

『我從千里之外來找你，你早就知道，可躲着我不肯見面；現在見面了，你倒怕給人家壞印象，挨着你坐，就沾壞你了。』

她冷靜的說道：

『請你原諒，伯唐。我有我的難處。這是鄉下，比不得城裏，假使我太隨便，他們會瞧不起我。以後說話辦事，失去他們的信任，處處都是困難。』

爲尊重她——其實是尊重我自己，我只得站起來，坐在石几上。我說不出當時的情感，也許是辛酸苦辣全有罷。

『馬蘭，去年我看了你的紙條，回去就在屋子裏等你，一夜也沒有睡好。』我說。『後來看見來找我的是鄭大通，我才明白，原來是你開的玩笑。可是以後，我天天等』

你，到處打聽，直找到這裏來。我覺得你無處不在。」

馬蘭不作聲。

「我本來要去找鄭大通——你知道鄭大通現在的情形嗎？」我接着問。

「別，別再提鄭大通。」她望着旁邊搖搖頭。忽然又大聲向馱夫說：「留神那個黑箱子，別摔着了。」

「我打監獄裏出來，頭一個想到的是你。」我繼續往下講。「可是我跑到那邊，只看見喬式夫。我們講了半天——」

她打斷我說：

「喬式夫怎麼樣？好嗎？」

「現在不清楚，」我回答。「也許還躲在什麼地方，也許死了。」

她嘆口氣，望着地下說：

「這個人也真可憐。」

『你現在可憐他嗎？』我覺得迷惑。『可是據我所知，你過去是恨他的。我當時不知道——我以為他愛你，誰知道他竟是個騙子！有時候想想，簡直覺得他卑鄙可惡！』

我越說越帶氣，她笑了笑，說道：

『我當初的確恨過。不過我們不能在恨裏頭過日子，伯唐，做人有時候需要大量一點。當初因為他騙了我，我所以恨他；現在事情早過去了，他人還不知道在哪裏，更不知是死是活，還有什麼恨不恨的？』

我爭辯道：

『可是你沒有想到我，馬蘭。如果不因為他，我決不會到了這個地步，你也不會。』（她裝沒聽見。）我看過你的日記——喬式夫走後，我去收拾東西，在爛紙堆裏找到的。我看過不知多少遍。每看一次，我就像吃了毒藥。』

『你帶來沒有？』她驚異的抬起頭。

『你要看嗎？』我說。『現在在我的行李裏。』

她想想說：

『不用，不要了。』

我要講的話忽然斷了。如果再接下去，我感到必須努力。馱夫們就在這時裝好馱——箱子和包裹一共裝滿兩匹騾子，另一匹空着給馬蘭騎。上年紀的馱夫站得遠遠的觀察我們，一面招呼馬蘭說：

『先生，咱們走罷？』

聽見這話，我不由的一陣心痠。只見她向馱夫走過去，接了韁繩，打發馱夫押着行李先走，自己又牽着牲口回來。原來她忘了草帽。她戴在頭上，然後仰起臉，讓我結帽帶。我怎麼說我的後悔！假使我這時突然摟住她，把嘴放到她嘴上，也許——誰知道我的命運也許會全盤改觀。可是我等着她的交代。我雖然明明感到這帽帶猶如我的生命，一面結，一面手直多索，還是照她吩咐的辦。

等一切都齊楚了，她似乎沒想到我多醜心，只冷靜的說道：

「我在這裏碰見你，非常高興。現在你上哪裏去？」

「你教我上哪裏去？」我直發楞。

「我教你回K城；你本來也要回K城嗎？」

「可是我在找你，馬蘭。我回K城，也是爲了找你才回去的。」

「你找我幹什麼？」她故意裝不懂。

我自己也不明白從哪裏來的力量。爲了愛她，我幾乎毀了自己，她竟問找她幹什麼，把我當小孩玩弄。悲憤，冤苦，失望，於是一時齊來，我失去控制能力，向她撲過去，並且喊：

「爲了愛你，愛你！我要娶你！」

馬蘭驚慌失措，趕緊躲在牲口後面，同時還嚷道：

「不行，不行。現在不行。」

『現在怎麼不行』我追過去

她紅着臉，氣咻咻說道：

『別難爲我，伯唐。你靜心想想就知道：現在晚了。如果我們共同生活，還是跟過去和喬式夫一樣，見天教我看書，談談宇宙，泡茶敬菸，陪人家閒聊，自然辦不到；如果我繼續作現在的工作，將來要連累你——你縱然大量不怪，可是只要想想，我活得下去嗎？』

『可是馬蘭，你的日記上明明寫着，你愛我呀！』我提醒她。『當初因爲喬式夫的關係，我錯過了機會；現在贖咱們倆了。假使你還不肯——想想從前，我病着時候，有你照應我——現在讓我一個人回去，教我怎麼生活？』

『我們不能追悔，伯唐，過去的事，後悔也沒有用。』她望望前面駝行李的馱子說——馱子已經開始上山。『況且你既是看過我的日記，你仔細想想，日記上好像也寫過：即使我們沒有阻礙，我也不會給你好處。也許更壞。現在因爲我們離開的遠，

你還覺得我有點可取；可是萬一朝夕相處，天長日久，你就會不滿意，甚至會以爲我是個淺薄無聊人，教人討厭。」

說話中間，她已經牽着牲口朝小路走去。我在旁邊跟着，竭力爲我的命運辯護。

「你心真夠狠哪？好處！好處！」請想想罷，我得了多少好處！當初爲了愛你，我咬緊牙吃苦，這就是我得的好處！後來爲了愛你，我把一切事都忘了，幾乎毀了自己，這也是我得的好處！現在我到處找你，老遠的到山裏來，你還跟我講好處！我要這許多好處幹麼用？假使真爲好處，依你的話，我應該永遠不見你才對；可是我還得到處跑着找你。你動動心嗎？」

馬蘭瞅着地下，好一陣子不言語。隨後只見她搖搖頭。

「那麼你的意思是板定不移了？」

「我們大概是命定的罷！」她嘆口氣悽然對我笑笑。「別再提過去了，伯唐，無論把過去想的多好，全是傻話。過去大家做過很多傻事，可是現在都已經不是孩子。」

只要記住這一點：我這回看見你很快樂。你回去好好作事，好好照顧自己，過兩年，等你安住心，我有機會來看你。以後大家作個朋友——永遠的朋友！」

我們已經在一塊大石頭旁邊站住。爲挽救我的命運，我用最後的力量向她喊：

「我要朋友作什麼？我要的是你，是你自己本人！」

不料我的努力只是徒勞。馬蘭好像沒有聽見，好像我是喊給荒山聽的，她不作聲爬上石頭。絕望使我變成愚蠢，我滿腔的怨恨，直接着喊道：

「現在你變心了！我知道你愛別人，你愛楊春，因爲楊春早就愛你。好罷，現在去嫁給他罷！他是你「無產階級」！」

她仍舊不作聲，只做手勢讓我過去，幫她騎上騾子。我順從的帶住籠頭，一面扶她跨上馱鞍。可是我忽然清醒過來，明白我作了傻事；我的希望完了，心頭空，要永遠失去她。於是嘴裏胡亂嚷着，撲過去抱騾子的頸項。

「你敢動！」她揮起鞭子，在上面喝罵，臉氣的發青。「站在這裏，站在這石頭旁

邊！……你教我討厭，你知道嗎？」

許久許久，我還驚愕的站在路上。全山谷都靜悄悄的，只見太陽還猛烈的晒着樹木和岩石，山嶺在陽光下蒸發，好像在那裏燃燒。馬蘭不停的用鞭抽打騾子，去追前面的行李，不久便攀上山坡，順着小路升上去。也許她還有情感。對於過去還有所感動罷。她在馱鞍上擺動着，隨着顛搖，漸漸軟弱下去，伏在那裏。草帽似乎要落下去，她趕緊用手按住。就在這時，有人忽然在山頂上對我開了鎗。鎗彈唸哨着從頭上飛過，鎗聲波浪似的往四圍展開，頃刻佈滿山谷。她於是直起身子，在山坡上飛騰着的火焰裏，舉起草帽朝上面揮動，又轉過來對我告別。我望着她的後影，直至草帽在一塊石頭後面幌過，最後轉個彎，在山後消滅。

第七章

自從我最後一次看見馬蘭，將近兩年過去了。有一天我在青島旅館裏遇見楊春，據說馬蘭已經跟莫步獨結婚，或用他的說法，和莫步獨同居了。這次見面十分湊巧，原來他到旅館裏來找人，無意間在水牌上發見我的名字，便帶便上來看看。我因為上午出去過，正坐在窗下休息，不料他忽然跑進來。

『喂，喂！走運的，你真沒出去呀？』他邪許着張開胳膊，好像要撲上來向我擁抱。『好哇，我可逮住你了，你個小資產階級的貴族。你原來躲在這裏！你在青島幹什麼？只有你一個人嗎？你十足的貴族，住這麼好的小旅館，這麼講究的房子！』

楊春打扮的像個商人。這自然只是他像，實際上適得其反，倒把他的性格襯托得更加顯明。他的話是混亂的，隨便噴出來的，好像熱情太多，不得不盡量放出來。興

奮和歡喜把他弄的滿臉通紅，忽然看看上面，忽然又看看地板，只見他在那裏忙活。凡看見他的人，大概總要想：這個糊塗鬼！難道他真愛過人，結果還是失敗的嗎？他臉上甜甜蜜蜜堆着笑，無處不是強健，天真，發光，飽滿，彷彿馬蘭的和莫步獨同居，在他心目中看是正當的，甚至感到滿意。

我被弄的莫名其妙，向他楞了半天，才說：

「我想不到；可是她並不愛他呀？」

「我知道。她不愛他，她愛的是你。」他站起又坐下去，解開紡綢長衫的紐子，裏面露出表鍊。接着便拿他的硬殼草帽當扇子，嘩嘩一個勁搧起來。

「不過你忘了一樣，好老伙計，」他接着解釋。「你——喲，對了！你不喜歡這個稱呼。這沒關係。只是你必須知道：她尊敬他，這裏頭包括着決定性的意義！就爲了這一點，她將來愛他比當初愛你更甚。」

「比愛我更甚？」我重複。

楊春拿草帽在空中繞個圈子，然後戴上說：

『你說對了，因為她和老莫同居，絕對是甘心情願。』

我沒有話了。

夕陽落下去，天晚了。教堂的晚禱鐘在空中響着；黃昏落在窗外的樹梢上，附近的園子裏，遠遠的小山頂上；陰影在房子裏擴大，接着各種形體便迷在昏暗中，慢慢失去確定面目，只賸下窗戶上的玻璃帶着深愁反光。

『咳，還有件事，老朋友，我說出來你不見怪吧？』楊春突然轉過來，勉強笑道，根本沒想到我受的打擊。『你不知道那時候我對你有多嫉妬——人家總覺得你有一種天生的高傲，不管對什麼事，你總不放在眼裏。這教人真不痛快。現在我說開罷，後來我嫉妬的才叫厲害，特別對你的高傲——你壓根就不把我當回事，這話對不對？——可是後來我知道她愛的是你，我簡直恨你。於是乎我就想法破壞你，把她從你旁邊拉開——』

『可是你到底邊也沒摸着！』我冷冷截住他。

楊春笑了。

『我沒摸着，（他把右手搭在我肩膀上說——）這沒有關係。現在全過去了。想起來只覺得好笑了。要是你願意，怎麼樣？咱們和解罷？』

我伸出手，因為覺得無謂，接着又縮回來。

『怎麼，你不肯嗎？』他聳聳肩膀。

『好，』他又說，急急轉開身子，摸着鈕扣，一面朝後對我揚揚手——『那麼再見！』

楊春走後我繼續留在窗下。我自己思念：喬式夫說人各有自己的神聖事業，那麼我的神聖事業在哪裏？我將來的收穫又在哪裏？凡我所到的地方，幸運必然等我，隨後是個不變的公式，失敗也必然跟踪而至——終因苦求，錯過了機會。我沒有埋怨別人的權利，不管是馬蘭是莫步獨或是楊春，全沒有使我怨恨的理由；況且即使

埋怨，又有何用？過去的我們既無力挽回，更向誰反抗既得的成果！

天早黑下來了，樹木，園子，小山，全被夜色湮沒，最後賸下了坐在窗前的我自己。『走運的』這幾個字忽然響起來，好像誰在窗外嘆氣，也許是在屋角，在空中，在我說不清的地方。我用手搗住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第二稿。

空白页

致『蘆焚』先生們（附錄）

『蘆焚』先生們——

我怎麼也想不到，終我的一生會給你們寫信。因為從民國二十年起，至去年為止，十五年間我曾用蘆焚二字作為筆名，寫了不少壞稿子，老朋友們至今還這樣稱呼我。當初我取這兩個字署在我第一篇稿子題目下面，並無特別理由，只為它不易和別人雷同，混淆視聽。也就是說，我寫壞稿子，我自己負責，免得因名字相同或近似累及別人……

我稱『你們』（用多數）是有道理的。我雖是孤陋寡聞的人，但就我所知，你們已有兩位。在上海淪陷期間，漢奸辦的中華日報上，即有一位『蘆焚』發表文章，大談其詩，（我不知你是否還有別的大作。）你似乎還有點廉恥，作下壞事還知道害

羞，一經我聲明，即自行斂跡，勝利以後內地出來的朋友說四川也有一位『蘆焚』你比起前一位自然『前進』。可惜我沒有福氣拜讀你的大作，不知你發表過什麼鴻文巨著，印象也自然淺。當時覺得不必給自己找麻煩，談過算了，接着也就忘了。

在你們中是否還有別的『蘆焚』？我不知道，我本來也不想再向你們領教。可是我昨天接到一位不相識者的信，忽然又想起來必須向你們寫幾句。這信是由西康一位名叫陳書薰的先生寫來，直接寄給一家書店的。他說：『頃閱『周報』載師陀（即名作家蘆焚氏）近著果園城記問世……等語不勝驚喜但不審伊又名向烽否？若然請執事示以渠最近通信地址或請將此信交向先生亦可……』書店辦事人大概也不認識『又名向烽』的『蘆焚』，他們將原信送給我，使我大為其難。果園城記的確是我作的，但我既不『又名向烽』又不知這『又名向烽』的『蘆焚』到底是漢奸的『蘆焚』，抗戰的『蘆焚』，或××的『蘆焚』，當然無從轉呈；原封退還書店呢，又怕他們再交給我，送來送去，無有已時。所以逼不得已，只好將信

保存下來，一面在這裏寫幾句，作爲招領文告，請你們這些『蘆焚』中『又名向烽』的領去。

另外我要附帶向你們『蘆焚』的讀者和朋友以及我的讀者和朋友聲明：你們的大作和行爲跟我都無關係，免得他們繼續受騙。至於我的筆名，爲避『賢』起見，從去年起已改用師陀。我既不會想過人生在世必須有『名』也從未覺得自己是什麼『作家』。以後如有文章發表，除非算舊賬或與過去拙作有糾葛，需要負責者，決不再用蘆焚二字，而把它乾脆奉送你們如何？只是書店或爲書已印好，不及改正，或爲招徠顧主，不管我同意與否，繼續沿用，不能即刻全部移交，這得向你們道歉，請你們原諒。

我當然不是慈善家。若說我悲天憫人，善意的把我騙了十五年人的筆名送給你們，再讓你們以我的名義騙人，其實也多少染上點我們中國人賴的脾氣。話說來既遠且長，我要改筆名的第一個原因是蘆焚兩個字怪，我則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人，

兩面拉在一塊不合適；其次是因爲王任叔先生就在『七·七』事變與『八·一二』戰事爆發期間，當時還鬧什麼文壇上的『京派』『海派』。王先生靈機一動，也不知道把我派到什麼『派』裏去了，寫文章在文學上把我大罵一通。我自知從來沒有加入過什麼『派』，在文學上也從不尊奉什麼派，但也知道當時文壇上的確有『派』——不單有，而且很多——你跟他們一『派』的人不接近，他便見神見鬼，以爲你一定跟某『派』某『派』接近。那情形恰如茅盾先生所說，不把人當人。這使我很不舒服。我的小說寫的固然不好，好幾年試驗的結果，自己並已認爲失敗了。但是王先生只顧罵人，沒有想到他的大『評』也真到了『常識以下』，『丫丫鳴的很。然而那是抵抗日本侵略戰爭剛剛開始，高唱統一陣線的時期。』好！（我想，）統一，等到戰後再說。』大約又過了一年多，我在一本小書的後記上順便挖苦他兩句。這一回是我有意撩撩他，也可以說『居心不正』。原來王先生是很容易光火的人，（雖然我跟他素不相識，從文章上却還看得出來，）覺得看他蹦蹦跳跳好玩。這一

擦果然靈驗，一碰到他眼上，立刻有了反響，在我門口拍胸叫罵之後，還說：『我們的蘆焚先生是得過大公報文藝獎金的！』言外之意，就是我得『獎金』便驕傲起來，太不尊敬他王先生了。『我們』的王先生既然罵人時連得沒得過『獎金』都提出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來他是頗有點醋意，在乎這個『獎金』，得到手便會得意起來的吧？於是我又想：『好！把這塊招牌卸下來，等戰後——統一陣線結束之後，把『獎金』送給『我們』的王先生！』

以上是我決心要改筆名的第二個原因。而我又遲遲延延拖下來，其中情由，也不想細講。十二月八號以後，我曾將這塊招牌收起；不過等到發見被你——漢奸的『蘆焚』偷去我可又奪回來，從新掛在我門口，使你不能繼續拆我的爛污。你自然不會忘記我的聲明。爲了這事，你心裏也許至今還不痛快。其實我對它毫不痛惜留戀，只因當時的交通不便，我所處的境地又復困難，無法普遍公開的把你介紹給你的讀者，只好讓你暫時略受委曲。現在我送給你，你可公開拿去，任意使用。還有你——

抗戰的『蘆焚』或××的『蘆焚』我不知你偷偷換換拿這塊招牌使用多久，以後你也可以大胆掛起來，不必害羞。

只是我得重複聲明：你們過去以及將來的大作和行爲跟我無關我不能替你們負責。我拋開正經事給你們寫這封信心裏真覺得吃力希望這是第一封也是最後一封。最後我想請教一聲：你們如果真要寫文章，何所取於『蘆焚』兩個字字典裏又何愁短少兩三個字祝先生們成功！

蘆焚

（即現在的師陀）一九四六年七月廿四夜三時。

〔附記〕當這封公開信發表後，據杭州某人言，在淪陷期間，杭州刊物上也有二位『蘆焚』此『蘆焚』是另一位『蘆焚』抑即汪記中華日報之『蘆焚』經我聲明，遁跡於杭，俱不得知。又發表過什麼鴻文亦不得知。僅附記於此。

卅六年五月廿五日誌。